酌中志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酌中志
作者：劉若愚　明

自序

累臣若愚，死罪死罪，叩首叩首。洪惟我太祖老爺，奮興淮甸，混一華夏，聖德神功，超軼萬古，創交結近侍官員之律禁，扶同奏啟之條。立法垂統，亦嚴且密矣。迨宣廟老爺建內書堂，則內官不許識字之禁不得不開。然而累臣今日敢曰立言也乎？顧名節所關，又寧容以無言也？謹以見聞最真，庶可傳信，匡郭已粗備，愈於求諸野。如阻孫宗伯爰立者的是東光護法，恐宗伯來，重宣君父大義，波及靈露飲耳。許大題目其誰知之？先帝在天，能無恫乎？言之可為痛哭，知之安忍不言？愧黔技止此，未敢侈為完書，而知我罪我，後世自有公論。總之，臣子大義在，若愚不忍終默者也。按皇城中舊制，凡內臣奏事，稱呼列聖則「某年號老爺」，今上則「萬歲爺」。若愚既已失身中涓，焉敢沒其口吻？文章家必笑其俚，在史家自存其質也。假我數年，當有可觀。茲略具二十三篇，以備遺忘。其累臣本末詳自敘篇中。

伏惟神廟老爺，慎重冊立東宮之典，加以靜攝多年，地天不交，上下睽隔，門名滋堯母之疑，臣下擇菀枯之集。幸祖宗培養者厚，國有人焉，清議愈重。或寄之講學，或托之纂言，無非以杞人之憂，明綱常之義，闡心性，淑世道，蓋總從國本民生起見，非有所希覬後福念也。乃傾危者藉此以害正人，幸主讞者擔當而弭大患。不意葛藤之萌，已先滋蔓，遂令元黃之戰於廟堂者，剝斫元氣，憂未艾焉。謹序《憂危竑議前紀》第一，《後紀》第二。

淑媛之選，廣嗣允也，誕而始封，部議未妥，神廟御筒而後定，此益見神廟事事之必法祖。熹廟臨御七載，今上入紹丕基，大聖人世不間出，真非偶然。有君無臣之歎，中外如一口焉。恭紀熹廟誕生第三，今上瑞徵第四。

累臣若愚，內小臣耳。外之輔弼承凝，既不敢知內之印廠，徽猷芳躅具在。登記垂範，豈異人任？謹序三朝典禮之臣第五。

上帝好生，聖人惡殺。刑獄之設，實懲一以警百，創艾以求生。求之不得，斯死者與生者兩無憾也。非一觸法網，便終可盡殺者焉。敘大審平反第六。

先臣陳太監矩，勳業著於朝端，口碑遍於區宇。若愚不才，實侍左右。所生之忝，萬死猶慚。憶其懿微嘉猷，安忍湮沒而不彰也？謹紀先監遺事第七。

洪水之患，懷山襄陵；猛火之威，燎原焦野。逆賢、客氏，毒機久於醞釀，首禍中於椒闈，又何有於宦寺，又何有於士紳哉！撫卷傷心，揮毫泣下，謹紀兩朝椒難第八。

鏡明必為醜婦所羞，繩直必來曲木之忌。唐五王之禍，今乃見於貂璫，謹敘正監蒙難第九。

五侯之禍，張禹佞也；梁冀之橫，胡廣媚也。鄙夫哉，王體乾！誰握印權而養亂庇奸？既脅肩諂笑，固位八年，又黃白買命，苟存牖下。追想甲乙丙丁縉紳之禍，誰助之耶？縱至老死，不知有何顏面對，越先帝之靈於在天？敘逆賢擅政第十。

非表裏何以具衣？非塤篪何以成樂？向無沈潅、魏廣微種毒於前？崔呈秀等肆虐於後，逆賢蚩蚩，總掌東廠，而外廷曲折亦不能盡知，即不過欲報己一二私仇。然實自三案之先發，有人以教猱假手者也。序外來線索第十一。

衙門雖有內外之殊，官吏各具尊卑之體，彼時宮壺之中，不止一家貴顯，而一家之中，又不止一耳一目。今外則網漏吞舟，內則桃僵李代，且殷良弼、丁紹呂侍高公矣，苗全侍宋公矣、張國寧侍金公，陳應祥、吳有兆、賈如皋侍王公矣。活口公論，可盡掩耶？敘各家經管第十二。

文書房猶外之通政司也，又如六科也。掌印、秉筆、各家經手內官，即內閣六卿之親近掾吏而已。外來密帖，下人焉能盡知？主人推敲，在旁誰敢輕重？身不敢出宮門，何由而知外事？且耳目多弊不能獨作也。活口在，敢甘心面質也？序本章經手次第十三。

禎祥之發，必有先之；妖孽之來，必有基之。江京王聖，非偶然也。序客魏始末第十四。

鉤黨之禍，十常侍也；劉瑾八黨，六賊附焉。籲嗟乎張永！籲嗟乎蕭敬！亦曾不幸墮落其間。今在逆賢，羽翼尤繁。文則永貞、元雅、文輔，鼎峙樞權；武則應坤、九思、良輔，分鎮南北；親近則良臣、明佐、永明、秉恭等日侍御前，《內臣便覽》刊列昭然，蔭升弟侄，部案存焉。序逆賢羽翼第十五。

不盡職曰曠官也，出廬位曰侵官也，觚哉之歎頗多，存羊之心堪涕。序內臣職掌第十六。

千門萬戶，漢唐麗也；茅茨土階，唐虞質也。若夫不侈不陋，允協厥中，惟我祖宗制度光明。序大內規制第十七。

重農功者修耒耜，操爐韝者惜鉗錘，小技猶然，況在聖學，不有所式，後何賴耶？序內府板經書第十八。

左氏譏子藏之冠，漢人珍仲尼之履。衣佩之間，吉凶攸兆；盛德之容，非無涉也。序內臣佩服第十九。

鄉黨著飲食之詳，左傳垂泛祭之誚，饑渴之於人，亦大矣。然在內臣，習染素異。序飲食好尚第二十。河套失而全陝之形勝畢虛，遼陽棄而東西之聲援頓隔，恢復之舉，端在後人。惜哉曾公銑！懲羹吹齏，世俗恒情，馴至於今，更堪扼腕。序遼左棄地第二十一。

一言之善，子張書紳；一事之長，古人不泯。序見聞瑣事第二十二。

逆案所載之外臣無論已，自逆賢以下共三十有六人。貴賤貧富，各有公評；遠近親疏，耳目難掩。在體乾欲泯其附黨之跡，而楊維垣、霍維華脫卸之疏入矣。高印公利令智昏，聽讒蔑理，而煢煢若愚，拔之前列矣。上下其手，成心故入。在累臣一介性命，豈足幹天地之和？當聖明解網泣罪之朝，豈宜有飛霜致旱之枉？百世而下，寧不令吊古者笑秉鈞司禮之非其人哉！「有兔爰爰，雉罹於羅」，若愚之謂也。附累臣自序第二十三。

累臣劉若愚私識

卷一

○憂危竑義前紀第一

神廟天性至孝，上事聖母，勵精勤政。萬幾之暇，博覽載籍。每諭司禮監臣及乾清宮管事牌子，各於坊間尋買新書進覽。凡竺典丹經、醫卜小說，畫像曲本，靡不購及。先臣陳太監矩，凡所進之書，必冊冊過眼。如《人鏡陽秋》、《閨範圖說》、《仙佛奇蹤》等類，每歲之中何止進數次，所進何止數十部哉？因先年神廟曾將《閨範圖說》一部，賜鄭貴妃於萬曆乙未秋，貴妃捐貲重刊。蓋此書乃呂少司寇坤編纂。呂中州人，與歸德沈相公鯉有師生之雅，最契厚者。至戊戌秋，科臣戴士衡撰《閨鑒圖說》跋一篇，標曰「憂危竑議」，以呂曾具憂危之疏，故拈為發端，乃於參呂疏內，明稱呂某假托此書以包藏禍心云云。幸荷神廟聖度如天，將士衡薄懲結局。至癸卯冬，復有妖書《國本攸關》，標名曰《續憂危竑議》，暗行傳布，激動聖怒，朝野震驚。夫此續竑議也，或史館亦不曾具有全文，士紳僅傳其名，實不能睹原書為何等語也。前竑議也，曾經戚臣鄭承恩刊布，頗有見者。然後人隻知續議為臣下分水火之端，竟不曉戊戌年問已公然顯露矣。至今讀之者，無不魂驚發豎。愈見神廟聖度，真如海嶽之藏垢納汙，靡不包容者也。惟《閨範圖說》，實係先臣矩自坊間購進，與呂無與。累臣侍先臣之側，每見追論此事，即愀然歎曰：外廷疑揣者，多大家說夢，志在求勝朋擠異己。雖誣及宮闈，所不惜也云云。則是將一清平世界，化為戈矛角鬥之場。誰作厲階，至今為梗？懷遠識達國體者，心竊憂之，非一日也。夫宗社大計莫重於冊立東宮，史乘所需惟貴於明白確實。累臣世受國恩，留心采聽，密為纂輯，不覺盈帙。謹將鄭戚畹之《辨冤續言》，並生光之《續憂危竑議》，冠之篇首，以備主持國是留心史乘者采焉。

鄭戚畹《辨冤續言》序略：聖主建極明倫，敦仁洽愛？日召皇長子、皇三子、皇五子，朝夕膝下課業程學，耳提面命。父子熙熙，兄弟怡怡，天倫至愛超越千古。握管諸臣方且讚揚之不暇矣，胡樊、戴二公乃敢構此離間之謀，造刻飛書，謀危社稷，暗投中外？二公豈病狂喪心者耶？夫利令智昏，理為勢奪，既有所受必有所恃，以故公議不恤，法典可藐。翌日奇勳，誰復出其右？此所以甘心隱忍，而樂為之黨也。皇長子天性仁孝，昔因閣部大臣之請，聖主乃出御劄云：安有父子無親之理，又安有越序亂分之理大哉？皇言斯劄一出，群疑遂解，名分已定。今跋中乃敢云：易儲謀逆，其蔑視明旨，媒孽宮闈，抑何慘哉？佛何君，南子何行，即中主裏婦，尚且羞稱。今跋中詞意所指，直比皇上貴妃，是敢於無君，何一至此哉？貴妃重刻閨範，實由皇上所賜，承流宣化靡敢僭越？今跋中乃云：置太后中宮於何地？此其意不離間三宮，構成奇禍不止也。呂坤刻《閨範》在於萬曆十八年十月戊子日，貴妃重刻在於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大內之災在於二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先後不同，歲月亦異。今跋中乃云：事機值會中宮減膳。即此一事，則

明出誣罔可知矣。且爾汝之稱，朋友弗屑。今乃云冊立之請，一日歸此，一日歸彼。彼此之言，子不知所指為誰？弁髦其王，扇搖國是，莫此為大。若夫金龍命書，尤為不道之甚。呂雖至愚昧，諒不敢輕為品題。今跋中乃直云呂坤所進，又曰內廷咸睹，見者縮舌。由此言之，則必曾經御覽。明傳中外者，則坤之罪固不容誅。不然則其書必出士衡之手，陽為陷坤，陰害貴妃。君父之前，敢為說謊，何傾險之若是也？子糾、建成當爭國之時，管仲、魏徵有事仇之恥，皆值不幸之甚，遭人倫之變者也。今上有聖慈之父，下有仁孝之子，長幼分明，兄弟無故，此何等時也？今跋中妄自引喻，出此悖逆不祥之語，以悚動人心，眩惑主聽，是誠何心哉？且主上乾綱獨斷，鼎命時隆，為人臣子者祝頌宜何如？今跋中乃敢云唐閹執命，宋奸弄權，以促國短祚之事直說君父，是不知視皇上為何如主？期皇上以何等壽也？毀謗詛咒，幸禍樂災，天理人倫剗滅盡矣。國家何負於士衡，乃忍至於是耶？予意以見疏不見跋，則冤不能白，謹將原序、原跋、原疏類為一冊，名曰：《辨冤續言》。高明君子一加參閱，則是非不辨自洞然矣。萬曆戊戌年仲夏吉日，順天府大興縣民鄭承恩謹序。

大明皇貴妃鄭重刊《閨範》序：嘗聞閨門者萬化之原，自古聖帝明王咸慎重之。子賦性不敏，幼承母師之訓，時誦詩書之言。及其十有五年，躬逢聖母廣嗣之恩，遂備九嬪之選，恪執巾櫛，荷蒙帝眷，誕育三王暨諸公主，漸叨皇號，愧無圖報微功。前因儲位久懸，脫簪待罪，幸賴乾綱獨斷，出閣講學，天人共悅，疑議盡解。益自勤勵侍御，少暇則敬捧我慈聖皇太后《女鑒》莊誦效法，夙夜兢兢，且時聆我皇上諄諄誨以《帝鑒圖說》與凡勸戒諸書，庶幾勉修厥德，以肅宮闈。尤思正已宜正人，治家宜治國，欲推廣是心，公諸天下，求其明白簡易足為民法者。近得呂氏坤《閨範》一書，是書也前列《四書五經》，旁及諸子百家，上溯唐虞三代，下迄漢宋我朝，賢後哲妃貞婦烈女，不一而足。嘉言善行，照耀簡編，清風高節，爭光日月。真所謂扶持綱常，砥礪名節，羽翼王化者是也。然且一人繪一圖，一圖序一事，一事附一讚，事核言直，理明辭約，真閨壺之箴鑒也。然雖不敢上擬仁孝之女誡，章聖之女訓，藉令繼是編而並傳，亦庶乎繼述之一事也。獨惜傳播未廣，激勸有遺，願出宮資命官，重梓頒布，中外永作法程。嗟嗟！予昔觀《河南饑民圖》則捐金賑濟，今觀《閨範圖》則用廣教言，無非欲民不失其教與養耳！斯世斯民有能觀感興起，毅然以往哲自勵，則是圖之刻不為徒矣。因敘厥指以冠篇端。

《閨鑒圖說・跋》（標名《憂危竑議》）。東吉得《閨鑒圖說》，讀之歎曰：呂先生為此書也，雖無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跡矣。一念之差，情固可原。或曰：呂素講正學稱曲謹，胡忍輒與逆謀？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昔呂欲得銓部以行道，誠恐繡水捷足，勢迫無奈，遂諾鯫生之計，邀內禁之援，出門有功，詩書發塚，未嘗不出於正也。或曰：

呂意廣風化，胡不將此書明進朝廷，頒行內外，乃奴顏戚畹豈不失體？曰：孔子聖人也。佛應召，南子請見，志在行道，豈得為屈？或曰：呂序中直擬繼述先朝母後，置太后中宮何地？且稱脫簪勸講，毋乃巧為媚乎？曰：公言誤矣。曾見從古以來，有宮闈與見任大臣刻書者乎？破格之恩良厚矣。恩厚則報，斯隆身為大臣，胡忍自處以薄？或曰：序中又引先朝《女誡》、《女訓》，彼乃母後臨子，儒臣纂編，茲相比擬得毋不倫？曰：尊稱不極恐取信不篤，但求內教宏宣，又何計較及此？或曰：古今賢貴妃多矣，胡圖說獨取漢明德一後？明德賢行多矣，胡圖說首載由貴人進位中宮？曰：呂先生自辨精矣，明德無子，故以取之？若進中宮，偶然相類，彼誠何心哉？且彼時大內被災，中宮減膳，以妃進後，事機將成，呂乘此時進亦值其會耳！或曰：五十寶鏹、四匹彩幣，十目所視，胡為而來？曰：此賢妃敬賢之禮，卻之不恭，是當諒其心矣。或曰：人謂呂因敗露難容，乃上憂危一疏，號泣朝門，無乃欲蓋彌彰。曰：憂危一疏，人稱忠肝義膽，況此一副急淚，何可遽得？安得而少？諸或曰：國本安危，寧諭太子。竊見憂危疏中，列天下事備矣，胡獨缺此？曰：公何見之晚耶？夫人意有所專，則語有所忌。倘明奏冊立，將屬之誰？若歸此則前功盡棄，歸彼則後患自招，何若不言之愈也？或曰：固矣。聞呂所進金龍命書，稱在長之命不過清淡藩王，稱在三之命異日太平天子。今內廷咸睹縮舌，是亦不可以已乎？曰：管仲、魏徵天下才也，子糾、建成均號國裔，人各有見，子何責備太苛？或曰：呂之為此，本謀銓部行道，今銓部不可得，司寇不能安，不終付浩歎乎？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夫有非常之人，斯有非常之事。古今成則王，敗則盜者何限？豈宜以成敗論英雄哉！流芳遺臭，非凡庸卑鄙者能為？況事尚未定，策國元勳終有召起之日矣。或曰：呂之為此，人皆薄之，子獨與之何也？曰：子真井蛙見矣。當世名人若張公養蒙，劉公道亨，魏公允貞、鄭公承恩，鄧公光祚、洪公其道、程公紹、白公所知、薛公亨，皆稱呂所見極高，所舉極當，咸舉《春秋大義》「子以母貴」之說，共建社稷奇勳。夫唐閹執命天子門生，宋奸弄權神器宵易，今盟約既定，羽翼已成，子韋布之士，豈知國家大計宜從此三緘，無自取禍可也？餘故曰：呂先生為此書，特其一念之差，情固可原也。或人不能難，唯唯而退，因援筆記之。燕山朱東吉頓首跋。

錦衣衛帶俸都指揮使鄭國泰親伯臣鄭承恩，係順天府大興縣民，謹奏：為懇乞聖慈亟舉東宮冠婚大典，以消群疑，以隆萬世治安事。臣本一介草茅，仰蒙聖恩，忝居戚末。曩因儲位久懸，遂不自揣，乃敢冒死瀆奏？荷蒙皇上天恩，不即加臣誅戮，姑奪衣巾為民。臣自今以往之年，皆皇土再造之恩。臣之一念愚忠，雖剖心碎首，惟願我皇上亟行令典，上慰祖宗在天之靈，下遂四海臣民之望。天下萬世孰不仰頌我皇上為人倫之至哉！臣今戴罪六年，於茲日夜望此舉久矣。今皇長子年已十有七齡，睿智天成，仁孝恭敬，以其時者之則，青宮宜毓，冠婚宜舉，即此亟行，尚以為晚矣。臣近聞閣部六臣暨九卿科道

合疏上請，猶未蒙皇上俞允，以故人心疑惑，外論沸騰。如科臣戴士衡參論呂坤本內則曰：假托《閨範圖說》，包藏禍心。臣一見斯言，幾致驚死。夫《閨範圖說》乃皇貴妃頒自內府，仰承聖母徽音之懿，上體皇上刑於之化，重加再序，以彰風教。其年月日時自不相同，士衡豈目不知書，安得直指為呂坤者哉？第機雖微露，語尚含糊，無已則士衡知奸謀未遂，乃結交權奸，又造刻《憂危竑議》一書。內云：《閨範圖說・跋》暗投士大夫，傳播中外，言雖譏坤，語實非聖。其詞深，其言激，無非欲離間我皇上父子、夫婦兄弟之天倫，煽惑人心，謀危社稷，種成後日之隱禍，以收一己之奇功耳！其奸謀詭計，臣不能盡闡，姑詣其現在可證一二事言之。今聖主當陽，宮禁嚴肅，誰敢私交耶？士衡跋中乃云：五十寶鏹、四匹彩幣，此賢妃敬賢之禮。且曰：十目所視。夫十目則非一人所視，必有真見。士衡既云如此，皇上試一詰之饋者為誰？受者為誰？果有其人，則士衡之言為是，不然則是宮禁可誣，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士衡跋中又說臣與張養蒙、劉道亨、魏允貞、鄧光祚、洪其道、程紹、白所知、薛亨、呂坤、承恩共十人，咸舉《春秋大義》「子以母貴」之說，共建社稷奇勳，盟約既定，羽翼已成。臣請詳言之。夫此十人鄉貫不同，科第不一，官守不齊，臣又一人未曾識面，胡能歃盟定約，相聚一時，期會一處，以掩人之耳目哉！今九人現在皇上可召問之，則其事之有無，自難掩飾。此不過其大略耳！其間穢語詈詞不一而足，至於金龍命書，非特臣子之所不敢言，抑亦臣子之所不忍言者，仰乞聖鑒電察，則士衡之罪自有不容於死者矣。今其書幸存，謹隨本附進御覽。又如全椒知縣樊玉衡疏內，直指皇上為不慈，皇長子為不孝，皇貴妃為不智。嗟嗟！是何漫無忌憚，輒敢出此誹謗之言，一至於是？夫玉衡特遠臣耳！胡為構此大逆之言？意必為士衡之黨，有大奸大權，以指使於其間者。此事滿朝盡知，但畏投鼠忌器之嫌，不敢為皇上言之耳！然事關宗社，禍及臣家，安得不披瀝血誠以哀鳴於君父之前哉？及此不舉，臣恐震位久懸，桃夭失候，誠為聖朝闕典，甚非四海臣民仰望之心。臣又恐奸謀乘釁，訛言益興，肆謀貽禍，莫知所終。雖臣家草命，滅族可甘，如宗廟社稷何？伏乞皇上大奮乾斷，俯從群諫，早建皇長子，東宮速舉冠昏之典。仍望皇上追問戴士衡、樊玉衡造書主意，與主使黨惡之人，其處分一惟聖裁，則宗社衍無疆之慶，子孫隆萬億之休，讒言可息，禍萌可杜，國朝幸甚，臣家幸甚。萬不得已方敢冒死上幹天聽，臣不勝戰栗悚懼，待罪之至。

萬曆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具奏。奉聖旨：《閨範圖說》是朕付與皇貴妃所看，朕因見其書中大略與《女鑒》一書詞旨仿佛，以備朝夕覽閱，戴士衡等這廝，每，以私恨之仇結黨造書，妄指宮禁，於撓大典，惑世誣人，好生可惡。此事朕已洞知，不必深辨。欽此。

累臣若愚曰：萬曆辛丑秋，累臣初入皇城，在先臣陳太監矩直房供筆硯之役，見室中封

一箱甚密。其後因御前查收甚事，啟箱視之，則收此《辨冤續言》一冊，並姚思仁所進《開采圖說》，雒於仁《酒色財氣四箴》抄疏，貴州開礦抽稅內臣張慶敕書一道，太倉考功臣《封爵考》等書，及詭名刑部觀政進士胡道行建言抄疏，以至先監秉筆掌東廠未行事件，及後掌司禮監印累年陸續諫止未行密稿等件，俱於丁未年十二月內先監卒時，經管官馬鑒、師明、苗全及累臣若愚，眼同簡點，俱繳進神廟御前。此《續言》既刊布京中，多有見者。謹照原刊抬頭弁之編首，按《憂危竑議》，偶將《範》字刊作《鑒》字，今仍其舊，以識真耳！惜呂公坤為中州大儒，具經世實用之學，未竟厥施，豈天靳正人之設施哉！何兩衡訾議至此也？萬曆二十九年已後，凡欽降官員揭帖，兩衡姓名實在前列。至熹廟天啟元年閏二月，贈坤刑部尚書，蔭一子入監讀書。

卷二

○憂危竑議後紀第二

萬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提督東廠太監臣陳矩奏稱：辦事蔣臣等訪得《國本攸關》刊書一本封進御覽，《國本攸關續憂危竑議》。或有問於鄭福成曰：今天下太平，國本已固，無復可憂，無復可慮矣。而先生常不豫何也？鄭福成曰：是何言哉？今之事勢，正賈生所謂厝火積薪之時也。或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得無謂儲宮有未安乎？曰：然。夫東宮有東宮之官，一官不備何以稱乎？皇上迫於沈相公之請，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正所以寓他日改易之意也。曰：改立誰其當之？曰：福王矣。大率母愛者子貴。鄭貴妃之專擅，回天轉日何難哉？曰：何以知之？曰：以用朱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相朱者。蓋朱名賡，賡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易之意也。曰：是固然已，朱公一人安能盡得眾心，而必無變亂乎？曰：陋哉？子之言矣！夫蟻集膻蠅逐臭，今之仕宦者皆是，豈有相公倡之，而眾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長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侯之門，仁義存，誰肯舍富貴而趨死亡乎？或曰：眾附姓名可得數否？曰：餘數之熟矣。文則有王公世揚、孫公瑋、李公汶、張公養誌，武則有王公之楨、陳公汝忠、王公名世、王公承恩、鄭公國賢，而又有鄭貴妃主之於內，此之謂十亂，魯論所謂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意也。月：然則何以知此數人之所為乎？曰：數公皆人傑，無不望分茅胙土。如姚廣孝，豈止富貴終其身而已乎？故有王世揚、陳汝忠，則靖難之兵取諸京營而自足矣；有李汶則三邊險要有人控之矣；有孫瑋於保定則扼天下之咽喉，四方勤王之兵無由至矣；有王之楨則宿衛禁城，有誰人能斬關而入乎？曰：是固然矣。若張養誌、王承恩、王名世者何飲？曰：養誌朱公私人也，而二王者則朱公之鄉人也，無不願借相公之餘光者，況有以招徠之乎？曰：然則事可濟乎？曰：必濟庸人

倡義人尚景從，而此數公皆人傑也。且復有鄭妃與陳矩朝夕比周於帝前，以為之主，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或曰：蛟門公獨無言乎？曰：蛟門為人險賊，常用人而不用於人，故有福己自承之禍，則規避而不染，何以見其然也？夫錦衣衛西司房類奏，有名祖宗來，未有不升者。而皇親王道化本內有名竟不升，豈其才力出諸菜傭下哉！蓋沈相公欲右鄭而左王，故核實之時令，親家史起欽抑其功而不錄，亦王之楨有以默授之也。曰：然則子何以處此？曰：天之所興，不可廢也；天之所廢，不可興也。餘止聽天耳！安能反天乎？或人唯唯而退。萬曆三十一年，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四川道御史喬應甲書。

御劄奏帖後本內有名，王公名世、王公承恩，不知何人？今現做何官？可開奏來。欽此。一件。辦事蔣臣等密訪得王公名世係錦衣衛正千戶，現任鑾駕庫掌庫；王公承恩係錦衣衛副千戶，現任本衛街道房掌房。御批：我想《憂危竑議》後有名無名，張位怎麼打發了？作速查寫來看。欽此。矩回奏云：謹遵聖旨，恍惚記得《憂危竑議》後有朱東吉一個名字，彼時也曾密訪，係是詭名張位，為東事打發去，未知是否？待查明具奏。

至十一月十五日，欽差提督東廠官較辦事司禮監太監臣陳矩謹題：為奸人妄捏印書，搖動國本等事。內稱：本月十二日，據辦事蔣臣等訪得，《國本攸關》書一本內，「續憂危竑議」立意叵測，不惟陷害忠良，抑且誣累君德。其捏陷內外臣工，聖明白有洞燭，臣不敢煩聒瀆擾。除本廠分布旗校，在於京城內外訪拿去後，仍乞敕下在京巡緝，在外撫按等官，密切訪拿。等因奉聖旨：這奸徒捏造妖書，離間朕宮闈，天性以至朝廷內外臣僚，悉被傾陷，蓄意大逆深可痛恨。爾宜各布旗校，用心密切訪拿。還著在京各該緝事衙門，又在外各直省撫按，通行嚴捕，務在必獲，以慰朕心，不許怠緩，縱息法司，即便立賞格與他。欽此。本日。

司禮監太監臣陳矩復具疏告辭，奉聖旨：奸書恣為誹謗，離間朕宮闈骨肉之情，大逆不道。朕尚被其誣枉，何祝於爾？爾掌管廠事，正宜竭忠秉誠，奮力殫計，必得真正罪人為主雪冤，方是報國大義，豈可硜執小節，先求休致，反使奸計得肆，成何政體？宜即照舊安心辦事，不準辭，有能告捕真正奸逆之人，破格敘賞，爾可鼓舞眾心，必獲無懈。該衙門知道，欽此。斯時也，神廟震怒憤懣。四明沈相公一貫、山陰朱相公賡，咸為書上有名，各注籍具疏，隻有歸德沈相公鯉入閣。擬此二旨者，歸德沈相公筆也。

至十六日又奉御批聖旨：我觀爾奏，已知道了。但恐此事本犯難訪緝拿，爾還嚴責官校差役用心密切訪拿，務得真正逆犯，方絕禍源，以雪我屈，恨才得消，爾宜知悉。又賞格，我問的是今日著法司立的賞格。又二輔鯉見此本怎麼說？爾可訪來。外邊府部院各

有何事情？又今日著回話的二官無聽見說甚麼。欽此。當用黃套裝盛。先監矩面奏進繳訖。本犯周嘉慶也。二官者，東廠貼理刑閔萬民、萬代增也。又御批聖旨：爾可看此二本。二貼是某做的，可見其心，本是先一次貼。是後一次貼，爾看了還著紅本夾進來，不必使封套。自家拿來勿托官兒們。欽此。亦用黃套裝盛。先監矩面奏進繳訖，同上一宗俱語秘不得聞。遂不曉是何人之本？帖上何等語也？

是時訛言沸興街坊酒肆，無敢偶爾夜會者。惟妖書內有名之人，各思報復，猜忖此書必是素有嫌怨者所作。自歸德沈相公以下，凡在朝望重，妖書無名之人，即有人耳而目之。歸德沈相公，又曾於內閣供設天啟聖聰牌位，入則禮之，今妖書又獨無姓名，是以神廟聖意亦頗為蜚語惑。幸先監矩中立主持，苦心調劑，不數日而錦衣衛百戶崔德緝得生光矣。又一日而東廠辦事王一鵬緝得生采矣。按生光原順天府學生員也，先年曾詐包繼誌以害鄭皇親，其捏名印造妖書詩云：五色龍文照碧天，讖書特地湧祥煙。定知鄭主乘黃屋，原獻金錢壽御前。其下曰：松風狂客題。又跋云：偶從郊外貴家莊舍得前詩，讀畢忽痛哭失聲，左右驚覺奪去，臣歸歎曰：渠家陰謀羽翼成矣。獨訪所謂「松風狂客」者為誰？則豪商包繼誌也。包氏握鏹資金寶明以金錢行間，語曰：巨防容蟻而漂邑殺人，突泄一煙而焚廬燒積，則皇長子危乎哉！凡我臣子誰不疾首，故直書之。或散其黨，云右俱生光。自撰自跋如此，刊板印貼鄭皇親門下及各巷口以恣詐害。時當光廟尚未膺冊立，所以稱皇長子也。事發革衣巾，擬戍大同。崔德又於生光室內搜得羅文箋，內十大說，其詞曰：揚爾忘之耶？爾有大志不獲，而乃規規於小願乎？爾有大名見汙，而乃規規於小聞乎？爾有大冤不白，而乃規規於小侮乎？爾有大仇不報，而乃規規於小忿乎？爾有大恩未償，而乃規規於小惠乎？爾有大寶受誑，而乃規規於小失乎？爾有大遊不暢，而乃規規於小方乎？爾有大忠可傷，而乃規規於小謹乎？爾有大貧能甘，而乃規規於小乏乎？爾有大才不鬻，而乃規規於小遇乎？此十大者信大，而小者信小矣。揚爾忘之耶？癸卯八月二十六日有感，援筆漫書。逸蔣《無功錄》一通，張之軒側，早暮臥起視之，後用圖書鈐識。是時生光已從戍所赦回，改名揚，字冤之。又刻有《怪石軒集》、《岸遊稿》，此皆犯蹤跡可據者也。又此時錦衣衛直房忽貼匿名帖云：妖書有了人協理掾張魁受銀三兩，求他主的。又告人鄭福成。先監據事件奏曰：按祖宗律文，凡匿名文書見即燒毀。今念事關大獄，不敢隱匿云云。神廟可其奏，特置不問。

時王公世揚正任協理，遂隻據東廠移文，於私寓設香案行禮，具本謝恩，極其感服皇上至聖至明至寬至仁。云：大金吾王之楨與北鎮撫司掌刑周嘉慶有隙，欲乘機害之，遂擒嘉慶家人袁鯤單詞鍛煉，滿堂人皆可信為實也。先監矩奉旨到廠一訊，必不肯詭隨結局。之楨疏奏，要著到廠聽記。先監曰：本監例有聽記，密以上奏。今衛裏欲增添聽記，將

奏誰耶？奏旨：不允。之楨又密懇四明沈相公，差家人李管家密見先監，說某是正犯，其仆可證。又欲波及歸德、江夏諸君。先監曰：多拜上，爾老爺我內相是一輩的人，獨不記荷花兒之獄，倘久後另有正犯，恐大家子孫種禍不淺。爾老爺如要堅執如此結局，可具揭奏知萬歲爺，我好遵旨行事，本廠才不落不是，一切關係勞爾老爺擔擔罷。李語乃塞，之楨心方已。蓋之楨欲借生光，牽扯多人主使，為一網打盡之計也。

又御史康丕揚，時有外轉消息，有與丕揚相厚。近侍賈忠貞時在文書房捧硯，該班遂密透信於康，著速尋件聳動聖心的事入，告庶幾可免。康計無所出，遂藉妖書參僧人達觀，將觀書劄中拈有可罪句字，捏砌入告，疑妖書出其手也。然觀實不知，逮錦衣衛頻遭笞拷，於十二月初五日參送刑部獄，作《聞柝偈》書獄壁云：匿王問法忽齊年，自謂觀河見不遷。我有眼根聽夜柝，卻沉豐蔀更泠然，又云：柝聲未斷鈴聲續，誰是聲兮誰是聞？卻憶法堂鐘鼓候，古來魂夢更紛紜。至十七日索薑湯漱口，端坐而逝。時曹侍御學程久先繫獄，為經理其身後事，詳載《紫柏語錄》序，實無辜瘐死，人至今悲之。

又禮部李公廷機，斷生光十二款曰：一造意報仇。妖書意思與妖詩《岸遊稿》意思相同，其筆力相類。一、先年妖書內有「侯之門仁義存」句，今妖書內亦有此句。去冬會審令本犯念妖書一二句，本犯便念此句。一、刻字匠徐承惠供，本犯與刻字工銀每字一百，時價四分，因本犯要承惠僻靜處刻，勿令人見，每百字加銀五厘，約工銀三錢四分，今算妖書八百餘字，與工銀數相同。一、徐承惠供稱，書板無邊，欄後有年月，妖書果無邊欄有年月。一、其篇供稱，布散妖書，見面上票簽有「國本攸關」四字，誤認「攸」為「收」。又徐承惠供稱，書面票簽有「關」字，問是何「關」字？云：關老爺「關」字。一、妖書內有「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一句，此一句出《禮記．檀弓》，本犯做生員時習《禮記》。又本犯詩集有《讀檀弓有感》詩題。一、本犯妾供本犯托病不出臥房若干日，又後一日向妾取刀劈本燒炕，及妾入房，滿房煙火。一、刻字匠工銀不過三錢四分，本犯與過徐承惠錢一百三十文，作兩次與之，竟欠承惠銀一錢四分，顯竊窮賊所為。一、本犯妻妾子女無不招承，及會問次日，將聖旨宣讀與本犯並家屬聽，著諭旨：以招出同謀，饒了家屬，若仍不招，家屬一個也不饒。本犯妻妾子女環跪而泣，求他招出，本犯竟無所招。一、會審次日，本犯招云：情真罪當萬死無辭。又次日本犯招出自作之孽，本無同謀，親筆在卷。一、會問日東廠問本犯云：爾為何寫我名？答云：老爺是廠裏。又問別官，答云：是要緊衙門。又問餘各官，答云：小的隻將縉紳一覽隨意寫上。先監矩亦將此封奏焉。蓋犯之惡，惟天可除，是以文字之間不覺暗合如出一手，鬼神弄人真妙極矣。

當時累臣若愚，晝夜侍先監左右，職抄謄，隨馬鑒、師明等經理一應章奏，眼見妖書果無邊欄，但後有年無月日，而鄭福成、項應祥、喬應甲皆詭名也，刻字人徐承惠又不識字之拙工也。《怪石軒集》曾係承惠所刻，生光妻趙氏、妾劉氏、子其篇與弟生采已瘐死東廠獄中。按九，我先生所斷十二款既鑿鑿可據，雖經奏過神廟，先監因本犯到底不曾念出妖書別句，又因親筆所供前罪，萬死無辭，後罪實為至冤。先監是以終懷一線之疑，如再遲緩不結，又恐蔓延中外縉紳不便，人心何時定乎？冤僧達觀已瘐死矣。琴士鍾澄、醫人沈令譽、百戶劉柏等皆詿誤繫獄。而武弁楊於世者，因持塚宰李戴書及劄付往遼東去，亦被稅監高淮自山海關拿奏，幾累及其兄勳爵楊於楷也。

此時仇隙互訐，疑鬼盈車，上下驚猜，甚非政體。先監不得已，遂於三十二年四月內具奏曰：微臣陳矩遵奉特旨，會問妖書逆情，曾記得三法司九卿官會說逆犯生光前詩，供認情真罪該萬死，後書未寫未念，似有一線之，疑他妻妾子女並刻字匠對證，又已情真，就該正法。臣每參詳，還當奏請皇上擬定罪名，昭示朝廷大法，以安天下臣民之心。其生光暫且監候待後沒，有發覺真正同謀之人，方可秋後應時處決，使天下萬世傳頌皇上至公至明，又免先年荷花兒屈死，法司得罪事例，據此謹先據實密奏。

又數日刑部等衙門少保兼太子太保尚書具官蕭大亨等謹題：為欽奉聖旨事云云。臣等會看得，生光巧圖詐險之私，敢為誣訕之語，罔上惑眾，逆理悖常，因而震激宸衷，溷淆國是。此神人之所共憤，法紀之所不容者。臣等切齒此囚，恨不窮治，以謝天下。忍言輕縱，但本犯之獄止據妖書，而妖書之律止應論斬，今奉明旨：從重另擬。臣等竊議，斬與律合，原非輕典。此外求加等，查律條惟有謀叛一款較重，參酌本犯情罪，似不相當。臣等為皇上守成憲，欲求於法外，議輕既所不敢，而為皇上伸天討不能，於法中加重，尤所不安。總之，本犯險惡，原出律文之外，臣愚昧拘於三尺，反覆思維，參詳數四，未敢擅擬。等因。萬曆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具題。二十日夜奉聖旨：這逆險惡異，常原出律文之外，以謀危社稷例處，他卿等便奏來。欽此。本月二十一日具官蕭大亨等謹題：為奉旨覆奏事云云。臣等看得，生光妖書之逆情甚確，即重擬原不為過，但律文止於論斬，臣等未敢別擬。今奉明旨：處以謀危社稷之律。查得謀危社稷係謀反律內原注，若依此律合淩遲處死。參詳所犯，情似有間，蓋臣等所據者法也，皇上所誅者心也。明允執於法官，國有成憲，未敢擅為輕重，而威靈出於主上，君有嚴命，難復容其擬議。等因。二十七日奉聖旨：生光捏造妖書，離間天性，謀危社稷，無上無君，反形顯然。妖書律未盡其辜，著加等淩遲處死，便會官處決，仍梟示於人煙湊處，所有奏援的即作主使論，其緝捕有功人役著該衛即查寫來，該衙門知道。欽此。

累臣若愚曰：《續憂危竑議》起於癸卯之十一月十二日，以至次年春夏，中府會審者數次。而京畿道一次者，沈令譽、俞孺等也。外東廠二次者，周嘉慶也。丙東廠二次者，生光之妻弟內官趙昇也。昇謫南，久潛逃，來京絕不與姊夫往來。生光詐包繼誌時，曾供有內官手持黃紙封條，因疑是升，然實無干涉。刑夾昇踝甫用力，而夾棍折如斧斷，先監察其辭色，亦憐其冤而釋之。當此之時，神廟何等震怒？四明相公、蒲州金吾何等氣焰？中外臣民何等驚慌？先監受知聖主，一拳拿定，矢以公正明允為心，仍將《大學衍義》補之，《慎刑憲》數卷不時進覽。而犯前罪，況復鑿鑿可據，其妖詩筆跡，刻字匠及本犯之妻妾子女眾證，各已明確。然先監矩尚兢兢引荷花兒事為殷鑒，至再至三不得已。始於甲辰之四月二十七日，將生光正法結局，妻子戍邊，升崔德為指揮，王一鵬、蔣臣等為百戶有差。先是法司所擬賞格五千兩，神廟如數頒予。東廠、錦衣衛、五城、巡捕四處共一千二百二十五兩，按勞之輕重賞散各有差，先監等亦各予蔭敘。東廠底簿並朝報可考，當時神廟面召，光廟慰安天語或實錄等書，自有紀載。惟《國本攸關》全書全語，世不多見，累臣目擊最真。竊念《憂危竑議》固鄭戚畹既已刊行散布，則此《續憂危竑議》亦宜存此一段實跡，俾天下後世曉然，上可彰神廟之乾斷聖明，下可著先監之持平鎮定，庶外廷之未盡曉者，心自釋然，訛傳可息，於是抄記成冊。萬曆年間全未敢令人見，且又遭墩鎖十載，命若懸絲，而暗藏枕中者將二十年，心良苦已，更有別聞亦間附於後，俾持論者有所考焉。四明沈相公與歸德相公及江夏郭太史正域素有隙，長安道路之口，或云：四明藉此挑激聖怒，瓜連蔓引，是以擯李太宰逮周嘉慶者，實所以開羅織之端。江夏之隙，實是議謚及楚邸假王之事基之，華亭唐文恪公、文獻公極力於四明處為江夏解冤，又賴先監力主持之，不然郭君殆矣。其荷花兒！事都人多有知者，先監矩面奏神廟時，即於書坊中購得《耳談》書一部進覽，遂定妖書之獄，不復苛求主使之人，恐日久禍及無辜也。聞神廟實錄亦載之。刑部翁某等降處有差，荷花兒之冤死朱腦瓜之直承皆不泯也。按《耳談》云：周皇親有喪，盜乘穴入，殺皇親取財去。其夜邏卒入，獨見婢荷花兒伏泣，據狀以聞於法司。荷花兒不勝虐刑誣服，與某某通奸，殺主取財，捕某某不得，竟坐法淩遲。時大司寇翁公自南都遷至，時南都已盛傳其事，無不切齒荷花兒者，故翁益不疑。臨刑時，觀者雲集。忽一人獨呼曰：冤哉，荷花兒！殺人者我也。兵卒逮至法場，輪服無異醉。時荷花兒已刑畢，故翁與曹郎徐貿源而下皆坐誤罷歸。如刑時，荷花兒語劊子手曰：兒是冤死，幸相念先死，我而後臠割可也。不然，我必為厲鬼殺爾。不聽，竟臠割盡。始死之越三日，是人坐順成門外面鋪，忽大呼云：荷花兒殺我。七孔流血死。獨呼者，市中賣瓜子炒豆細民朱腦瓜也。《耳談》所載冤獄如此，籲，可懼哉！又會審妖書之時，有沈御史裕者在坐，犯既頻經夾拶，不能動。抬至裕公案前，裕厲聲曰：妖書是你作，如何不招？犯舉首乞憐曰：實不是小的作。沈聲色愈厲，犯怒目切齒，恨而過之。又有餘御史懋衡者，事佛素謹，於中府會審，向眾官

云：昨得一夢，見觀世音菩薩說妖書是生光作的。先監等唯唯竊哂，後神廟聞之亦大笑焉。犯正法後，沈御史出差行至半途，得病沉重，向仆從曰：我生平作事自揣無愧，唯審妖書時略涉孟浪，原不該硬坐定生光，今昏惑中每見生光向我索命，吾病其不起矣。已而果卒。又數年經都中，皆曰：妖書非生光作也，是東嘉趙士楨所作也。士楨倜儻有大志，歷任文華殿中書舍人，每留心邊務，交遊頗廣。妖書獄興，即托病不出，及犯正法之後，始敢出門。然忽忽倦怠，興味闌珊，絕無平昔造鳥銃，議車陣、議屯田一往豪氣。及得病頻死，亦屢見生光現形索命，卒至不起。可見鬼神報應，真有不爽者。夫荷花兒之獄，尚柔肌脆膚，不耐酷刑，不得已而屈打成招者耳！累臣之冤，倍甚於此。悲哉！古有訴之上帝者，亦有得請於帝者，魏其、灌夫之於武安，不尤彰明較著者哉！此心此理古今同符。總之，累臣幻視軀殼，平視冤親，了無些應驗。是在知道者，或不屑與狡邪一樣，心腸不事報復，固應如此。彼執讞司生死者，豈可量定必無鬼神報應也耶？

卷三

◯恭紀先帝誕生第三

神廟萬曆二十九年春，始移皇長子於迎禧宮。九月十八日二更，傳諭內閣：「皇長子及諸皇子冊立冠婚，敬奉聖母命蒙嘉許，卿等傳禮部擇日具儀行禮。」至十月十五日冊立光廟為東宮，封皇三子為福王，皇五子為瑞王，皇六子為惠王，皇七子為桂王，實允首輔沈相公一貫之揭請，始施行也。

光廟大婚禮成之後，自孝元郭皇后外，未有舉生者。至三十一年十一月，偶有國本攸關之事，神廟震怒，親降特諭，以釋中外之疑。繼將生光正法，以杜讒惑之口，仍特命光廟多選淑媛以侍左右，實從先監陳矩之密請也。

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人定後，先帝誕生，是時宮門扃矣。光廟差年老宮人柴德女赴仁德門外報喜，光廟於星月之下獨步殿陛，徬徨不安。先監矩立奏神廟，即轉奏慈聖皇太后，闔宮歡忭，柴德女還報，光廟乃喜。此時，先帝生母孝和皇后未有名封，該正者問曰：「發外旨意作何稱謂？」先監曰：「前曾有旨，多選淑媛，不好稱別樣名色。今可稱曰欽命選侍某氏出不亦宜乎？」故曰欽命選侍王氏出者，即孝和皇后也。

禮部先擬封夫人，神廟不允。特稽考《皇明典禮》，更之曰才人，實神廟之聖學博洽也。明年春，加上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曰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光廟

生母恭妃王娘娘進封為皇貴妃，即孝靖皇后也。

光廟誕先帝至今上共五位、公主八位，今存三位；

懿妃傳娘娘生皇五妹，封寧德公主，駙馬劉有福所尚者也；皇六妹封遂平公主，駙馬齊讚元所尚者也；

康妃李娘娘生皇八妹，封樂安公主，駙馬鞏永固所尚者也。

先帝生性雖不好靜坐讀書，然能留心大體，每一言一字迥出臣子意表。天啟六年正月奴酋初犯寧遠，即日夜焦思，未遑自安。見樞臣王永光題疏，要將寧遠城中紅夷大炮撤歸山海守關，先帝曰：「此炮如撤，人心必搖。」及七年五月內，再犯錦州、寧遠，值聖體違和，更憤激深慮。凡客氏、逆賢數年以來，或間有違忤，即怒罵咒恨，形於顏色。來宗道在禮部時，諛崔呈秀封父疏有「在天之靈」四字，奏文書時讀至此，先帝艴然作色，親用朱筆圈此四字，即逆賢亦不能為之地也。

先是，禮臣林堯俞題覆：皇妹選婚，要將光廟選侍傅氏先擬封，其選侍李氏候皇八妹年長選婚時再封。先帝曰：「一時封罷了，何故另作一起？此三疏俱存可證也。」如此之類，不能遍舉，其尋常宸翰詳謹，然不好草書，或未暇學也。

天啟二年十月某日，有龍見於北花房臨河，即宋太監晉辦膳處，長可數寸，鱗爪畢具，碧光耀日。時晉總理加綿絮裝入盒中奏知，先帝送付黑龍潭。

訖至天啟六年五月初六辰時，王恭廠之變，皇極殿最高危之處一木先隕，乾清宮大殿皇駕所居之東暖閣，將窗格扇震落二處，打傷內官二人，皇貴妃任娘娘所居之室器物隕落，任娘娘於天啟五年十月初一日所生皇第三子，於是日受驚後遂薨逝。逆賢直房及王體乾、李永貞等直房，各有傷損。

六月初五之夜三更，又地震，幾如四年二月時，而雲中之靈邱縣震更甚，地裂湧出水甚多，其色黑。

先帝左顴生白毛，有一年少暖殿孟兆祥者誤拔去，先帝甚恚，欲重責處，賴逆賢竭力救解始免。

先帝自七年五月初六日以後，聖體便覺不豫，至六、七八月之間，總未離御榻。逆賢將庫中所貯金壽字、大紅紗，搜括出許多，自王體乾等至暖殿請小轎御茶房、御藥房近侍，每給四匹或二匹做貼裏，御前穿以禳祝之。又移住懋勤殿旬日，而不時喧傳云：「聖駕萬安矣。」

樞臣霍維華聞之，遂讚逆賢晝固位攘功之策，進獻仙方靈露飲並蒸法器具。逆賢遂著管家王朝用照維華原樣，用金造鍋甑，付御藥房提督王守安等，照方蒸進。是時，太醫院使吳翼儒等唯唯聽從，莫敢攔阻。先帝初進服數日，亦覺甘美，凡有剩者即頒賜王體乾等分飲之。雖累臣之賤，亦得於永貞直房屢沾餘瀝，幾半月焉。按維華原獻蒸法，大略用銀鍋一口，口徑尺，內安木甑如桶，高尺餘，圓徑稱之，甑底安篦，篦中央安長頸大口空銀瓶一個，周圍用淘淨亢米或糯米、老米、小米旋添入甑，候熱氣透一層，再添一層，約離瓶口七分，不可十分滿，恐米漲入瓶不便，上蓋一尖底銀鍋，底尖下垂正對銀瓶之口，離二三分許，外上添冷水，周圍封固完密，下用桑柴或好炭火蒸之，候上內水熱，即換冷水，不數換而瓶中之露可滿，取出溫服，乃米穀之精華也。如不信，可將熱飯與嘗一些，滋味俱無。其器忌銅鐵錫，其火忌煤。先帝因進服日久，嫌水汪汪的，遂傳御藥房不必蒸進。自此之後，聖恙日增無減，日漸浮腫，諸藥進益失效。逆賢遂恚維華，維華心不自安，即於乾清宮門問安之際舒徐容與，故與逆賢相左而力讓寧錦之蔭與袁崇煥，隨轉身求去，另盤算一條卷土重來報復之計。凡從來阻害正監中旨起官，速化宮保，倡修三案，自認為有膽有識，不知瞞得誰過，作何遮掩也？

先是，皇極等殿工完，夜中間有一鳥大如鵝鸛，其聲如梟，頻來殿上鳴呼，形不甚具，聲咯咯，然亦不甚遠，聞之者為之魂飛毛豎，栗栗懼焉。蓋先帝上賓，而逆賢伏法之沉禋祥也。

卷四

◯恭紀今上瑞徵第四

今上萬歲爺誕生後，嬰年失恃，奉神廟聖旨，托付西李老娘娘，即光廟彌留之際傳封皇貴妃未行，後封康妃者看視。

至泰昌元年九月內移宮之後，奉先帝聖旨，改托光廟選侍東李老娘娘即曾封莊妃者看視，

同居於慈慶宮，後之勛勤宮。今上每日晨興拜天後，即行朝母妃定省禮，進退周旋，寒暑罔間。

天啟二年九月內冊封信王，進封聖母劉老娘娘為光廟賢妃，時皇八妹位下有一近侍，當西李老娘娘看視先帝、今上時，曾並得侍奉。天啟中年，今上偶問曰：「西山有位申懿王墳乎？跪啟曰：「有。」「生母劉老娘娘葬此墳附近之處，爾曉得否？」跪啟曰：「知之。」今上遂密付銀若干兩，命此近侍置辦香燭祭品，潛往祭奠，仍諄諭再四曰：「爾可祝告明白，著就如我親去恭祭一般。」及祭回覆命時，睿顏戚戚，孺慕肫篤，淚痕盈聖目也。是時朱邸不乏，位下諸臣乃不肯顯，然差往而暗托此近侍者，慮左右侍從半是逆賢之黨，倘被逆賢所知，或致猜防忌，畏殊未便耳！當莊妃老娘娘薨逝，今上哀痛如禮，未忍視慈母異生母也。聖孝之根，於天性者如此。

及天啟七年八月內入繼大統，即首傳聖母劉老娘娘徽號遷祔之諭，改葬於光廟慶陵。先是天啟七年修建元宮時，計妥安梓宮寶座，合容安光廟老爺、孝元郭老娘娘、孝和王老娘娘三位梓宮也。彼時內宮監管理王敬、翟應奎創議，於合造尺寸之外，仍暗將寶座增闊若干尺。至七年十二月內，聖母孝純劉老娘娘遷入，共妥安梓宮四位，尺寸恰好。時護送聖靈內外諸臣劉鎮、郭誌義、李誌錡等親人恭閱，無不讚歎。不然，時日所限，天寒晷短，既不敢停候增修，又不敢崇卑殊厝，將奈之何？夫此豈人力也哉！

我聖主聖孝格天，故莫之為而為，能預相默感有如此也。聖心樂讀書，十餘齡即好靜坐，頤養玉體。一夕夢鳥龍蟠殿柱，曾向莊妃李老娘娘言，甚殊異焉。一日偶遊於本宮花園，園有兩井，相離頗遠，今上親用汲器，偶於初井得金魚一尾，頗悅，即詣次井亦汲之，曰：「看這裏如何？」器甫下即引出，亦得金魚一尾，活潑光耀，左右皆驚，秘不敢言，命將魚俱放西苑河內。及移居外府第，大婚禮成之後，有獻生鯉二大尾，暫畜缸中，一尾躍出跌傷，一尾兩目皆動，如求生狀，左右皆驚，異以為魚眨目亦罕事也。今上竟不忍烹而放焉。登極數日後，王體乾、逆賢等侍側，問及立枷之事，體乾奏曰：「大奸大惡，法所不能，治者方用之。」聖顏蹙然不悅曰：「雖如此說，其實也太慘了。」逆賢默然，眾叩頭呼萬歲以退。聖心仁慈，根於天性者如此。

先是課內小臣讀書有慚者，今上厲聲嗬責曰：「讀書是好事，倒害羞，若唱曲兒，倒不害羞耶？」今上寫仿進字時，凡紙有餘，而影本或小者，必挪移而填滿之，不忍將空紙裁去。覽漢末書史，見十常侍、董卓、曹操等擅權，未嘗不撫卷切齒。凡經書有疑難字義典故，即《洪武正韻》、《海篇直音》及《韻小補》等書，自搜查之。聖性天縱，英

斷節省，發於自然者如此。

承奉徐應元每倚逆焰屢恣肆不謹，今上久優容之，或改顏假借之，纖毫圭角不露也，聖度之用晦委蛇如此。

天啟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登極，自文華殿移居乾清官，將暖閣內舊設玩好器具盡行屏撤，中外臣庶無不仰頌堯舜，咸試目以觀太平也。十月二十六日退逆賢，十二月初二日發應元湖廣顯陵安置。崇禎元年二月降應元淨軍調發鳳陽，應元實逆賢所靠為親信，接手後勁人也，近聞殂於鳳陽，人咸快之。

逆賢篤好花木，夏則茉莉、梔子花簪戴滿頭，冬春則牡丹等花羅列滿堂。今上在藩邸，逆賢每以非時花木果蓏之類為獻，其所差官人皆逆賢心腹名下，或見任先帝御前貴近者也。雖以厚賞酬其來，然聖心儉素不尚此，勉以霽色俯納耳！凡賢下用事不用事之姓名面孔，總難逃洞鑒也。

卷五

○三朝典禮之臣紀略

神廟登極十齡矣。時馮太監保掌司禮監印兼掌東廠，其仆徐爵號「小野」，頗通文理，達事情。馮與江陵張相公居正，內外同心，翌戴衝聖，自新鄭高相公拱退後，凡江陵在外之相業，聖母聖廟之眷注，皆馮納約自牖之驗也。神廟左右內臣如孫海、客用之流，日以狗馬拳棍導神廟以武，馮則凡事導引以文，蒙養之績，在馮為多。司禮監所刻《啟蒙集》、《四書書經》、《通鑒直解》、《帝鑒圖說》等書，至今見之者，每為咨嗟歎息焉。馮號雙林，篤好琴書，雅歌投壺，有儒者風，神廟曾賜牙章，曰光明正大；曰爾惟監梅，汝作舟楫；曰魚水相逢日，風雲際會時。凡馮寫大字扁聯之類，即以前章，或雙林，及景仰前哲諸圖書印識之；所造琴頗多，世人咸寶愛之。萬曆四年五月內，敕同法司大熱審平反甚多。一日，神廟偶醉，佩劍夜遊，將一內官頭髮斫下，又杖二內官幾斃。慈聖老娘娘知之，翌晨易青布袍屏簪珥，聲言欲特召閣部大臣謁告太廟，將廢神廟，立潞王，且先令喧傳於宮中，神廟恐懼滋甚，跪泣久之始解。遂將客用、孫海斥逐，孫得秀、溫祥、周海皆私家閑住。此萬曆八年十一月事也。自江陵不奔父喪之後，中外多忌馮者，秉筆張鯨係張宏名下，又侍神廟於潛邸久，遂乘便密為神廟畫計害馮。宏於鯨為本官偵知之，密解勸曰：司禮馮公前輩有骨力人，留著他好多哩。鯨拒不聽，遂乘間

從臾。神廟傳旨：著馮保私宅間住云云。神廟猶豫尚不忍，曰：若大伴上殿來，我不管。鯨曰：既有旨，馮某必不敢違。遂先給以閑住，已而謫南京孝陵，復以言官江東之等疏遂藉沒馮保、張大受、楊舟、徐爵等產。

是時，先監矩已任司禮監典簿，經理其事，復逮保弟馮佑、侄馮邦寧等於獄，此萬曆十一年正月事也。後佑與邦寧皆瘐死，徐爵擬戍，馮竟謫死於江南，葬於留都皇廠，林木森鬱，巍峨隹城，實天所以報忠臣也。先帝即位之初，秉筆王太監安，馮名下也，擬奏請恤典，改遷未果，而遇害焉。張太監宏，號容齋，廣東人，所南張公者是也，遂繼馮掌印。而張鯨掌東廠，宏蒙神廟優禮，雖亞於馮，然推心則過之。十二年三月欽遣閱視京營，不二三年因神廟日益英聖，而左右間有以貨蠱聖心者，遂絕食數日而卒，神廟頗悼惜之。宏墓在阜城門外迎祥寺側。眷注之隆，居官之美，具在墓碑。宏恒曰：我形雖廢，自有不廢者存。是以翛然長逝，蓋於學問有所得云。張鯨，北直新城縣人，嘉靖二十六年選入，為宏名下，剛介寡學，馳心聲勢，神廟倚毗之後，掌東廠兼內府供用庫印，頗為時相所憚。其用事之司房邢尚智招權納賄，耽於聲色，致言官李沂等交章劾鯨。萬曆庚寅元旦，召輔臣申相國時行等入毓德宮，神廟出大理寺評雒於仁《酒色財氣四箴疏》示之，賴輔臣救，於仁得削籍。仍出李沂疏諭鯨跪聽，輔臣戒諭之。是日也，輔臣已出復召入。時皇長子九齡矣，皇三子五齡矣，咸宣來令輔臣拜見之。自此鯨寵眷漸衰，後退廢林下，尚智擬戍，鯨與先監矩極契厚，而調不同，丁未冬先監坐化，鯨聞之痛而無淚，至戊申五月病卒，葬於香山永安寺側。鯨弟書紳蔭金吾，至都督同知。其掌家劉鈺性儉素，務稼穡；掌班鄭守成通文理，多蓄古書。先監之掌家常云者，鯨名下也。

宏卒而掌司禮監印者，張誠也。張鯨既退，誠遂兼掌東廠及內官監印，為人鯁直不阿，好看書，每據古事規諫，或暗地譏罵，無所忌，神廟頗憚之。十五年三月欽遣閱視京營，其後營中夫人郝金鳳女之死，誠曾與謀，自此內執事多有譖誠者，誠率意不防。又其弟張五老名勳者，私與戚臣武清侯李家結姻，又名下蕭玉、王忠頗恃寵恣肆不謹。二十四年正月神廟震怒，立斥退誠，著田義掌司禮監印，孫暹總督東廠。該孫暹等題為欽奉聖旨事奏。聖旨：是逆犯張誠、張楨及各弟侄張勳等、張紹寧等、霍文炳等及弟侄霍文燦等各犯，並王玉、錢恩、李承德、李輔、耿進、馬義、王用、馬彰、蕭玉、王忠、段秉忠、張懋忠、霍朝、王詔、喬進、馬欽、金忠本犯，原有莊房田地，俱著該撫按官即便查明，都籍沒入官，不許隱漏。還立限與他都察院知道。欽此。於是將誠降發南海子淨軍，看守牆鋪，逮家人張勳、霍文炳等，內官張楨、錢恩等十餘人，皆下法司獄論死，其原籍田產各籍沒入官。後復戮張勳、蕭玉、王忠於市，而喬進等至泰昌元年秋始釋，惟張楨於三十四年先監矩奉敕大審，同曹御史學程奏請未允。三十五年夏，大雨，獄牆

壞，楨等數人咸瘐死。先帝東宮紀事高公時明、伴讀沈公蔭，皆誠名下。及二人以從龍勞升秉筆，具疏奏復誠原官，討諭祭為身後榮焉。沒誠產時，先監矩已秉筆矣。

繼誠掌印者，田太監義，掌東廠者孫暹也。義陝西西安府人，嘉靖二十一年選入，由文書房升南京守備，神廟久知其貞介忠誠，有大臣度，特召秉筆，其楷書端嚴有如其品。及繼誠後，凡典禮政務，與先監矩開誠協濟，裁酌施行。田性儉樸寡言，休休有量，人不敢於以私。二十四年三月兩宮災，其夏偶與先監深夜坐語，仰天太息，先監會其意，詰朝乃攜兩奏稿往見。田看畢稱好，即署名同密諫神廟。其一疏略曰：臣義等竊見近日以來，外廷章疏留中不報者，多以致部院屢行催發，間有疑惑議論，左右朦朧隱蔽，不行進奏。伏乞萬歲爺簡覽批云云。其二疏略云：臣義等竊見御前執事宮人、內官，或幹聖怒責處發遣，絡繹不絕，每致重傷兼患時疾而死亡者。殆無虛日。蓋以聖旨欽傳，即以本日動刑，而用刑者，因懼罪及於己，輒加數多酷責。而押解者復懼連累，日夜嚴加墩鎖，致使受刑犯人得生者十無一二。如此致傷天和，豈聖世所宜有哉！且如近日因爭訪楊山女一事，但兩官回祿咸稱不知，熾火煆煉或成灰燼，未審的確罪，及守門又斃幾命矣。凡宮人病死者，即連累內官，或打一百二十、一百五十，性命難存。一人病死者，尚然可憫，況又波及無辜生命乎？令耳聞目見，哭聲載道，怨氣衝天景象如此。若不披瀝上奏，則是臣等貪祿戀位，畏死偷生，直犬馬之不如也。伏望聖斷將臣等分別罷斥云云。神廟嘉納之。田下用事掌班趙剛、楊致中，各具能幹，廣交縉紳，凡田所進納御前錢糧，皆兩人設處置辦，田亦推赤不疑。掌家王欽，具員而已。戊戌春，孫暹卒，葬西山碧雲寺。暹北直涿州人，魏忠賢之本官也。先監矩繼暹掌東廠矣。田至乙巳八月卒，葬磨石口。

繼田掌印者，亦先監矩也，遂兼掌東廠。見《先監遺事》語中，丁未冬先監坐化。而繼掌司禮監印者，成敬也。掌東廠者，魏伸也。成於嘉靖三十二年選入，由秉筆掌印，性豪俠，樂施與，喜狗馬謳歌，好花木鮮服飾，善飲啖，不甚好讀書，然好武勇騎射。戊申三月，欽遣閱視京營而識見深沉，料事多中。己酉之正月壬辰，訛言虜從黃花鎮犯京師，男女避難者踐踏塞路，城門為之晝閉。神廟亟召問策，成徐對曰：無事，萬歲爺寬懷。如真有虜警，兵部豈無塘報？此必訛傳。其後始知果薊帥王國棟。夷兵夜過昌平，擅拆民籬落，燃火禦寒，而火光燭天。遙見夷妝，遂驚為虜至也。其掌班侯清，篤信仁善人也。成家政頗嚴急，賴清救解為多。成卒於庚戌秋，葬於迎祥寺後。而掌東廠之魏伸，繼之秉筆李浚掌東廠矣。伸碌碌苛謹，廠體從此漸隳。伸卒年餘，神廟慎印缺，難其人久不補，而後以督廠代攝印務，終浚之身未掌印也。辛亥冬，浚卒，特命乾清宮管事常雲獨力辦膳，神廟升正陽門提督李恩、文書房盧受為秉筆。次年春，以恩掌司禮監

印，以受掌東廠，至癸丑秋受接常雲，亦獨力辦膳，終事神廟也。萬曆乙卯閏八月，神廟重慶萬壽聖節，時西山楊家頂觀音庵僧處牡丹忽開一朵，管花內官知之，受費六十餘兩為寺中功德，將所開牡丹移進御前，神廟甚嘉悅為瑞焉。受、魏伸皆嘉靖四十一年選入，李浚與恩皆嘉靖二十六年選入，於先監為同年。恩能書，為人坦率，令之秉筆，曾復起掌印宋太監晉其名下也，秉筆李太監鳳翔、南京守備李太監秀華，又皆宋名下也。不數年恩卒，盧受自此以掌東廠兼司禮監印，即率意妄奏，若籍王體乾產可百餘萬，足備京城河上河工之用。後不能實其言，遂借影匿為題，逮體乾名下李晉、田玉、劉文忠、趙本政等於東廠，並沒晉等產，凡親屬牽連者可數百家，都中為之不寧。承芳既不稱任，於九月十五日亦褫逮刑部獄，晉等尋自東廠送刑部獄。承芳凡兩次督廠，所參送內犯董貴、常國安、徐進喜等，外犯高騰震、高瞻昆、崔茂槐、路文顯等計二十餘起，恐暗中肆毒報復，乃買許多厚木板，將所住房上下四旁遍壁廂之，房門院門皆換以堅厚者，怖怯不寧，人多笑焉。後部覆擬絞，遂吃素叩佛，書寫佛經，復虔事呂純陽仙師，每夜禮拜北斗。至辛巳春遇赦，蒙內閣範相公，復粹釋承芳罪，御筆特改承芳外衛軍，晉等亦充外衛軍。初萬曆庚申秋，神廟賓天，光廟念典璽局郎鄒義潛邸勞久，升秉筆掌東廠兼尚膳監印，其年冬，義辭任閑住。先帝以沈蔭掌東廠，今曾秉筆張邦詔郝隱儒乾清宮管事，劉時登皆義名下也。天啟二年夏，蔭為逆賢退斥閑住，宋晉掌東廠。三年冬，宋私宅閑住，逆賢掌東廠。盧受以天啟元年五月辭官，逆賢矯先帝旨發鳳陽，惟王太監安辭印不掌，而王體乾自元年五月至崇禎元年四月掌司禮監印兼掌御用監印、尚膳監印。逆賢退後，所遺東廠亦體乾掌也。自此之外，如神廟時秉筆邢鋭、宋坤、許成及隨堂李壽、冉登等若干人；光廟時秉筆魏學顏、田詔、崔文昇、等若干人；先帝時秉筆杜茂、劉用、劉克敬、裴昇、史賓、張文元、諸棟、李晉、吳進忠、陰相、王敏政、郝隱儒、王朝輔、趙秉彝等若干人，亦皆典禮大內臣，顧不能遍載也。

卷六

○大審平反紀略

刑獄者重事也，我國家每年熱審之外，凡遇丙辛之年，即特敕司禮監掌印太監一員，前往三法司錄囚，名曰：大審。夫必於丙辛者，丙協於明，辛者新也，欲在上者必明照覆盆，在下者既經此一番鍛煉，期於悔罪自新，斯不負祖宗以來欽恤之至意也。

憲廟時，司禮監掌印黃太監賜五年大番，值大司寇陸公瑜、大廷評王公概，時重犯中有兄與人鬥毆，其弟幫因而致死，坐弟抵償，黃太監欲從未減，二公持不可。黃大言曰：

同室之人鬥者，尚披髮纓冠而往救之，況其兄乎？正該在矜疑之列，二公無以應，卒饒死改戍，事載《沐化類編》。夫此猶細犯耳！

至神廟時，御史曹君學程以建言久係，中外憐之。萬曆三十四年，先臣陳太監矩掌司禮監印，少司寇沈公應文署刑部事，於是先會同總憲大理卿共具公書，與先監曰：茲者伏遇聖明，舉五年欽恤之典，而臺下奉命出讞，雖係先朝令甲，實千載一時。蓋朝廷將以詔赦之，未釋者而並蘇於熱審之時，幸臺下又以慈悲之，度世者而得行乎？全活之惠將丹書同注，生之籙囹圄有「福堂之謠」，豈獨諸囚籲天頌聖，哀鳴望援？而生等叨列法司，職在昭雪於臺下，實有非常之希冀矣。昨承開列，可原重犯六十二起，澤及枯骨，明燭覆盆，甚感！甚感！夫入井赤子惻隱之所必先，納溝匹夫聖神之所甚憫，故知臺下仰體皇仁，廣行善事，更有匪夷所思者，蓋古人有宥一人而千萬人感泣，生等敢為臺下誦言之。曹御史狂戇批鱗，不識忌諱，囚係十載，來日無多，聖慈如天，待以不死。彼日夕焚香頂戴，銜恩無極。第其有近百瞽母倚閭堪憐，母既強視息以願見子之還，子亦忍須臾以思與母訣，鼈鼈為伍，桎梏為親，已微喘之奄奄，迫夜臺之寂寂，長安鹵發之倫，俱惻生等狐兔之悲，可知臺下地切紫宸，春先幽谷，豈靳夕奏解此南冠？況朝鮮之役釋放逮係，在詔旨燦如日星，而欽恤之典遍及累囚，於言官豈靳雨露乎？生等特借重臺下會疏叩閽，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至於遵肆赦而請釋者，既未奉有明綸，則從熱審而並上者，自應不拘往例。不然，朝廷詔令為虛文，而法司壅閼負重譴矣。故於臺下擬釋之外，輒有奏記，皆灼見其有可生之路，而不欲使有向隅之夫。若以一二情罪已確，應與眾共棄者，俱據實奏聞，以祈酌議，無非共襄公平之典，而逆知臺下之虛懷涵納者也。仰希鑒照不勝延佇（云云）。至七月初九日，先監領敕審錄，至初十日方審至曹御史，徐會同三法司具疏外，先監曾有奏帖，內稱：臣矩本月初十日卯時前到大理寺，會同三法司侍郎等官沈應文等，照例升堂入座會審，至廣東司有斬犯罪人一名曹學程，哭告犯人原係御史，為東事妄言得罪，監候十年，悔過不及，豈敢惜死？惟是原藉廣西家有老母九十餘歲，經年盼望生還一面，犯人在監以至晝夜憂思，患疾沉重。若母憂死，犯人不得一見，忠孝兩失，雖死於九泉，不成人類。望乞欽命列位轉奏聖明赦宥得生，實全母子二命，世世子孫感戴天恩。臣向本犯說，你雖係言官，因言得罪，激聒聖上，況是欽定人犯，屢有嚴旨，誰敢輕議？臣又向各官說，先生每怎麼說？有三法司沈應文等說，曹學程愚戇言官，不識忌諱，罪實自取，雖係欽犯，不敢輕為擬議。但東事仰仗天威，久已平定，本犯監候十年，懲創已深，又有九十餘歲垂死老母，今遇欽恤大恩，我每職掌所關，正當仰體聖仁大德好生，況睹本犯皮肉銷鑠，氣息奄奄，萬一憂死囹圄，望恩無日，若不具疏，後來難免溺職之罪，理當奏請定奪，煩欽使大人轉達天聽。有科臣梁有年等說曹學程自知罪戾，緣係欽犯，不敢輕議。聖度如天，定無留滯，況今宮圍

疊慶，千載奇逢，赦過宥罪，無處不及。今審稱伊母年九十，朝不保夕，本犯亦奄奄待斃，眾所共見。幸遇欽恤之時，正當仰體聖明，好生德意，合詞上請定奪，庶免不言之罪。擬此臣又向各官說這事情重大，如何批語？會議批「奏請」二字。臣謹奏：知是時神廟在宥有年，侍聖母慈聖老娘娘於慈寧宮，聖母已聞曹御史家有盲母九十餘歲，亦惻然憐之。是歲八月十七日，神廟萬壽聖節躬詣聖母朝謁，言及祈天永命之事，漸及刑獄詿誤之臣。神廟聖性至孝，即跪承恩旨。至十月內，始將曹御史釋放，內犯張楨則未允也。又光廟於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誕生熹廟，正值慈聖老娘娘壽齡六衮，喜育元孫。三十四年春，神廟加上聖母徽號「恭熹」二字，詔赦天下，光廟生母恭妃王老娘娘進封皇貴妃，是以曰宮闈疊慶也。先監於曹御史一案，在神廟御前造膝口奏，語多秘不得聞，實暗有讚解力也。再味三法司，公書溫厚祥婉，不以未同為嫌。先監奏記亦委曲明剴，慈祥藹惻真可感動天心，義服中外，於以見當時納約自牖之義焉，宮府同中之雅焉。至今讀之者宛在心目。詩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王制曰刑者也，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蓋神廟自萬曆甲辰年之後，停刑之旨無歲不下，真亦有所感而云然耶，抑遵聖母慈訓之一證也？猗歟盛哉！先監侍神廟左右，此平反一事並妖書一獄，總非他人所能望其後塵者。累臣敬敘梗概，以恭識仰止之思於萬一云。

卷七

◯先監遺事紀略

先監陳公諱矩，字萬化，號麟岡，北直安肅縣人。生於嘉靖己亥六月二十九日，至丁未冬選入，派秉筆高太監忠名下任司禮監，萬曆十一年籍沒馮太監保時已任典簿，後升監官。

至十九年春，代藩奉國將軍延堂有罪革爵、禁錮鳳陽高牆。先監奉敕押發，既竣事，道經安肅，過家上塚，有《皇華紀實》詩一卷，沿途廉靜寬恬，驛遞感悅，皆以佛稱之。

詞臣中講官惟與郭明龍正域、李九我廷機先生善，然一揖之外亦絕不通往來。後於市書中得《黃離草》，每披讀玩賞曰：「真宰相才也！」先監學術醇正，每向人曰：「我只守八個字，曰:『祖宗法度，聖賢道理』。」其存心兢慎如此。

一日姜士昌有疏，偶動神廟怒，要行杖處，先監憂恤之甚形於顏色。蓋自杖王德完時，即曾與田太監義力諫未允，今豈可當我掌印而又行此事乎？正趺坐深念，忽被召至暖閣，

語頗久秘，不得聞及。出喜動眉宇，左手持姜疏，右手招官人，索黃紙套盛疏發下其旨，則神廟御筆所書行草。按舊制凡有御劄，即片紙隻字，必用黃紙齊口，半套裝盛，識尊敬也。其仰全君德如此。

雲南民變，戕殺內官楊榮，神廟震怒，欲詳核激變狀，逮處地方官。是時四明沈相公偶注籍，惟歸德沈相公入閣，即具柬達先監，先監即本其意密奏曰：「奉使內臣固仰遵萬歲爺法度，不敢妄肆，或跟隨下人有不曉事而玩法者。若但歸罪有司，緹騎逮問，誠恐往返路遠，耳目驚慌，傳聞不便，宜從寬行勘，結局遐荒。」幸甚神廟嘉納焉。

福建內官高寀，進到所獲呂宋器械方物。傳先監擬票，署內庫查收。先監奏曰：「此島夷小醜，區區微物，著內庫收，恐看得聖朝希罕異物也。今此旨宜曰：『著贓罰庫查收。』」其慎重國體天言如此。

鎮撫司、刑部所監詿誤諸臣，內外重犯，先監每以上帝好生無知入井為念，多方曲存培養聖德，遇事即諫，草多不存。是以潛移默化，外廷不盡知也。

榮昌公主者，神廟之嫡長女，光廟之姊也。曾與駙馬楊春元反目，春元拂衣歸里。神廟怒甚，特召先監至御前欲重處內官外官，先監奏曰：「此閨壺小事，不宜上動聖心，傳聞不便。」遂擬諭閣臣以為覽。東廠事件，某不知緣故，出某門往固安縣去訖，遂俯允施行。及召春元回，罰於國子監演禮以懲之，此先監調劑之力，又不止調護士大夫已也。

萬曆中年凡正月燈市節，司禮監掌印等各購擺設器物、書畫、手卷、冊頁之類進御前。一日先監偶購宋人所畫《鬼子母揭缽圖》手卷，內有楷書金字《寶積經》鬼子母失子緣由，一百六名人題路甚多。元趙孟頫跋云：「佛以自然勝而用智力者，以勉強求西方竺聖設此，見靜聖作為自然勝，勉強以之覺世，抑以見佛道之深，不獨有功於名教也，而後世人心好善皆賴之」云云。其畫也，黯淡朽素之中，神彩煥發，世尊之慈容可掬。鬼子母之悲煩可憫，缽內之兒以手據地，兩目外注，欲出不得，出之光景宛然群魔，怪之凶狠獰惡，眉目如生，重重伎倆繁而不紊，必非宋以後人所能贋為者。先監曰：「此卷甚好，然且未可進，恐萬歲爺疑我諫阻打宮人也。」遂將《大學衍義補》一部同此手卷，著人托王伴讀安轉送東宮，說陳矩頂上千歲爺乞睿覽此書，暇時並覽此卷，蓋於進奉之中，已密寓獻替之意云。

先監極愛左國史、漢字學諸書，周、程、張、朱諸集，菲衣食，淡滋味，貌雖不甚魁梧，

音雖啞而不揚，然白耳黑齒雙眸如電。昔童時至京，大金吾陸炳一見，吒異曰：「此子功名異日不在我下，而令名過之。」萬曆二十六年以秉筆掌東廠。三十三年以掌東廠兼司禮監印，預卜葬地於香山慈感庵側，建一石塔於塚上曰「太極鎮山塔」，豎一石坊於墓道前曰「敕葬中使神道」六字，有石門，顏其上曰「遠一仙洞」。至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辰時，在內直房端坐以逝。神廟極為悼惜，準從仁德門、寶寧門，由廊下家出元武門，至東河邊，將暮仍從北上東門、西門、乾明門、西安門出，至簿子胡同宅，特傳造立棺如僧家葬法，以無湮中正樂善令終之。美云賜諭祭九壇祠，額曰「清忠」，更給護敕，備載房地數目，皆殊典也。文武臨吊送葬者，素白塞路，壅不能行。山陰朱相公賡、晉江李相公廷機、福清葉相公向高，親詣立棺前祭奠。其文有云：「三辰無光，長夜不旦。」其敬慕推崇如此。神廟推恩，特將掌家常雲升乾清宮管事，後掌針工局印，管文書官馬鑒、師明、苗全，俱升暖殿近侍。光廟登極，復升常雲隨堂。予告先帝升鑒乾清宮管事。

先監自秉筆，外廷皆不識為何如人。至癸卯冬妖書一獄，保全善類，誠足回天，仁能覆物，知不知皆感服也。語具《憂危竑議後紀》中。

及丙午秋七月大審，至曹學程一案，先監多方婉救，極力平反。神廟聖孝，覽而哀之，特俞允焉。具《大審平反》語中。自此士紳益敬愛之。

先監每暇，即玩味《大學衍義補》，或令左右誦聽。乙巳之冬，奏進二部，請發司禮監重刊。先監卒後數年始完，惜督刻抄寫者寡昧無識，其中頗多舛錯，至今沿習未正，良可痛也。

先監最愛《周禮》，恒向左右曰：「文中子有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又曰：「我曾見一書內載宋章聖講《周禮》，至『典瑞有舍玉』」問云何義？講官對曰：「人臣卒給含玉，欲令骨不朽耳。章聖曰：『人臣俱要名不朽，何用骨為！』」先監每欲將陳鳳梧所刻《周禮》合集說考注訓，雋照向句解次序勒成一書，亦欲奏請重刻，而誌竟未遂也。

先監又篤好《易》，萬曆年間偶見坊間售有《義經十翼》，乃慈溪傅文兆所著，曰《太初易》、《古周易》、《玩辭篇》、《觀變篇》、《觀象篇》、《玩占篇》，大與舉業不同，而推明古《易》次序上下二篇、十翼十篇，將三聖易學闡明，可愛漢儒費直亂易，剖辨無餘蘊，且主文王作《爻辭》之說，與周公無涉。先監嘗曰：「揚雄《解難》、魏

伯陽《參同契》，劉勰《文心雕龍》俱直云伏羲、文王，曷嘗有一字及周公哉？兩漢及梁去古未遠，爾輩識之。」及先監卒，後累臣被常太監云詿誤墩鎖。又先年曾聞開雍顧老師說，國子監新刻經史不可不買一部。累臣既抱罪無所事，遂購得十三經、二十一史，日披玩之，則周公繫《爻辭》之說，誠始於唐之孔穎達無疑矣。《史記注》則十翼井然，《前漢志》則三古三聖人。又《三國志》高貴鄉公視太學及別史列傳，自唐以前都無周公作《爻辭》之說，其孔穎達杜撰，費直亂敘，不辨已明。宋程子以今《易》作傳，朱子以《易》作本義，奈今繩於舉業，拘於大全，誰敢如傅文兆起而議之者耶？《易》也，《十翼》也，《周禮》也。天如假先監數年，則表章次第奏刊，豈止一《大學衍義補》而已哉？今上聖主右文極矣！惜臣下落落無先監之儔也。惜哉！

先監遺像在德勝門裏欽賜會館祠內，至今見者多淚落，其德望孚人未艾可知。

先監九歲選入，萬曆丁未年卒，享壽六十有九。其同母弟萬策中壬辰科進士，受先監之訓為多，蔭大金吾。陳居恭傅萬策第四子也，誥贈是以及先監之二親焉。

累臣若愚曰：

先監雖內臣乎，然其才識品望今古希有。自萬曆辛丑累臣選入，得侍左右，未嘗見疾言遽色。體雖清臞，若不勝衣，其處大事決大疑，羽翼忠良，仰全君德，即賁育之勇，雷霆之威不少易者。性不好飲酒，凡飲稍暇，即鼓琴歌詩，或跏趺靜坐。自《皇華紀實》之外，有《香山記遊》、《閩中紀述》，惜未刻也。至於聲名貨利，了無所好，聚蓄書畫玩好之類。

嘉靖庚戌之變，虜薄都城，高太監忠披堅執銳，扞禦著勞。先監是時二十歲矣。目擊心慕，是以有志經濟。每留心於國家歲計出入，應改折者，應蠲賑者，時密奏節縮以蘇民困。更留心於邊塞衝險，士馬登耗。會審妖書曾與大司寇蕭公大亨相談，蕭久曆塞上，極為敬服。

萬曆乙巳冬，遼東撫鎮議招徠流民為功，遂將鴨綠江以西，寬奠以東，張其哈喇佃子地方數百里棄之於奴酋，先監聞之心頗不平，惟仰屋竊歎已耳！見《遼左棄地》語中。

至盧大司禮受掌印時，其掌家王朝弼即今之王朝應者，潛差張書紳等往撫順做買賣。七宗惱恨之書，人言嘖嘖，章滿公車，蓋原委根因，盧原不知由應朝私遣也。天下事尚可

言哉！

累臣曾見嘉靖年間詞臣襲君，用卿所著書曰《雲岡選稿》，內載奉使朝鮮回條奏邊事明悉，議開海運、復舊遼陽，則糧可直達開原城西老未灣，開原與廣寧相近，聲息可通，守邊最易。累臣十餘歲便隨先將軍宦遼陽，寓三年，其地理邊務民情風俗至今尚存胸臆間。思其土地瀕海，難脩邊牆，則偵哨獨不可加意乎？萑葦蔓衍，而屯田、車陣、強弩、騎射、火器，獨不能以正兵為奇兵而守禦乎？五年滅奴，雖袁督師一言自誤，然而無米之炊，恐又煩局中者費籌策也。全遼已矣，痛尚未復，又何有乎棄地？何有乎舊遼陽哉？西而薊門，戚帥繼光之餘制盡弛，春秋雨班修築，恐不無鹵莽塞責也。再西而宣而雲而陝，以類推之，恐山西更甚。總之，呰窳罷匱，處處待哺，或不甚懸絕也。

回想我太祖開國時，有河套，有東勝，有開平，有大寧，有舊遼陽，是何等幅員？何等強盛？唐李翺有言「神堯以一旅取天下」，今不能以天下取河北，豈不痛哉！

累臣幽繫圜扉，席槁待斃，回想先監，觸目傷心，祗空抱杞人之憂，向誰灑英雄之淚？如九廟之靈憐鑒若愚血誠，願於伏法之後，遊魂為變，誓作厲鬼，俾敵之。金鼓無聲，而我之敵愾增壯，斯生雖無益於時，而誌或可酬於冥路，即所以上報國恩，下雪父恥也。

累臣非敢於談兵喜事之人，又非敢輕泄省中之語，惟念以羊易牛，非胡齕何以彰主心之仁？而楚王太子之賢，須鍾儀始達於晉，是以臚列於首，不憚亹。

卷八

○兩朝椒難紀略

光廟自元配孝元貞皇后郭老娘娘曾誕公主未育外；

有孝和皇后王老娘娘；誕先帝，即封才人者也。

又今上本生聖母賢妃劉老娘娘；即孝純皇后也。

又傅老娘娘；即懿妃，誕六公主、七公主。

又西李老娘娘；即誕生八公主，後因公主選婚時，始封康妃者也。

東李老娘娘；即莊妃，賢而無出。

又有趙選侍未得封號，極與逆賢、客氏不合，先帝即位之後，矯旨逼縊殺之。當臨命之際，將光廟賜過首飾金珠之類，列於案棹之上，沐浴禮佛，西向遙拜，痛哭良久，從容投繯，至今尚以宮人殯，無人肯為申雪。客魏仍矯旨將名下答應、近侍王亮等數人，各加酷責，降發南京，今見存可問也。

光廟莊妃東李老娘娘性仁慈寬儉，簡重寡言，儼若五六十歲，宮中多感頌之名位，素在西李老娘娘前。及奉先帝聖旨撫視今上，凡起居食息，責內外執事愛護關切，勝於親生者也。凡頤養聖躬，勤於學問，雖皆由天縱，然誘掖獎勸，蓋莊妃老娘娘亦間有力焉。

承奉徐應元者，逆賢之同官，塗文輔之老叔。先為承奉副，後將承奉正張忠退斥，而應元為承奉正，王文政為承奉副。應元既倚逆賢，借勢驕蹇，每叩見時，或揚揚自得，或笞詈左右，無所忌。莊妃老娘娘為人謹重寡言，負氣憤鬱，遂致病薨。彼時逆賢法正嚴急，宮中間有知是應元氣薨，不敢泄，是以應元在鳳陽病死，人多快之。

光廟臨御未久，三宮未備，痛哉！先帝后中宮張老娘娘，即懿安皇后也，河南生員張國紀之女。天啟元年夏，大婚禮成之後，客氏憚后賢明，遂於宮中捏言，后非國紀之女，云是重犯孫二之女也。其年秋，臺臣游士任以募兵之差，已陛辭瀕行，特上疏力劾客氏，蓋首犯凶鋒之第一人。故乙丑緹騎之逮，亦首及士任也。客氏甚恨之。天啟三年，張娘娘覺孕，客氏、逆賢乃逐去宮人之異己者，故托不更事之宮人、答應，一日張娘娘偶腰痛，受捶過度，竟損元子睿胎。

東宮王娘娘，京師人；西宮段娘娘，南直人，俱無出。

裕妃張娘娘者，已有身鋪，宮膺冊妃禮畢，逾期久不乳，且有違言。客氏、逆賢恚其異己，於先帝前力讚之，仍矯旨將宮人、內官俱逐於外，絕其水火，獨將妃封閉宮牆之內，無所飲食，經數日。後天雨，尚力疾匍匐於產溜之次，伏啖雨水數口氣絕。宮門外看守宮人回話，奏知先帝，將妃革封號，如宮人例焚化於淨樂堂，至今上登極始復封改葬如禮云。

成妃李娘娘者，天啟四年二月三十日誕生二公主，是日地大震，其後公主薨。值中宮張娘娘偶病，范娘娘即慧妃封皇貴妃者，復失寵；任娘娘即容妃，封皇貴妃，尚未誕生皇第三子時，李娘娘間侍先帝寢，偶暗為范娘娘乞憐，客、魏偵知之，遂矯旨革封絕食飲，欲如處裕妃故事。仍將內府供用庫管理內官李謙，以為成妃用事人也，即降發南海子，尋矯旨殺之。先時成妃見裕妃生生餓死，遂平居時，凡櫚瓦磚縫之中，多暗蓄食物，至此暗得竊食數日。幸客氏、逆賢怒少解，始退斥為宮人，遷於乾西某所居住，僅僅得幸存。至今上登極，特復其封號養膳，居於慈慶宮之某宮。

此外馮貴人等，或絕食勒死，或乘其微疾而暗害之。總因偶有違言，誤觸客、魏所忌，而置之死也。在先帝亦未如之，何也已矣？誰秉內政而忍令至此極也？嗚呼！

卷九

○正監蒙難紀略

故司禮監掌印太監王公諱安，字允逸，號寧宇，直隸保定府雄縣人。萬曆六年選入皇城內書堂讀書，撥司禮監為掌印馮太監保名下，已故秉筆曾任承天監守備太監杜茂照管。杜陝西人，耿介好學。監少之時，讀書習，多玩嬉，不勤苦，杜將監坐於凳上，用繩縛監股仿桌之兩腳，或書仿不中程，即以夏楚從事，其嚴督如此。及馮籍沒後，監以年幼未經退下，蓋張宏輩卵翼庇護之也。神廟二十年後，廉知監學問優博，性孤介，又有先監矩密薦，遂於光廟未膺冊立之前，御點為皇長子伴讀。光廟之乳媼姓曾，直隸人也。光廟升遐發引後，神主虞祭回，進德勝門，曾氏長跪路傍，伏塵號痛，時禮臣周道登等，大金吾駱思恭等感歎之。見吏科侯震暘疏，光廟生母恭妃王老娘娘居景陽宮，是以母子同住，曾氏毫無怠肆。光廟髫齔，曾氏即出宮不入矣。萬曆二十九年春，光廟移居慈慶宮，從此母子睽隔不相見，惟監擁護保衛之功為多。

及是年十月十五日，光廟膺冊立後，神廟點徐文兆為典璽局郎，韓本用為紀事，吳進忠為典璽局寫字，鄒義、王安、李實等伴讀，盧進為典膳，張忠、劉忠、劉朝等各為典兵等局官。陳應科、王輔等為近侍。及光廟大婚禮後，講讀漸稀，佞臣王輔、劉朝等日以鼓樂、毬馬、弓矢導引獻諛，甚而私向外廷指稱令旨，以囑托事情。初徐文兆與典兵張忠相爭，光廟奏聞，神廟震怒，俱降做淨軍墩鎖，皇貴妃鄭娘娘再三懇赦。後知其曲在張不在徐，遂復原職，而張忠遇赦不赦，至四十八年七月始釋，竟以病廢。此張忠非承奉張忠也，而徐文兆、盧進皆年老病卒。

先是萬曆四十幾年，王輔有罪，被東廠盧太監受奏，神廟下輔法司獄，輔在獄中益狂肆不悛，復將所使小廝打死，夜沉於井，事發問絞。至天啟六年，王體乾奉旨，五年大審，逆賢力救出之，後升天壽山定陵簽書，改姓馬，蓋輔亦監之仇也。所以逆賢臭味同焉。初光廟在青宮時，偶宮人王秋榮縊死，監執欲實奏神廟，而鄒義等恐滋事端，遂以病故奏聞。於是光廟每憚監嚴直，優禮雖加，而心疏畏之。乙卯五月挺擊時，光廟令旨稱本官云云。監視草也。神廟賜光廟銀數千兩以慰之，始升監玉帶。監是時已久謝病家居，幾年節冬至千秋等節，或入宮叩見，一日半日而已。近侍魏朝、施大用等皆監名下也。朝後改名王國，升管事，掌兵仗局印，天啟元年為逆賢所害。施大用素占風望氣，善躲閃得苟存。監既萬曆年間頻杜門養屙，時沉酣典籍，無書不窺，每寫扇送相知士大夫，而門多正人，凡事多效法先監之所為。先監形不魁梧，而耳白過面，兩目如曙星，闊口黑齒，然聲甚啞，十步之外人不能聞。監頗效其啞，蓋拘於惜氣養生之術，又以為先監之賢在皋陶之喑也，人多以此少之。

光廟登極，監匡輔秉政，凡潛邸著勞者各營求美印，監惟掌巾帽局一印，而納約自牖，知無不言。八月初六日，周朝瑞疏言「慎初三要」，光廟震怒，欲因金花銀兩杖朝瑞，賴監力救得降調。光廟孝養神廟皇貴妃鄭老娘娘於慈慶宮，及保全久事神廟管事牌子魏學顏、胡進、常雲等各升秩子告，及發內帑助邊，起鄒元標、王德元等議興大工。一月之間，善政種種，皆監獨力讚導之也。

監為人清臞多病，後服人參始漸腴，然不甚強壯，凡隨侍先帝朝講，皆賴人扶掖始行。初移宮時，亦曾聽魏朝之言，曲救逆賢之命，見《客魏始末》語中。監白皙，兩目炯炯，素與文書房金太監忠契厚，金所刊《御世仁風》列監名焉。逆賢擅政之日，此書人皆不敢蓄。後金亦蒙今上眷注，升秉筆御用監印。金性寬緩，而監性卞急，然同年契愛，無逾兩人者。先帝登極月餘，客氏寵伊始，曾欽賜客氏人參一袋，約重二三十斤，逆賢即攘奪抱赴監直房曰：天賜富貴，叩獻作湯用。其趨附諂諛如此。監自秦昌元年八月，至天啟元年五月，其直房先在乾清門裏之西南廊，後遷住於隆道閣西小房。每稱病靜坐，曾蒙先帝御書「輔朕為仁明之主」七字於扇以賜之。不常在御前，或有事，但挽拽一至而已。凡有文書，皆趙恩、張永齡等呈稟，監不開口明說，止於膝上或案上用右手食指作畫字寫字形，或眼語頤指，非久侍者不能通其意，間不能會意而致怒遭責者比比也。初監作伴讀時，杜任承天守備，叔侄曾失和，先監每調劑之。及監侍先帝奏薦杜某舊人多學，升秉筆未久任，以老病卒。又謀欲於留都，改葬馮太監骸骨未果而罹禍焉。監性雖峭直嚴急，然頗樂道人善，凡有寸長者，皆不忍泯。天啟元年三月，初興光廟陵工大

工，秉筆高公諱時明者掌內官監印，恐不勝任而辭印之第三疏有曰：微臣局量已盈，敝車難以任重云云。監擊節賞之曰：破車硬著好，路兒化得妙。此誰筆也？高公曰：本監寫字劉時泰也。累臣原名時泰，避光廟年號改此。監曰：名下果無虛士，老公宜厚遇之。高公至直房隨喚累臣慰勉，以銀兩錢幣旌之，且顧左右曰：怎得滿皇城官人，多好學讀書，如劉長官，我方喜也。又先監矩於萬曆乙巳冬，奏請神廟重刊《大學衍義補》，至卒後十餘年始刊完。累臣曾具草募化同會之人，捐資印造，焚化一部，以慰泉下。供安一部，以示永久。其單前弁言乃己未年罪中語。監後見而愛之，遂留置之案側，凡夙望多學，如邊靜寧、趙思諸人，間指示之曰：此我華中有志懷本人也。其獎誘後人如此。

監於天啟元年五月得告，隨奉旨著掌司禮監印，乃眺遊西山，辭不即赴。其疏有云：臣願領罪不領官等語。蓋一腔忠憤氣稍不平，致小人乘隙，攘其印而阻於內，又有邪人建議於外而阻其出，仍復構謀陷害以畢其命。方逆賢欲下手殺監，尚懷前救命恩，猶預未忍時，王體乾急欲掌印，遂以危言動客氏，客氏密向逆賢曰：外邊或有人救他，聖心若一回，你我比西李何如？終吃他虧。賢意始決。遂降監南海子淨軍，即升劉朝南海子總提督，令代宋太監晉，以宋長者不忍殺監，而朝敢任之，亦以朝平素與監不合也。朝到任之後，遂禁其家人，絕其飲食，今日改調某園，明日改調某鋪，漸漸危迫。一二村民不忍監餒，或暗餉一糕一餅者，即痛遠斥之。監饑甚，自於籬落間[A12D]刨蘿蔔，袖藏於夜半竊食之，又數日不死。朝欲徼客、魏之喜，遂密授意於下手者撲而縊殺之，備見崇禎元年十二月內曹太監化淳等參丁紹等疏中。

初監奉有掌司禮監印之旨也，原擬疏辭，再奉溫旨即出，不意科臣霍維華有疏規刺，監以抄揭差名下曹公見高公。是時，高公已居林下，頗為谘嗟，然已無可奈何。又經略熊廷弼再起赴遼，雅敬重監，及都憲鄒元標等後聞監亡，咸為之流涕悼惜也。監受窘未卒之先，秋雨霖霪，霏微慘黯，天日無光，怒風悲號，高公徐步簷前，仰天歎息曰：王老爺難矣。又數日復密向累臣曰：我夢王老爺青衣小帽來見，默而不言，其必西歸乎？主仆私語，淚不覺盈盈下，恐人見隨拭之。累臣得《舊唐書·列傳》讀之，有張柬之等五人不得令終狀誦與高聽，又至別讚有曰：天地為籠，去將安所？更心如刺，促收之不忍聽焉。至翌日，聞監果死矣。時辛酉九月二十四日也。其名下惠公進皋、曹公化淳、王公裕民、楊公春、張公若愚等，皆重責，酷刑備至。凡發南京者，晝則墩鎖，夜則打更。曹公等數人先在北京更鼓房打更，不數月亦發南京。又文書房趙恩數人、張永齡、寫字史輔民皆監之經理本章者，及監掌家張和等俱被逆賢害死。

嗚呼！惜哉，監之為人也！器宇嚴毅，鶴立昂霄，始惑魏朝之言力救逆賢之命，而認賊

為子，誤中妖媼之諂，遂為所圖。視王體乾為道義友，卒攘其位而斃其命，世事糾紛謬轕，誠有出於意料外，真不可以成敗論英雄也。當辛酉五月初，高公最先告病候旨，詣河邊直房，監尚在官，曾具密奏薦留高公，內引云「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句，高公力止之。若此奏曾上則高公必繼監受害，豈能至今日哉！自光廟寵眷西李老娘娘，遠在東李、傅兩位老娘娘之上，監恒不懌，見西李老娘娘未嘗叩也。西李老娘娘下用事之李進忠、姚進忠、劉遜、劉尚禮、薑昇等諸人，招權納賄，無所不至。既移宮之後，便該以正義尊崇。神廟昭妃劉老娘娘，俾先帝朔望朝謁，盡承重之禮。凡有應議之事，間有奏請，一一施行之，亟屏退客氏於外，而制馭逆賢，優以金帛，隆其虛銜可也。乃西李既退，而客氏炎炎，體乾縮朒，而逆賢日盛，誰作厲階毒痛中外哉？於此見監讀書極博，呂極高，守極介，性極骨鯁，有大臣風。其實於經國之體，圖事之機，曾不無疏漏，蓋有未能盡善者焉。悲夫，痛哉！當今之世能再得憐才勉學之人如監者，誰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非天哉？今上登極後即沾恩恤，崇禎二年夏，曹太監化淳等復具疏，催部覆改祠額名「復蒙聖恩」，賜祠額曰：昭忠。為後世榮也。監廣交遊，善貿易，靈濟宮西有布鋪一處，歲出息若干，各處房租又若干，是以雖處青宮冷局二十餘年，而財用充裕，未嘗乏也。監又善書好奕，奕或輸則必詭著以求勝方已，又矜滿孤立，卞急馭下，頗為知道脫俗者惜之。是以知其涵養，尚未純粹如先監矩也，或亦各成其是而已矣。

卷十

○逆賢亂政紀略

王體乾既掌司禮監印，逆賢既竊柄，遂升梁棟、諸棟、史賓、裴昇、張文元為秉筆，而殺王太監安，復驅逐原選熹廟張后之劉克敬於鳳陽而亦矯旨殺之，擯斥掌東廠之沈蔭而畀宋晉，驅逐大臣王紀。滿朝薦鍾羽亞等詞臣，又震孟等建言，劉宗周、王心一等托心腹掌班劉榮結交閣臣沈淮，導上於武，暗通線索，設立內操，差劉朝、胡良輔、紀用等往山海關送器械，實所以開內鎮守之基也。巧留客氏於內，箝制宮壺，先殺光廟之趙選侍，後殺熹廟之裕妃貴人等，如刈草菅，又革成妃李娘娘之封，絕食幾死。夫以刑餘賤品，而專擅無忌，悖逆凶殘，如此名之曰：「逆」，不亦宜乎？又導引先帝在宮中習放鳥銃。天啟元年失記月日，有御前暖閣王進，在先帝前放銃，銃炸，將進左手打得無蹤，幾危聖駕，改升王進天師庵草場貼場。四年六月十五日午時，南方有五色雲起，一段鮮明，良久漸散，靈臺占曰：是為景雲？此喜色也。又曰：文士入用。七月，六科廊災。五年二月內，視太學，逆賢、王體乾擅改儀注，凡賜坐大臣不得賜茶，逼先帝速還宮。

至五月十八日祭方澤壇回，即幸西苑，本日申時後中宮張娘娘已回宮，客氏同逆賢共在橋北淺水處大舟上飲酒樂甚。先帝與體乾名下高永壽、逆賢名下劉思源，皆十七、八歲小璫，在橋北水最深處泛小舟蕩漾，上身自刺船，二璫佐之，相顧歡笑，若登仙然。忽風起舟覆，二璫與上俱墮水，船上金大壺酒具盡沒。當時兩岸驚嘩，皆無人色。逆賢、客氏手足無措，逆賢亦自投水，然遠不濟事。最先奔趨入水救先帝聖駕者，管事談敬等也。高、劉二豎子皆淹死，後贈升乾清宮管事。本年七月十五日，逆賢親赴大高元殿作法會，瞻禮放河燈追薦之。蓋擅權淫縱者逆賢，而秉筆掌印者體乾也。九月，先帝賜忠賢、客氏各金印一顆，方二寸餘，四爪，龍鈕，玉箸篆文印九字三行，曰欽賜顧命元臣忠賢印，日欽賜奉聖夫人客氏印。每顆金重凡二百兩，鑄刻者御用監也，篆字者中書也，戧金龍印盒則內官監也。先是萬曆年間乾清宮、坤寧宮災，皇后之寶被焚。及四十二年，福藩之國，中宮例有與王妃戒諭一道，須用寶鈐識，垂之久遠。神廟軫念匱乏，命御用監以梨木雕刻代用之，模篆者中書謝稷也。終孝端顯皇后世，中宮寶竟未補。是時體乾頓忘之耶？今諛逆賢、乳媼而屑越浪賞，殊可惜焉！又天啟六年夏，體乾等奉敕到司大熱審，忍悖祖宗欽恤之意，重笞戚臣李承恩五十，以博逆賢一笑，其開廷杖之端。令重打萬工部燝、吳御史裕中，斃於杖下皆眾耳！眾目所共曉者。至於逆賢下之掌家王朝用，係體乾結義契厚同年兄弟，所以逆賢擅政而體乾安，二十四款等疏上而逆賢安。及逆賢事敗籍沒，其無辜株陷者比比，而朝用復安，無非彼此庇護網漏吞舟，是之謂已。

按南樂相公之通內也，實自天啟四年十月初一日享太廟遲誤，被臺省參劾，遂生生逼上陽關路，始與逆賢通焉。凡有書劄，皆用閣揭摺子，親筆行書，外貼南紅紙簽，題曰：內閣家報，釘封鈐曰：魏廣微印。送至惜薪司掌家王朝用，朝用仍外加封識畫花押，差心復官人齎送逆賢直房，係李朝欽收掌，而李永貞、石元雅、塗文輔念與逆賢聽，各命家下官人照將姓名抄小楷折子藏於袖中。崔呈秀之通內也，始自呈秀之舊居停許秉彝導引，凡有字帖及《點將錄》《同志錄》《天鑒錄》，俱將原本付朝欽收掌，而永貞、元雅、文輔，亦各命照抄小楷折子藏於袖中，每日早齊付逆賢直房，按名回話，今日升官本內有無折子姓名，參官本內有無劄子姓名，面同簡舉，罔敢異同。』其永貞之劄，則累臣所代抄謄者也。是以目擊最真，蓋傳遞線索捷如桴鼓。秉彝係元雅掌家內官監管理大工，催攢各省大木者也。朝用以逆賢掌家帶御乾清宮管事，凡永貞、元雅、文輔及劉應坤、王朝輔、孫進等，每日見朝即叩頭稱「老叔其侄」，王永祿亦驟蔭至都督同知，則勢焰可知也。

逆賢奢侈性成，服色僭制，出外戴束髮冠，端陽懸珍珠牌穗。而內織染局之掌印齊良臣，及南京內守備楊國瑞等、劉文耀、胡良輔、胡濱等，各代為繡造，或褻衣襖褲而金線蟒

龍，或方補戎衣而蒼龍頭角，較藩王止欠一爪，比御服僅讓柘黃。至於按節令應景製造，更從古以來所未有者。而晏然服飾，恬不為異，且性貪饕善飲啖，尤好啖犬肉。秉筆塗文輔、管事劉忠，每自鄉間烹來，於乾清宮大殿內以享逆賢，既飽飫，令其眾名下手奪口啖，須臾立盡，以為笑樂。說者曰殿內有神明，逆賢了不畏懼，其恣肆傲誕如此。目中知有朝廷乎？逆賢罪罄竹難書，茲聊記其亂政之略若此耳！

卷十一

○外廷線索紀略

天啟四年三月十九日，科臣傅櫆參汪文言，既逮詔獄，罪不可測，計無所出。至五月二十九日，憲臣楊漣參逆賢二十四罪之疏上矣。奉聖夫人客氏者，先帝之乳媪也，久與逆賢私。司禮監掌印王體乾柔佞貪狠，實黨附逆賢之元凶戎首，賊害椒紳之主盟國老也，與客氏日在御前讚逆賢，巧法庇護，軟語乞憐，而秉筆李永貞等復幫助之。凡文武大小七十餘疏，概置不聽。賢既得瓦全，便從此改心，放手為惡，無所忌憚，實楊公此疏激成之也。其後將體乾名下李晉升秉筆，田玉升正陽等門提督，李永貞掌巾帽局印，石元雅掌針工局印，塗文輔掌御馬監印，而文書房之王敏政、李守質、楊國瑞等各賞有差，皆酬保安之勞。賢之賞掌班紀用及劉應坤復差往遼東，亦所以酬之也。昆山顧相公等因楊公疏有「門生閣老」字樣，嗔之；南樂魏相公於是年孟冬之朔，又失誤享廟大典，遂與外廷大相水火。乃以己意用墨筆間點《縉紳便覽》一冊，極重者三點，次者二點，又次者一點，閣部詞林葉向高、韓爌等、何如寵，錢謙益、成基命、謬昌期，姚希孟、陳子壯、侯恪、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周宗建、李應昇等約六、七十員，密付逆賢，皆目為邪黨，托逆賢於御前借事擯斥，而昆山居然首揆矣。體乾倡言開廷杖時，原欲杖林御史汝翥，以危福清林逃未獲，偶值皇第三子薨逝之變，工部郎萬燝適遭其毒。批此本者，李永貞從臾御筆；改此票者，體乾阿逆賢也。天啟五年十二月，又杖斃吳御史裕中。凡在午門前喝令重打，屢換人尚嫌輕者，體乾輩也。

初，讚崔呈秀傳遞線索者，許秉彝也。其年十二月，復逮汪文言。至五年春與大工後，逆賢指稱看工催工名色，無日不與呈秀面會，即屏人密語，移時方散。或授受害人姓名，如天鑒等錄之類，逆賢奉為聖書，心甚悅之，以為崔家疼我讚我，設法報仇出氣也。一時捏詞獻諛入告者梁夢環、李魯生、曹欽程等也。五日一比，追贓之嚴旨，四六駢儷之溫旨，皆昆山等所票擬也。閣中俱有底簿可考，中書官可證也。凡逆子良卿之獎敕、誥券文，皆內閣詞臣撰擬，用紅掩面揭奏，亦閣中有底簿可考也。凡內府衙門及閣揭擬票，

一應中旨創草者，王體乾、李永貞、塗文輔也。甲子之冬，南樂魏相公既手點《縉紳便覽》一本，又手寫所欲起用之人，黃克纘、王紹徽、王永光、徐大化、霍維華、阮大鋮等五、六十員，各加三圈、二圈不等，密付逆賢，自為正人，陸續點用。至乙丑之後，崔呈秀密付逆賢之《天鑒錄》者，首列東林渠魁葉向高、韓爌、孫承宗、劉一燝、趙南星、楊漣、惠世揚、高攀龍、左光斗、孫居相、李邦華、喬允升、王洽、曹於汴、李騰芳、錢謙益、姚希孟等，次列東林脅從孫鼎相、徐良彥、熊明遇、沈維炳、熊奮渭、侯恪等。其後又列真心為國，不附東林，顧秉謙、魏廣微、王紹徽、馮銓、王永光、霍維華、徐大化、周應秋、薛貞、崔呈秀、閻鳴泰、王在晉、楊維垣、卓邁、倪文煥、李魯生、吳淳夫、孫國楨、劉廷元、亓詩教等若干人。《同志錄》者，首列輔臣，詞林部院諸臣卿寺則陳宗器、韓繼思、易應昌、張潑等，臺省則黃尊素、李應昇、劉芳、張慎言、惠世揚、房可壯、章允儒、劉宏化、蔣允儀、遊士任、侯恂等，部郎常博則賀烺今改名世壽，張光前、孫必顯、汪始亨等，藩臬俱失記，任子貲郎武升則趙隆美、許念敬、張念堂即張懋忠等若干人。最狠最重者三圈，次者二圈，輕一圈也。《點將錄》者，首曰：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鄤、霹靂火惠世揚、鼓上皂汪文言、大刀楊漣、智多星繆昌期等共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旱地忽律遊士任等共七十二人，原不曾詳開姓名，計魏廣微點的便覽，該處的並親筆所寫該用的黃克纘等六、七十人，即付永貞、元雅、文輔抄小楷折子。又崔呈秀遞入《點將錄》、《天鑒錄》、《同志錄》並《東林姓名》共四個折子，隻永貞、元雅、文輔三人各袖藏一分，御前傳出削處某人，人多驚訝，以為聖上怎就知道某係邪黨，某係門戶，某係熊廷弼姻家，某係劉鐸宗族，某係程注之子，以為是東廠密奏事。其後年月漸久，逆賢、李朝欽及李石塗亦不甚避人，凡行一事即公然曰：某係某錄某折有名。各家官人始知所由來。體乾、永貞等身在事中，累臣亦目擊耳聞最悉，恨彼時不曾設法暗抄下全名為今日印證耳！自逆賢擅政，從來先帝中旨非由一路而至，如鬥靡見長，如寶璽呈祥，如元凶已放，如遼東復內臣鎮守，如處各省考官之類，則昆山、南樂稿也，如朕方云云，而曰云云以擠去。南樂如纂修三案引祖宗設立紅牌一節，皆崔呈秀等稿也。如先日拿汪文言及擠蒲州之去，拒高陽之朝，皆昆山謀首輔之線索，南樂擯高陽之狠著也。譬之鎖未至而鑰已密入，捷如袍鼓，外廷何由而知耶？

天啟六年春諫止內官鎮守者，貴池丁相公有單疏力言，不可以為分將吏之精神。害一、掣戰守之肘；害二、文武相害，陰嗾鼓噪；害三、維清兵清餉一利，查功查罪一利，然關門之計，不過一言申嚴軍法而已。我太祖禁內臣不得典兵，世祖罷除鎮守等語，而體乾逆賢憎之，遂奏請先帝留中不報，凡留中之本，各有白套裝盛，寫職名詳注年月於外，收於御前大堅櫃內。天啟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先帝賓天，二十三日聞御前燒毀字紙甚多，

想同時一概焚之矣，各人或有疏草也。涿州馮相公票擬，樞臣王承光覆差內臣鎮守疏時亦曾具揭力諫，然非特疏如貴池所奏也。凡彼時閣中送票者，文書房李守質、楊國瑞、王敏政、翟國楨等，捧匣者侯保山、馬昇、張宗赤等也，每至閣中有話硬傳，全無敬禮輔臣之體。

初南樂欲專政，遂於告病之際，求逆賢密奏，先帝特諭，分票商量，又引世廟時「必不敢如此」等語，又托逆賢請先帝照神廟時故事，用一筆勾法，將門戶之人按所點便覽勾去，此事皆李魯生造謀也。至於呂維祺、張宗衡皆不與，南樂同心也。又史部文選司謝升起用到京，見光景不好，遂勉完一選，潔身勇退，且以書勸南樂停止中旨，大拂南樂、逆賢之意，李魯生是以有旨不從中出，而何出哉之疏也？又史記事、黃汝良亦各有書，以大義責南樂，咸拒而不納也。此三事永貞於逆賢處見過原書，愛其辭氣，袖到直房，曾著累臣抄謄，皆實事也。乙丑春闈，昆山南樂入場主試，於二月十五日前後，南部臺臣楊棟朝有本糾參王之臣。先是南樂所寫，欲起用五、六十人之內，惟之臣姓名有四圈，餘者一、二、三圈而已，逆賢力奏先帝，遂口傳特留此，實從來異政緣之臣邊才不易得也。又萬曆丙辰進士劉鐸，江右名士，博學善書，廷試日偶欽酒過當，將試卷多寫逾格，排列不下，讀卷諸臣街名，遂失鼎甲，人多惜之。曆任刑部郎中，天啟乙丑秋陞揚州知府。其在京時，曾與梅檀寺矮僧本福往來。僧求鐸寫扇數把，適未印圖書，後差家人持圖書到本福處，於扇上補用。而廣東歐陽暉者，亦久與本福來往，偶到寺用拜帖紙寫詩三首，內多怨望失平語，鐸仆不解字容，本福將鐸圖書鈐暉詩紙尾，粘之屋壁，被錦衣衛人偵知，揭詩參鐸，會倪御史文煥等憚鐸在揚嚴明，遂托崔呈秀嗾逆賢矯旨逮鐸到獄。後詳詩句內有「彈射逐臣」等字樣，鐸係遷升官，大大類，始知圖書雖鐸姓名，而詩則歐陽暉作也。遂復逮暉面質，與鐸無干，得復任。初鐸繫獄時。見戚臣李承恩擬辟，丙寅熱審，又被王體乾狠打五十，心竊憐之，密與方御史震孺極力營救，益觸逆賢之怒。時巡捕營把穀應選者，王體乾之侄婿也，與提督張體乾復巧砌羅織成獄，刑部尚書薛貞將鐸責二十五板，援詛咒祖父母律立決於市。今上崇禎元年夏，張體乾，穀應選俱正法，二年秋後倪文煥決於西市，四年九月薛貞瘐亡於獄，中外始快其報云。

卷十二

○各家經管紀略

王體乾名下管文書官人薛光祚，天壽山某陵掌印，今閑住；田玉曾任文書房，閑住，逆賢感之，起升為正陽門提督，天啟七年十一月升秉筆，今閑住；趙本政曾任乾清宮管事，

掌尚衣監印，日在御前，後為李永貞所忌，差往高橋督修關帝廟工程，今上登極復管事，閑住；劉文忠曾任文書房，閑住，又任大同監視，謫南京後為民。已上三人，俱文書房掌文書寫字出身。李晉正陽門提督，天啟四年夏，逆賢升晉秉筆，閑住，並田玉等三人，俱於崇禎十二年籍沒體乾時，株連下刑部獄坐斬，十三年冬體乾瘐死，十四年夏晉等四人遇赦，俱改充軍。本政已斷葷酒，皈依釋氏，居然一頭陀也。何失其名？陳失其，名馬，號文軒，失其名。鮑永吉，曾任暖殿，退出。因籍沒體乾時，馬、鮑二人逮東廠，俱督廠李太監承芳刑斃於獄，其司禮監名下則田維章曾任典簿，護送桂藩之國，今閑住樊秉忠、張忠素若干人也。凡有在先帝御前牌子如高永壽、任昇等，不備載也。

逆賢下管文書房念本章，念東廠事件，寫各邊諭帖等項。官人劉榮，曾任兵仗局管理，在局居住，今故。苗全曾任李太監浚及先監矩，後任懋勤殿、暖殿宮內教書，又侍宋太監晉、劉文正，今故。紀用曾任遼東，鎮守錦州。蘇雄原係文書房掌文書出身，今故。陳福壽原係文書房出身，掌文書，在鐵獅子胡同住。夏鑒曾任宮內教書，入門日淺，遠不及蘇陳二人也。李朝欽，今故。裴有聲降發南京，今為民。李失其名，別號秀才。馬升原是文書房捧匣出身，別號馬長子，曾任惜薪司總理，今發南京改為民。諸蠻子江西人，失其名。其司禮監名下則趙秉彝、金良輔、孟忠、劉應坤、石元雅、塗文輔、孫暹、王朝輔、楊國瑞、蘇應宣、邱洪緒、李守貞、李應詔、劉興等若干人，其在先帝御前做官，掌各衙門印，及外方鎮守者俱略，載在逆賢羽翼款中。

梁棟下管文書官人趙奉、馮失其名，司禮監名下翟國楨等若干人也。

李永貞下管文書官人孫光祚，原文書房寫手出身，今侍王公文政、吳有兆，曾任乾清宮牌子，今故。劉若愚今繫獄擬斬，後蒙改絞，今在獄。丁紹呂內官監管理大工，領敕有名，今侍司禮監掌印。高公時明、賈如皋等，俱曾與若愚打發永貞，批文書或效輪流抄謄之役者也。其掌家則王成德，崇禎元年六月追贓畢，降更鼓房淨軍，今故。

石元雅下掌家許秉彝，曾任內官監管理，天啟七年冬降淨軍發鳳陽。陳應祥號雲麓，今見侍東廠王公允祚，今升乾清宮管事。黃國祥曾任文書房，閑住，故餘不知姓名。

塗文輔下管文書官人劉秉德，曾任暖殿，今退出。張國寧曾任管櫃子近侍，今侍金公忠。殷良弼曾任宮內教書，今侍掌印高公時明，故餘尚二三人，不記姓名也。凡點將等三錄有名，或密帖有名之人，遇升官或參官木內有名者，則自乾清宮大殿內發下片紙，各直房官人即於進士履曆及縉紳便覽查寫，是誰門生，父是誰，那里人，那科出自，抄帖回

報，以聽施行。一日欲處錢受益以為錢謙益之昆仲也，又一日欲處黃願素以為黃尊素之昆仲也，各直房執事之人細查籍貫、父母姓名，逆賢始知其不相干方已。凡每日票本奏下，各秉筆分到直房，即管文書者打發本管公，公一本一本照閣中原票用朱筆謄批，事畢奏過，才打發。此係皇祖以來累朝舊制，非止今日一家一人如此也。自李朝欽、裴有聲、塗文輔、馬升、丁紹呂、賈如皋、許秉彝、陳應祥、殷良弼諸人俱於各直房曾見過，甲子冬魏廣微黑筆所點《縉紳便覽》，及親筆所寫應起用黃克纘等六、七十姓名，並乙丑之後崔呈秀所逮《東林姓名》、《天鑒錄》、《點將錄》、《同志錄》各折子姓名者也，其折五、六種，俱永貞臥房內收，非若愚等掌管也。如諸折子姓名，並墨筆所點《縉紳便覽》果出自永貞，若愚捏造便駢首所甘，但實自外廷遞入，若愚以猜防疏斥之人效輪流抄謄，賤役始則懸坐曰：主使。後復懸坐曰：加功。至崇禎十四年春，遇皇恩大赦，於大理寺會審明明白白，蒙內閣範注，若愚有詞，復遺落姓名不覆，反將撒潑狠罵之石騰為首，打滾放刀，恣肆混鬧之申得忠增入。此二人者似皆不曾注有詞者也，乃俱狡潑得生，可謂有天日王法也耶！

卷十三

◯本章經手次第

凡每日通政司使封本到文書房，回知該正公，公即付掌文書周近侍進朝等拆開口占注，語略節，旁有寫手一人，執筆草稿文書單畢，連本付捧匣者，如侯保山、李黑子、張大漢等，失其名，請本至乾清宮大殿內，付王體乾、梁棟、李永貞、石元雅、塗文輔分投互看。凡有要緊處，即鈐闊一寸許白紙條復於本上下，空紙處用指甲捏一痕，有應關白逆賢者，永貞三人爭先朗誦，體乾助為講解。逆賢聽畢，公同商量區處，南樂相公及崔呈秀等密遞姓名，著數行事，每日閣中封來票本，亦文書房拆開。呈體乾等分投互看，如不合逆賢意，應改者及內有錯字或稱頌逆賢該出溫旨者，亦各鈐紙條捏痕為記，每日申後曾極門接實封文書，文書房轉呈體乾等，亦先於大殿拆開，如有前項密遞線索姓名，亦鈐紙條捏痕為記，以便次早奏請施行。除體乾等五人，絕無敢擅捏痕鈐紙條者。其紙條於傳票、改票時除去，而指痕之本今尚存各科也。已上通本票本晝間事，惟曾極門封本雖眾官大殿內看過，尚恐未遍未詳。捧匣者又自日暮為始，先到日精門體乾直房，次到西南攢角逆賢直房，次過月華門到梁棟直房，到石元雅直房，到塗文輔直房，次再過仁蕩門到李永貞直房，各家都有經管文書、識字官人，如若愚之類者，立於案傍一本一本打發各家，本管公公細查看，或延至二更三更始完，惟在文書多寡何如？捧匣者宮中亦有直房一間，每日晚間膳房例給酒食，供給每夜文書，看完方由仁德門縫叫應門外官

人，將門縫拭淨，裏外各執燈籠查數遞出，呈文書房，該班眾公公看過，仍交與掌文書周近侍等並寫手官人，從新燈下開寫停當，於五更攢點。頭次宮開後，都將是日早事應奏文書，捧至日精門體乾直房復加查看，通本若干，批紅該發若干。比至天將明，仍復全到。是日該正秉筆直房，亦查看一周，每晨奏先帝覽文書。時逆賢、永貞、元雅、文輔，先將應處應點姓名及應改票帖俱托體乾口奏，曰：萬歲爺某係門戶，該處某票某字當改，或從臾。先帝御筆親改，惟梁棟不經管魏廣微、崔呈秀等事。而逆賢不識字，從來不批文書，不輪流該正，然頗有記性，隻在御前讚揚附和，植黨徇私，或危言冷語挑激聖怒。凡奏文書之時，管事牌子皆屏息遠侍，不敢近前。至於一本一本口奏姓名、黨逆朋比者，王體乾也；幫助逆賢查姓名，李永貞、石元雅、塗文輔三人也；其秉筆梁棟、孫進、郝隱儒俱不能干預一字也；其讚逆賢執掌收藏姓名原本，及外來雜帖者李朝欽，而造謀殺命密遞線索害人者魏廣微、崔呈秀也；一切削奪勒限追贓諸嚴旨，皆內閣顧秉謙等票擬，非中旨見，有閣中底簿中書官可證也。擠蒲州、烏程、聊城者，南樂也；擠南樂者，崔呈秀也。詔獄鍛煉承指下手者，許顯純也；謀興大獄，私圖報復者，崔呈秀、徐大化、霍維華等也；殺義仆韓三欲構成賄案，牽連蒲州者，楊維垣等也，維垣雖以中旨起官而未甚大者，因為讚座師徐紹吉攘戶部左侍郎缺，為南樂銜之，而曾向逆賢譖之也。危哉！狠哉！至今言之，猶令人色變心顫。按南樂既罷相臨行時，亦具厚禮於逆賢、體乾等，其扇上親寫詩曰：「秋雨沉沉夜未央，薊門有客欲還鄉。關心社廟愁先結，灑淚君臣念不忘。蒼狗白雲仍變幻，傾葵捧日但悲傷。故人回首雙龍遠，離思還從潞水長。」及抵裏仍各以厚饋彌縫之，恐呈秀等下石也。

卷十四

◯客魏始末紀略

魏忠賢原名李進忠，直棣寧肅縣亡賴子也。父魏志敏，母劉氏，妻馮氏，生女魏氏嫁楊六奇者是也。賢無子，家貧自宮，妻改適他方，人不存。萬曆十七年選入，隸司禮監秉筆掌東廠太監孫暹名下，派與御馬監劉吉祥照管，劉之墓今在碧雲寺下北山坡者是也。後復本姓曰魏進忠。中官規矩，本管者視甲科之大主考照管，老叔者視房考，同官者視同門本管之於名下，照管之於侄子，猶座師之視門生，亦若父子焉。

忠賢少孤貧好色，賭博能飲，啖嬉笑喜，鮮衣馳馬，右手執弓，左手彀弦，射多奇中，不識文字，人多以傻子稱之。亦擔當能斷，顧猜狠自用，喜事尚諛，是其短也。素好僧敬佛，宣武門外柳巷文殊庵之僧秋月，及高橋之僧愈光法名大謙者，乃賢所禮之名衲也。

如碧雲寺僧，則酒肉勢利不足齒矣。徐應元亦孫暹名下也，於賢同年。神廟時，四川稅監邱乘雲係暹掌家，又徐貴者，亦進名下，於賢為前輩，而為乘雲在京掌家。逆賢日與應元、趙進教為嫖友，呼盧飲博罔論晝夜，逆賢因囊橐乏，遂遠赴四川見乘雲為抽豐計，徐貴備將賢亡賴狀已申報房中先布之，賢不知也。及到，邱大怒訶罵，倒鎖賢空房中，絕飲食欲斃之。時僧秋月遊蜀，偶見邱，是時賢不食已三日。僧力為勸解，邱勉從之，僅給路費銀十兩遣回。僧憐賢，仍為致書馬謙囑令厚遇之。謙於嘉靖四十一年選入，歷升內宮監總理，又皇貴妃鄭娘娘下宮人林廷宮女，謙所侍也，最有時道，凡逆困乏，謙每資助之。徐貴又在京具揭先監處，以魏某私往四川云云，乞行重法，亦賴謙救止之。賢自此在甲字庫漸裕，掌庫李宗政，賢之前輩也。光廟在青宮淡薄，先帝既誕之後，生母才人王老娘娘無人辦膳，賢遂夤緣入宮，辦才人及先帝之膳，其介紹引進者近侍魏朝。朝乃王太監安名下，光廟久寵信之。安素剛正，主持一宮事，魏朝朝夕譽賢，安為朝所惑，頗信之。朝初與先帝之乳媼客氏暗相厚，以侍安及答應先帝多不暇，而賢遂乘間亦暗與客氏相厚，分朝愛焉。賢性狡猾，指稱辦膳為名，於十庫諸內臣如藥張等，皆騙其食料，醯醬或財物、玩好，以至非時果品、花卉之類，必巧營取之，而轉獻先帝以固寵也。及才人娘娘崩，東李老娘娘位列在前，時西李老娘娘擅專宮之寵，固要光廟奏請神廟，又密懇皇貴妃鄭老娘娘奏請神廟，將先帝托西李老娘娘看管，又今上亦屬看管，並西李老娘娘所生，皇八妹者，共乳媼三人在宮。客氏原先與朝厚，既暗與逆賢又厚，一穴兩蛟，爭競必至敗。而朝之為人也，佻而疏；賢之為人也，憨而壯。泰昌元年八月初一日，光廟登極，擬冊立先帝為東宮。是時逆賢尚列庫銜，暗與客氏深謀，遂相與刻意擁戴王太監安，而客氏又巧逢迎之，無不可者，遂充東宮典膳局官，此缺客氏力也。九月初一日，光廟升遐，先帝暫居慈慶宮，科臣楊漣時為給諫，疏參逆賢，賢無措，泣懇魏朝，朝在王太監前力營救之，遂得旨著司禮監，查明具奏。

賢先年原名李進忠，遂將西李娘娘下用事之李進忠算作一人，以欺外廷，其實皆朝力也。朝與賢既客氏私人，曾結盟為兄弟，賢居長而朝顧次之，稱曰：大魏，二魏。及先帝即位數月，二人因寵漸相冒嫉，於乾清宮暖閣內醉罵相嚷。時漏將丙夜，先帝已安寢，而突自御前哄起，司禮監掌印盧受、東廠鄒義、秉筆王安、李實、王體乾、高時明、沈蔭、宋晉等皆驚起。是時逆賢已升秉筆掌惜薪司印，魏朝已改名王國臣升乾清宮管事掌兵仗局，並跪御前聽處分。盧受、鄒義等侍側眾咸知：憤爭由客氏起也。先帝玉旨問客氏曰：客你爾祇說，爾處心要著誰替爾管事，我替爾斷。客氏久厭國臣狷薄，而樂逆賢憨猛好武，不識字之人樸實易制，遂心向逆賢，而王太監安久中客氏逆賢諛媚，且心惡名下之人作此醜態，遂打國臣一掌，勒令告病往兵仗局調理，離御前矣。此時逆賢尚名魏進忠，始得專管客氏事，從此無避忌矣。先帝端拱於上，惟客、魏之言是聽，而尾大不掉之患

成焉。後國臣被斥，逆賢嬌旨發鳳陽，在逃復於薊北山寺中搜獲，使人於中途邀截至獻縣縊殺之。

按國臣保衛先帝聖躬最先，曾共臥起，頗著勳勞。及登極，晉秩貴近、御筆改復姓賜名，特掌美印，受寵眷不在賢下。嗟哉！王太監安何不留國臣以制逆賢？或不然就將賢與國臣坐以驚御之罪，而一並先黜？候大婚禮成，優客氏以金帛，而亦黜之外監，何明於防西李老娘娘之垂簾，而昧於防客氏之淫橫也？嗚呼！知經而未知權耶？抑拘理而寡於術耶？奈何自翦爪牙，束身入井，殃遺身後，禍及椒紳？若王夷甫諸人真不能辭其責矣！千古之下有餘痛也。

初天啟元年，四川稅鹽邱乘雲撤回京，賢差外司房李茂春號完素者，遠迎至畿南，邱賞銀三十兩，李先入隆宗門外直房回話，賢為之淚落曰：我先年被徐貴譖害，止給我十兩路費，今賞爾如此，便三倍我了。歎息者久之。其後徐貴竟為賢所害，而邱之令終復賴賢，喪葬如禮，中外榮之。初祖宗舊制，於乾清宮東設房五所，西設房五所，俱有名封大宮婢所住，所以正名分，嚴等威也。泰昌元年冬，客氏遷乾西二所，先帝親臨為之移居，升座飲宴，鐘鼓司官邱印等扮戲承應，司禮監盧受、鄒義守居，而王安、王體乾、高時明、沈蔭、宋晉隨侍，另設吃膳處於所內側室，猶孔聖之有四配焉。客氏自此在宮中乘小轎，撥內官近侍抬走，儼如先帝嬪妃之禮，缺一青紗傘蓋，而茵褥之精美為尤勝也。天啟元年後，改住咸安宮，各衙門答應錢糧比御前更吃緊，夏則大涼棚貯水無算也，冬則大地炕貯炭無量也，其驕奢僭越真日異而月不同。凡客氏生日，先帝亦必臨幸，陛座歡宴，賞賜無限。每日先帝所進之膳，皆客氏下內官造辦，名曰：老太家膳，聖意頗甘之焉。舊制司禮監掌印，掌東廠秉筆，大膳房遵照祖制，所造辦之膳酒，乃隻為具文備賞用而已，希進御也。初王體乾、宋晉、魏進忠三家，每月挨辦膳。天啟二年，進忠改名忠賢。四年以後便是王體乾、魏忠賢、李永貞三家輪流辦之，遇閏月則各四十日算之，惟客氏常川供辦，共四家矣。每家經管造辦膳羞掌家等官數十員，造酒醋醬等項並葷素各局外廚役將數百人，此紫禁城之外者。至於乾清宮以內，則每家各有領膳，暖殿四員管果酒，暖殿二員請膳，近侍四、五十員已上，皆穿紅者也。又司房管庫房、湯局、葷局、素局、點心局、幹碟局、手盒局、涼湯局、水膳局、饋膳局，管柴炭及抬膳，又各內官百餘。若愚係承貞項下管文書兼管膳掌班，欽賞花名可證也。此皆係外衙門穿青者也。按先帝所進之酒，曰秋露白，曰荷花蕊，曰佛手湯，曰桂花醞，曰菊花漿，曰芙蓉液，曰君子湯，曰蘭花飲，曰金盤露，名色可六、七十種，皆先朝舊戚臣魏士望、傅方佐、逆賢外宅造辦，而轉於御茶房進之。大工告成，升士望玉帶，實酬其醞釀力也。

按御茶房職司上用茶酒，閑雜人無敢輕入者。逆賢擅政，自王體乾起至暖殿近侍，止俱得私向茶房索酒吃，而答應客氏逆賢體乾等，器具匙筋如私人焉。又弓箭房者，秩次之，亦皆客魏私人所據，司御前弓矢，以奮非常。逆賢喜射，好蹴鞠跑馬。先帝好馳馬，好看武戲，又極好作水戲，用大木桶、大銅缸之類，鑿孔削機啟閉灌輸，或湧瀉如噴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機於下，借水力衝擁圓木球，如核桃大者，於水湧之大小般旋宛轉，隨高隨下，久而不墜，視為戲笑，皆出人意表。逆賢客氏喝采讚美之，天縱聰明非人力也。聖性又好蓋房，凡自操斧鋸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御用監、內官監辦用，先帝與親昵近臣如塗文輔、葛九思、杜永明、王秉恭、胡明佐、齊良臣、李本忠、張應詔、高永壽等，朝夕營造，成而喜，喜不久而棄，棄而又成，不厭倦也。且不愛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毀，惟快聖意片時之適。當其斤斫刀削，解服磐礴，非素昵近者不得窺視，或有緊切本章，體乾等奏文書，一邊經管鄙事，一邊傾耳注聽。奏請畢，玉音即曰：爾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之柄下移南樂、薊州東光輩，及在京之徐大化等一派，線索如枸鼓之捷應也。先帝每營造得意，即膳飲可忘，寒暑罔覺，可惜玉體之心思精力，盡費於此。然皇極等三殿落成於天啟之年，肯堂肯構，先帝之好土木，豈亦天啟其關兆耶？抑逆賢之幹濟才智，刻意督催之跡，或藉此以難泯耶？按萬曆中年，乾清、坤寧兩宮告成，神廟令正一真人張國祥，率道侶數十人於宮中啟建黃籙大醮，聖德格天，曾感群鶴飛鳴，旋繞之瑞，至皇極等等三殿告成，逆賢等隻圖蔭齎為己榮耳！

又祖宗舊制，凡萬歲聖節、中宮千秋、皇貴妃千秋，則凡內執事、宮人並王體乾等，及山陵等處內官，各有賞例，每銀一兩以上。六年十月初六日，中宮張娘娘千秋，適先帝欲幸內教場圍獵，聖性最好手刺獐狼、狐兔以為樂，是日張娘娘不肯出廷，至辰時以後方始同出，止略散銀枝個，竟累年未批賞，非舊典也。逆賢生於戊辰年正月晦日，自元宵節後送壽禮者，做法事祝延簽字者，每早乾清宮兩丹墀幾滿，將至正日綬帶擠擊挨摩之聲鏗然，聞有擠傷衣帶腿足者，千歲千千歲之聲殷訇若雷，而從來盈滿驕橫光景未之有也。逆賢早起漱口，自擊銀漱盂之聲，盡力大響，即宸居咫尺了不畏也。緋袍玉帶充滿道路，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盛衰平陂理何逃焉？逆賢自泰昌元年冬升秉筆，凡不識字而躐躋秉筆者，穆廟時孟衝、神廟張明、先帝時魏忠賢、孫暹、王朝輔五人而已。天啟初年逆賢即掌惜薪司、內府供用庫、尚膳監印，督寶和等店，天啟三年十二月掌東廠印，前後獎敕數十道，溫旨無算。七年十一月廿六日，淮告病，十二月初二日降淨軍發鳳陽，初六日行至阜城縣南關，夜半與心腹名下李朝欽同縊死於旅店。崇禎元年二月十一日，該御史卓邁等遵奉明旨，將逆賢原屍磔之，梟首於河間西門之外，天下快之，猶恨其不生正典刑也。

凡司禮監掌印秉筆，非奉公事不敢出，王體乾提督禮儀房。四仲之月得奉差選，爾口寅出申回，不至過宿，隻曾住京北沙河故里祭掃，始過一宿。天啟元年十二月，逆賢雖出外尚未敢數，尚未敢遠，至四年以後外廷暗助，羽翼既成，仗客氏、王體乾、李永貞、石元雅、塗文輔在內，遂遠至涿州等處。天壽山春秋二次祭孝和王老娘娘畢，即詣西山碧雲寺祭本管孫暹，即及照管老叔劉吉祥墓，或遠至琉璃河看工祭水，或至大壩馬房相度修城，無非巧立名色，招搖畿輔，以恣馳騁。嗚得意耳！凡出外之日，先期十數日庀治儲偫於停驂之所，齎發賞賜銀錢絡繹不絕，小民戶設香案，插楊柳枝花朵，焚香跪接，冠蓋車馬繽紛奔赴，若電若雷，塵埃障天而聲聞於野，有狂奔死者，有擠躋死者，燕京若干大都人馬，雇賃殆盡。凡達官戲子，蹴鞠廚役、打茶牢役、趕馬抬杠之人，其數不止數萬，每遇逆賢遠出，則京中街市寂然空虛，頓異尋常者將數日焉。大約外廷之欲親炙逆賢，內廷之獻諛乞憐者，凡四人之轎將數百乘矣，怒馬鮮衣束玉而為之前後追趨，左右擁獲者，又百千餘矣；跑馬射響箭鳴鏑之聲不絕於耳，鼓樂笙管數十餘簇，且行且奏。夏則大車載冰，冬則炭火如山，古今所罕見也。逆賢坐八人大轎，前用騾二頭，或四頭拉拽之，疾如飛焉。逆賢飽則正坐，倦則臥，醉則憑拭，兩眼迷離，不知行至何處也。畿南一帶，素苦泥潦難行，賢為之捐資修築，廣建橋梁，堤若長虹，至今便之。凡御前有本，有緊要之事，先時專托劉榮、紀用等，後則托之李永貞、石元雅、塗文輔等，各派能幹之人站馬疾馳，即百里之遠，一日可再往也。都城東有故監劉永成之墓，寧晉伯祖也。逆賢曾便道一展拜而奏請新之，此時魏良卿尚未封伯，蓋私欲援例為良卿封伯計耳！逆賢有名馬千餘，騾數百，皆邊弁梁柱朝、楊國棟、馬世龍、滿桂、侯世祿、尤世威及督臣王象乾、閻鳴泰、劉詔等送之。楊國棟者，逆賢名下牌子，曹承恩之姊夫也。梁柱國者，逆賢名下暖殿胡國用之侄婿也。凡所送之馬鞍轡精美，每具何止百餘金？不過剝軍餉，占軍匠，以辦之為一己功名也。可歎！可恨！其後李永貞出外，往西山、北山、通灣亦如逆賢之疾行奢侈，而馬亦多跑死。雨泥暴殄，不惜民情，更甚於逆賢，皆紹呂等從臾也。而凡體乾、永貞、元雅出外，則林下大老公如高、如沈、如宋，各有重犒之禮以奉之，概不收也。崔呈秀與許秉彝契厚如同胞，始得與逆賢交結，秉彝之力也。又李魯生、李藩先歸南樂之門，後入涿州之幕，見涿州不能久任，則又與崔呈秀比焉。首行讚美，重修肅寧城垣者，呈秀也。誇詡大壩城垣者，巡青之李魯生也。因媚賢而又媚永貞者，通州造匾送至永貞，富河莊老人等未敢懸掛，永貞拒而不納，人皆笑而鄙之者，李蕃也。李永貞之侄，李旺得考入通州學，入丁卯北闈應試者，藩力居多。與逆賢合宅看風水，推星命，規造墳地、府第，妄言禍福無所不至者，方宏蔭也。書寫圍屏、扇畫者，袁誌學、許周賓、楊善等也。書寫皇極等殿、文昭等閣牌額者，顧承忠、顧名遠也。凡逆賢一應辭恩蔭等項奏本，皆心腹外書房李茂春，或東廠外寫字掌班耿良臣、

孔應龍創稿，李朝欽念與逆賢聽，有不合意處，賢授意朝欽改正，寫真則東廠閔司房也。

逆媼客氏者，定興縣民侯二之妻，生一於，曰國興，嫠不多年。泰昌元年冬封奉聖夫人，先住乾清二所，後住咸安宮，每日天將明即至殿內，候先帝聖駕醒，始至御前，甲夜後回咸安宮，其彩鳳門亦有直房。凡逆賢往宮相見時，必將宮人、官人屏開，語秘不得聞。其上危中宮皇后及裕妃張娘娘等獨用，王體乾殺王太監安、王國臣等，皆客氏造謀也。其母老矣，彼時尚在，每以惜福持滿戒勸，客氏不聽。凡客氏於天啟元、二年，每月間中旨慰留者，皆體乾力也。七年九月初三日，奏懇今上準歸私第，其夜五更開宮門之後，客氏衰服赴仁智殿先帝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色龍袱包裹，云是先帝胎髮、瘡痂，及累年剃髮落齒，及剪下指甲，痛哭焚化而去。至奉旨籍沒，步赴浣衣局，於十一月內欽差乾清宮管事趙本政臨局笞死，發淨樂堂焚屍揚灰，其子侯國興伏誅，其弟客光先止擬遣戍，客氏掌班內官張貴、劉朱其名名下崔祿、許國寧等，各行賄得免。客氏貴顯時，惟王體乾耆舊，魏忠賢表裏梁棟舊人，凡送禮時，棟僅下小的帖，然都不叩頭，自孫暹、王朝輔、劉應坤、李永貞、石元雅、塗文輔，及掌事牌子劉忠、王應科、胡明佐等，每日見必叩首如子侄焉。夫以乳媼，儼然住宮，自視為聖上八母之一，亦僭妄殊寵極矣。且倏出倏入，人多訝之，道路流傳訛言不一，尚有非臣子之所忍言者，皆不足信也。按自天啟元年起，至七年止，凡客氏出宮暫歸私第，必先期奏知，先帝傳一特旨，某月某日奉聖夫人往私第云云。至日五更，欽差乾清宮管事牌子王朝宗或塗文輔等數員，及暖殿數十員，穿紅圓領玉帶，在客氏前擺隊步行，客氏自咸安宮盛服靚妝，乘小轎由嘉德、咸和、順德右門，經月華門至乾清宮門西一室，亦不下轎，而竟坐至西下馬門。凡弓箭房帶簡管櫃子，御司房、御茶房請小轎管庫、近侍、把牌子、硬弓人等，各穿紅蟒衣窄袖，在轎前後擺道圍隨者數百人，司禮監該班監官、典簿、掌司人數等，文書房官咸在寶寧門內跪叩道旁迎送。凡得客氏目視，或頷之，則榮甚矣。內府供用庫大白蠟燈、黃蠟炬、燃亮子不下二三千根，轎前提爐數對，燃沉香如霧。客氏出自西下馬門，換八人大圍轎，方是外役抬走，呼殿之聲遠在聖駕遊幸之上，燈火簇烈照如白晝，衣服鮮美儼若神仙，人如流水，馬若遊龍。天耶！帝耶！都人士從來不見此也。每年不論冬夏，或出三四次不止，客氏到宅升廳坐，自管事起至近侍，止挨次叩頭，「老祖太千千歲」殷然震天，各有回答銀帛以犒之。凡欽賜金銀錢帛不可勝計，每日三時輟御膳以賜之，絡繹旁午，或在外住十餘日不等，而逆賢催入焉。出入皆於五更，其迎接圍護如一。客氏私宅在正義街西迤西席市街北，而逆賢亦有一第便在街南，斜對門不遠。賢與客氏滿望後來得請林下受享富貴，齊眉到老。不料俱不得死，而逆侄良卿、客氏男國興乃駢首戮於市。蓋裕妃、張娘娘、王太監安、楊左等慘死冤魂，必不肯默默於泉下也。古今報應，誰肯饒過誰哉？

初逆在西庫與孝和老娘娘辦膳時，便漸充裕，而良卿執掌上房、庫房、鎖鑰，凡酒漿食物出納勤助，聞良卿誰不會讀書，而儀表堂堂，亦善說話。侯國興少受業於塗文輔，肥蠢異常，口甚小而神不足，坐則盹睡，氣息齁齁，或與人共坐，未及欠伸而已入夢鄉矣。此三人形狀，累臣一面未識，一字未通。至於崔呈秀，更不曾識面交通也。夫如是而懸坐曰：同謀非忌者下石而何耶？冤哉！事久論定自有公評，必難哄天下後世也。客氏住咸安宮時，先帝賜名下官人如崔祿、許國寧外，尚數十人，以至各衙門投托私人將數百焉。又賜近身答應、官人十餘口。及今上準歸私第之初，而徐應元尚踵故套，每日輟御膳賜之錢帛銀兩，已不能如先帝在日，其隨往私第尚有賜過宮女四名，後不知歸於何處？客氏墳地在京西之田村，今已拆毀。逆賢墳地在碧雲寺，所費甚鉅，及各處生祠逆像，並廢毀無遺。良卿、國興等誥券盡行追奪。逆賢妻馮氏止生一女，嫁楊六奇。而馮繼先者，其妻族也。逆侄良材曾蔭都督，先逆賢死，良材非魏家子，乃南方買來小廝，為逆賢所愛，冒魏姓而膺蔭也。傅應星者，逆賢親姊，魏氏之子也，天啟七年五月病死。又惜薪司內官劉失其名者，逆賢生母之族弟也，因毆傷僧命，法司追理，遂奏知先帝拿付更鼓房，勒令自盡。魏良卿的係逆賢之侄，非子也。由光祿寺署丞改蔭金吾，歷晉伯侯公爵，代先帝郊天圜丘，七年孟秋代享太廟，代填祝版，榮寵極矣。先是閣中曾擬獎敕，體裁臚列，與曹操之九錫文相近，見者無不瞪目咋舌，無惑乎？人疑其朵頤大物，然逆賢實無是心，實非其人也。但彼不學無術，甚於霍光，客氏狠毒，浮於妻顯，害裕妃等慘於許後，良卿等驕奢擅寵，遠過山云。本靠徐應元為接手後勁，而應元已另具別腸矣。托李永貞、石元雅、塗文輔為眼目，而永貞、文輔但知擁戴，應元甘悖逆賢如遺跡矣。視外廷崔、徐、楊、霍諸人，欲同華子魚、劉韻輩，而妒寵互爭，一敗塗地，不可收拾矣。世有生來好殺人，好殺貴人，又偏聽縉紳以害縉紳正人，而欲得令終於牖下，豈理也哉！從來叛逆者，首惡真犯正法，凡幼小無知者另咸議處。天啟年間，為逆妖等犯，有懷抱嬰孺赴市曹駢斬，尚盹睡懷抱中未醒者，市人嗟歎，孺子何辜？逆賢、客氏既以慘殺佐先帝，惟痛在宥七年之久。中宮張娘娘等，凡誕皇子三位，皇女二位，皆保衛不得法，以致嬰年薨夭，良可悲痛。逆賢之死而剉骨，客氏之死而揚灰，豈不有天道哉！累臣於天啟丁卯冬謫南之際，見沿途田里間孩兒多憨憨壯壯，易得存養，遂修纂《保衛淺言》一冊，計十款，於崇禎戊辰仲春梓行。南北無非為聖子神孫詳計久遠，即士庶人家亦用得著者也。

卷十五

○逆賢羽翼紀略

李永貞者，通州富河莊民李經之子也。經原寶坻縣人，僑寓於此，先娶高氏，生長男失其名，流落不知何往？次男李奉，三男李成，又生一女嫁虔村李家，今嫠矣。高氏故，繼室者申氏也，生第四子失其名，少與永貞鬬牆，遂輕生自縊於房後棗樹上。永貞第五子也，自五歲時閹為宦，十五歲進京侍孝瑞顯皇后之母夫人趙氏者，於永年伯王棟宅中。十九歲選入皇城，時萬歲辛丑六月也。九月內，即升坤寧宮近侍。又一年經故。永貞名李進忠，於萬歲三十一年即奉旨墩鎖，頻遭譴責，幾賜死者數矣。先監曾力救之，後始奉有遇赦不赦之旨，至庚申七月二十一日奉神廟違旨釋放，復原職近侍，於坤寧宮孝瑞顯皇后宮几筵前供職，始與逆賢識面。泰昌元年九月初一日，鄒義尚膳監掌印到任，尋升永貞司禮監，其墩鎖十八年也。始讀《四書》、《詩經》，後讀《易經》、《書經》、《左傳》、《史》、《漢》等古書，習寫趙吳興字體，善弈棋，能作詩作古文，亦能選看時文。其兄奉生子之旺成生子芮俱庠生，其餘李之榮、李之藻等數人，皆蔭錦衣衛，永貞同母妹一人嫁王道寧為妻，道寧亦蔭錦衣衛，生甥慕堯慕、慕舜皆升序班，仆李培亦升光祿寺署丞。初天啟元年五月，高太監時明、王太監安、盧太監受，俱同時相繼告病求退，為自全計。其年秋。逆賢與王體乾串同一路，特升史賓、諸棟、梁棟、張文元、裴昇秉筆，永貞遂入諸棟之幕，而棟掌兵仗局印，時在局居住。管理劉榮者，號野亭，自玉熙宮近侍出身，健訟通文理，逆賢之心腹掌班也，為棟屬僚，遂與永貞相結，互相推獎，恨相識之晚。棟於天啟二年夏，因請帑不遂，與逆賢左，憤鬱成病卒。永貞緣榮力薦，入賢幕，升文書房，至三年十一月先帝親詣圜丘郊祀回，升永貞玉帶隨堂秉筆，賜坐蟒橙杌，匝月五遷，總榮薦拔。榮後因與宮人亂，逆賢逐之，而李朝欽始不離左右矣。榮雖被逐，在兵仗局住，耳目甚廣，凡有所聞，即密疏於帖緘封之，差名下官人馬獻祥入宮，頻見永貞。屏人密看畢，即焚棄之，在獻祥亦不知何等語也？後榮因又暗謀逆賢事露，賢恨之，嗾兵仗局掌印王應科參榮處死。六年四月廿九日，永貞隨朝，跌傷左股，告病在梨園直房調治。至五月初六日，因王恭廠之變，懼而求退，體乾固不肯放，嗾逆賢借先帝天語催永貞少愈即出。永貞為人有口，矜肆驕譎，極好面折人，不肯為之下。七年正月初旬，司空薛鳳翔有疏，為今上婚禮在邇，其移居府第合用錢糧，廠臣體乾時匱乏，極力節省，所有內官監合辦者，量於該監搜括奏處。永貞嗔其不全應付，而推諉一半於內官監也。遂同體乾向逆賢曰：外官一邊謅哄老爺，一邊參小的衙門。賢默然。次早，賢乃稱疾不起，亦不赴御前，但垂首冷笑，長籲短歎，切齒曰：原來天下人都是謅哄虛譽我。體乾代永貞危之。永貞慌懼極不安，泣懇賢，掌家王朝用力為救解，賢怒稍釋。又次日，賢始力疾到先帝御前，雖值元宵，然不樂者數日。逆賢好名，中諛惱人，直言大率如此。惜永貞非勇退之人，實貪大工之乾沒，告成之恩蔭馴至成，禍非一朝一夕也。其戕害楊左諸人，造謀布阱，實由外廷，線索歷歷有據。永貞即非殺人之

人，然而在御前及逆賢面前，顧不知果何光景？又不知劉榮密帖是何字句？凡面到直房，偶因甚事，亦會向累臣等或痛哭怨歎。以今思之，想必因心口不一，換語裝點，以詐忠陰賦哄眾人乎？不然何其視若愚如仇，而猜防間諜，無所不至何耶？想一則恐若愚眼前苦口勸諫，二則恐若愚日後復侍高公於己不便，所以抑阻之，禁錮之，嚴防左右。凡事不可泄漏與若愚知之，其度量心地可概見也。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今上登位，永貞於二十七日告病未允。九月初二日差往天壽山，看擇先帝壽宮，初四日回朝，見蒙欽賞赤金二十兩，永貞灑淚固辭，聖顏頗不悅，勉慰領受。九月初七日準辭，十月初二日即自砌於外宅小院之內，晝夜讀書，穴牆以通飲食，二十六日聞逆賢允辭，始拆牆見人。撫今思昔，蓋永貞之固求退也？非真心求退也。原欲與徐應元合為一局擯退，逆賢借應元之力，待永貞從新另做世界，此機巧人多不能知之。至十一月初二日，天不從人，徐應元、王國泰退矣，永貞始手忙腳亂，密差周承恩等饋王太監體乾、王太監永祚、王太監文政各銀五萬兩，皆侵落大工原物也。旬日後，三家畏聖上英明，且知永貞素性反覆，遂都不敢收，各進獻御前，著丙承運庫收。是日晚，永貞知之，不自安，密庇鞍馬率其甥婿孫良濟易服逃走。二十六日奉旨：降永貞淨軍，發湖廣承天府顯陵安置。舉家驚慌，無處尋覓，不數日其兄李成自縊死矣。至十二月初九日，永貞外宅得一報信男子，持永貞親筆帖差回取盤費衣服，宅中居住掌家王誠德等拿獲羈住，將來帖齎入宮中稟見體乾等，奉聖旨：著承天守備魏相下官人，徑同永貞家人等，即往黃河岸上，將永貞押赴顯陵。崇禎元年春，永貞兄李奉亦驚憂死矣。二月，又將永貞同徐應元，自承天府調發鳳陽。三月內，山西道御史劉重慶疏參，將永貞提解赴北途中，服砒霜不死，絕食旬日，不能死。四月十三日入刑部獄，六月二十日中府會審擬斬，罪決不待時。二十七日召對，玉音云：李實空印本，李永貞填寫，驗是墨壓朱。七月初十日，前後候旨乘連夜陰雨，永貞自縊，雨次皆繩斷，跌暈，頸皮勒損，又不得死。至十六日未時，縛赴正義街，臨刑之際，尚跪向監斬官訴冤，人多笑其不中用也，生年四十有六。掌家王成德，自六月內於司禮監追贓，被刑比後，降更鼓房淨軍，六月初旬已先病故。而管家婁允德、掌班丁紹呂、暖殿周承恩、薑永憲，管上房曹文玉、蔡化齡、王應時等料理後事，其妹夫王道寧、侄李芮等，及心腹家人李培等，皆挾厚貲四散逃躲，或報應商役，或避人拿訛，或改面事人。凡逾二年而永貞尚身首異處，無一肯為殯埋者。後王道寧偶因他事干連下獄，累臣以骨肉大義勸勉，及道寧出獄，始自大興縣購其首，漏澤園啟其軀，於阜成門外嘉祥觀後買地瘞之。癸酉春，累臣蒙恩改擬候覆問，其冬道寧暴亡，恐久湮無處可問，遂重賞經手工人等根尋得葬處，備牲醴冥資，遣仆代奠。其祭文曰：嗚呼！痛哉！戊辰孟秋，既望之夕，候旨徬徨，中心如刺。詰朝相辭，畏威　　，詎意我公竟罹大厄，銜抱冤誣？丹化為碧，骨肉逃匿，產業蕩然，吞獻繇人，豈特簡編？小人改面，君子情遷。後事之托，負信堪憐。荒垌權厝，土燥多年。瞻彼他墳，春秋祭酹。嗟唯我公荒莽為最。

泉下交遊，佳客藹藹，夜臺觀書，青磷是賴，悲纏肝腸。嗚呼，痛哉！未死若愚，朝審赴市，數載奔趨，路人歎息，叫天何辜？屢蒙存活，血淚為枯，黽勉作善，幻視微軀。六、七年來，敢忘厚德，皈依釋門，布衣蔬食。近荷平反，更生在即。曾夢見公，如侍公側，遣僕叩奠，冤填胸臆。聖明在上，終照覆盆。果得脫難，當約同門，擇吉卜穴，改葬高原。勒銘垂後，冀慰尊魂，靈其格止，哽咽何言？嗚呼，痛哉！尚饗永貞，白皙長須，性狡慧，通文能書，喜讀韓非短長語，極好談天文。好說夢，頻以身質，言語賭重，誓語最叵信。貪愎猜險，更善負心，而性驕好勝，自王體乾等，無一人不與之恚怒爭競者，即逆賢亦屢次委曲包容之，遂自釀殺身之禍，了無解救。六年夏於富河大築房舍，置園圃，始將其四兄所綰之棗樹伐去，於興隆寺延僧眾建華嚴道場百日，以懺解超度之。七年冬，永貞逃後，丁紹呂、王誠德等打點家產，進過銀八萬兩。崇禎元年夏，又追銀六萬兩。運前次三家未收者，通共銀二十九萬兩，其南北往返各項花費，屋下隱埋，並名下逃奴吞拐，及入獄被騙者不與焉。為永貞河邊管家司鎖鑰者，即巾帽局管理婁允德也。

丁紹呂者，昌平州人也，亦辛丑年選入，自盔甲廠簽書升內官監管理。逆賢囑永貞延請做掌班，及永貞掌內官監印，一應事務資紹呂為多。然永貞猜愎自用，亦多有不盡聽者，惟故鄉修築並通州城內置產，城外修橋，及每年巾帽局鑒散靴料銀兩，皆賴紹呂區畫。崇禎六年，為慶陵寶頂大雨衝損，將紹呂拿赴司禮監，代永貞交贓三千五百兩，尋復職，後以內官監管理復經管慶陵工程。至十年秋八月二十六日，聖駕親臨都城，遍視雉堞樓櫓，奉旨：著紹呂以總理，同總理馬光忻分左右幫，築外罹城。紹呂早夜拮據，年雖老而督催有法，勞可念焉，十一年九月間，工尚未完，猝值寇由薊鎮牆子路入犯，蹂躪北直，遠至山東，未敢近都城也。紹呂為人善應對，有識見，嫻兵略，好田獵，頗通堪輿家言；多智術，有心計，能尺牘文移，練達事體，揣事多奇中。與秉筆田玉契厚，於體乾為同年，後投掌印高太監時明。高自己選擇墳地，於白家潭往西南地方大覺寺山場，其名曰「九龍山點穴」，托紹呂同王國輔修造。累臣曾聞盔甲廠王承恩、安民廠李艾咸云，曾各製大鐵鉤，生鐵銀錠，用小車運至。墳所以錮之，蓋但欲奉承當道石槨之堅，其自己職掌戎器之窳則不計也。夫臣子何處不可埋身？而不必九龍之名，為墳亦不過鑒傷祖陵之龍脈，與高何所益耶？且先帝時，當永貞烜赫之日，富河之風水吉壤，門戶方向，亦曾極力托人選擇，而今安在哉？總之，□□未滅，何以家為？永貞輩自見，不及此也。永貞同列秉筆，惟石元雅，塗文輔，皆賢心腹名下也。具見本章《經手次第》中，其籍貫履曆亦略序於後，王體乾、梁棟等亦漫及之。

石元雅，北直雄縣人。萬曆辛丑選入兵仗局寫字。善射好田獵，不甚讀書，與紀用契厚。

泰昌元年十一月，逆賢奏升司禮監，歷任文書房，升秉筆掌針工局印，南海子提督，延請許秉彝為掌家，首引崔魏之交者許也。每見逆賢，即屏人語，移時方出。及大工興後，每事面相授受，而許亦衰老不甚靠焉。至七年夏，寇犯寧錦保全後，呈秀曾有一帖，復請許達，有「請加九錫」字樣。王朝用、李永貞等，曾親眼見之，哂其諛佞，然逆賢默默已耳！元雅亦於天啟七年九月內告辭，十月內逃走，客死於外。

許秉彝，大興縣人。萬曆六年選入皇城，曾侍盧太監受，歷升內官監總理工程，提督皇城木廠，總理各省大木。七年季冬，被霍維華參，奉旨：著司禮監拿問。該監官鄭之惠等問明具奏。又奉旨有「搬遞線索」等語，姑夾拶打，降淨軍，發鳳陽，崇禎元年夏，又被科臣祝世美參，奉旨提解，六月入刑部獄，後於都城隍廟少司寇丁啟睿等受其重賄，以為審無證據，仍發鳳陽。

塗文輔，北直安肅縣人。客氏在光廟青宮時，其子侯國興尚幼，遂延文輔在外教訓。天啟元年，文輔冒姓薑選入皇城，升管庫近侍。三年，歷升乾清宮管事。四年，復本姓隨堂，又升秉筆掌御馬監印，總提督四衛營，又提督太倉銀庫、節慎庫。文輔姿容修雅，有心計，善書算，通文理，能辨論，好琴善射。甫四載，而晉秩秉筆，賜坐蟒凳杌。先帝升遐，逆賢因文輔為徐應元照管之侄，目客氏之私人也，差文輔同心腹名下王朝輔迎請今上。聖駕踐祚，不想朝輔選退，而文輔又叛客魏與李永貞共擁戴應元，幸上察其奸斥之，先發鳳陽。崇禎元年三月，調發南京，新房閑住。按太倉銀庫，戶部事也；節慎庫，工部事也，文輔並總督之。藉先帝寵靈，客魏逆焰，詣兩部到任，勒司官行屬禮，坐八人明轎，使甘蔗大棍，舒徐容與揚揚長安道上，其呼殿之聲，比閣臣道子還雅，其音細而長，仿佛聖駕清御警蹕之聲，內官外官無不下馬回避者。又強買戚臣李承恩宅，大創廨宇，其署額曰：「戶工總部」者，乃主事王姓者所獻諛也。復將先朝公主家廟神主逼遷別處，躍冶不祥，內臣中第一人焉。凡魏、崔等遞入姓名，惟文輔頗能記憶。一日吏部推湖廣司官汪始享、李師沆，而師沆文輔之父母官也，遂亟查始亨姓名，與逆賢云《同志錄》有名，攘奪如拾芥焉。初，逆賢既矯旨殺劉克敬於鳳陽矣。馬謙者，克敬之照管老叔，曾任乾清宮管事，御馬監督告病，閑住已久，逆賢嗾文輔疏參謙任監督時，所造火車銃炮不如法，亦矯旨捏贓，降發鳳陽復殺之，此天啟六年夏事。逆賢心腹馬升現在可鞫也。網漏吞舟，惟賄之力。今不過逆孽軍犯，近復蒙恩改為民，骨肉完聚也。

王體乾者昌，平州人。萬曆六年選入皇城，為蘇杭織造孫太監隆名下，讀書正途。萬曆二十八年，歷升文書房。泰昌元年八月，密以重賄求西李娘娘下李進忠，得充先帝典璽局印，九月初七日秉筆掌御馬監印辦膳，後嗾賢殺李進忠以滅活口。天啟元年夏，掌尚

膳監印，及盧受發鳳陽，奉先帝聖旨，著王安掌司禮監印矣。而霍維華者，直隸東光人，時任給事中，其妻弟陸盡臣天啟元年選入之內官也，為高太監時明名下。凡宮中動靜，霍最先知，遂具疏劾安，安再上辭疏候繳。溫旨創出，而客氏憚安剛直，喜體乾軟媚，遂矯旨淮安辭免，將司禮監印付體乾掌之，復升諸棟等為幫手，屢有中旨。巧留客氏與逆賢比昵為奸，又外結沈潅為謀，主逐大臣王紀、滿朝薦、劉一燝等，殺內臣王安、王國臣等，心粗肝大，漸及妃嬪，皆體乾依阿逆賢也。天啟四年二月三十日辰時，成妃李娘娘誕生皇第二女。是時也，地大震，宮中殿宇搖撼有聲，銅缸木桶之水湧波震蕩，坐立者皆骨軟如醉，乾清宮大殿藻井內，所懸圓鏡東西南北震動不定，如鐸舌焉。至五月初十日，太祖忌辰也。體乾等不穿青素，而穿青綠錦繡，其日未時，乾清宮東丹墀旋風驟作，將內官監之大鐵片如屋頂方闊者，盤旋如紙，隔丹升石闌干之上，拋擲於西丹墀，鏗訇若雷，其月晦，即有楊漣二十四款之疏。是時汪文言尚係詔獄，為體乾者若肯從國家起見，據外廷讜論，屏退凶逆，有何難者？乃輕徇掌家王朝用之密懇，且心感客氏培植掌印，遂將如許參本不肯字字全念，而多方曲庇之。忍先帝孤立，忠言見忌，士大夫之禍從此不可收拾。況又開廷杖之端，導稱頌之路，令無骨力無遠識患得患失之閣臣，出四六俚語之旨，凡口奏文書之際，體乾必曆指姓名，幾誤因錢謙益、黃尊素而波及無辜，良可歎息。體乾為人柔貌深情，其貪無比，即自己名下如田玉等，而亦巧借題目頻刻削也。凡司禮監題本年月之下，上層居中排，臣王體乾、臣魏忠賢，下層往後排，臣梁棟、李永貞、石元雅、塗文輔諸人，蓋其弇姎心腸隻知獻諛，大非體制。可惜典禮衙門亦屑越至此，真可痛哭，其原疏現存者可證也。及刻《內臣便覽》，復甘心讓賢居首，特高一字尤可笑焉。神廟時功令寬，凡文書房官俱得與外廷結識往來，楊維垣、霍維華、徐大化等中旨之起，蓋不特逆賢一人而已。天啟七年八月，先帝不豫已久，乘先帝彌留之際，於八月十一日召今上至御榻旁，玉音亹不已，而是日閣臣揭所批中旨，有「禮臣、廠臣、輔臣」等字樣，原揭具存內閣，可證驗也。二十日巳時，永貞自御前問安畢，到忠義堂直房，於衣袖內取出白連四大紙，花一個，內有鮮血一縷，長二寸餘，闊三四分，似肉非肉，似痰非痰，云自萬歲爺鼻中出來者，凝結如筋，當與丁紹呂及若愚等遞視之，有嗟歎淚落者。若愚曰：此出自御前，龍體聖恙所關，不可輕易。遂用紙復包一層，上寫某月某日老公，御前請出，有血紙花一個，隨粘於屋壁高處。至申時，太醫院官來問安御前，果索此血以憑計藥，當即取下交進。至二十二日申時，龍御上賓，逆賢差文輔等迎請今上，先帝崩移晷矣。嗚呼，痛哉！先帝聖性虛明，推赤心，置內外臣子之腹。惜體乾、逆賢非宗社之器，而南樂、薊州、東光又皆濃於名利，刻於報復之人，梁棟齪齪不足齒，李永貞、石元雅、塗文輔皆少不更事。驟登榮寵，天低地窄，前無古人，後無清議，滿眼隻知有富貴，滿腹隻知有詔諛，嫉賢醜正，根於性成。伏法者伏法，逃亡者逃亡，或用重賄苟免平安，倘至夜氣清明，良心忽萌之際，一追思之，不知魂夢中尚

有何顏色，而視息人間也？身死後，又有何面目，對越先帝之靈於在天也！鄙夫！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體乾至崇禎己卯夏籍沒，逮刑部獄擬斬，庚辰冬死於獄。真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石。

梁棟，宛平縣人，萬曆十一年選入，歷升司禮監提督太和山。天啟元年夏，逆賢拔升秉筆，掌酒醋面局印，馬謙力也。其兄梁植等蔭錦衣衛，升都督同知，招權納賄，為賢憎惡。七年秋擯棟蘇杭織造，旋撤回京，今故。

趙秉彝，北直新安縣人，萬曆二十九年選入，泰昌元年冬，逆賢奏升司禮監，天啟七年以監官差送惠藩升秉筆。

孫暹，北直晉州人，亦二十九年選入神廟時牌子王永永名下，侍賢最久。作人寬厚，升文書房，歷任南京守備，升秉筆，閑住為民，戊寅冬，□深入，暹守城犒軍，賴以保全。

王朝輔，原名王朝忠，即所稱黑玉公者，北直文安縣人。二十九年選入，侍逆賢久。先帝登極後，升乾清宮管事，提督兩司，掌銀作局、司苑局印，天啟七年升秉筆。

李明道，大興縣人。萬曆十七年選入，升司禮監提督南京守備提督漕運，皆客氏力，而逆賢任之。自此之外，當年曾任乾清宮管事牌子，掌銀作局印，曾於天啟七年五月差往錦州接濟御口者，胡明佐也；掌內織染局印者，齊良臣也；掌尚衣監印者，杜永明也；掌司鑰庫印者，王秉恭也；總督忠勇管者，譚敬、裴芳也；提督上林苑監四署者，吳國泰、曹承恩也；掌混堂司印者，李本誌也；監督勇士四衛營者，吳光成也；提督御酒房者，李昇也；提督牲口房者、張應詔也，此人乃客氏掌班，張貴之侄也。又御茶房、弓箭房之鄧汝敬、王國祚、鄭思廉等，總是逆賢名下、皆北直人。天啟元年選入，日在先帝御前，尚有暖殿近侍，並三年選入名下者數十人，不能備載姓名也。此外如領敕鎮守，並徐應元等，亦略次於左，以備考焉。

劉應坤，北直新城縣人。二十九年選入，侍逆賢最久，歷升管事，同時之劉忠曰「大劉公」，劉朝曰「二劉公」，應坤則「三劉公」也。總督忠勇營掌御馬監印，後升秉筆遼東鎮守，便宜行事，駐紮山海關。天啟七年五月守寧遠。崇禎己巳、丙子、戊寅，□深入薄新城，應坤設法捍禦，備極心力，□畏而宵遁，曹大監化淳疏稱其勞。

紀用，北直文安縣人。二十九年選入，為逆賢心腹，升乾清宮管事，提督忠勇營，遼東

鎮守，便宜行事。用粗通文字，慷慨有膽略，性孝友。天啟七年五月守錦州。

葛九思，北直延慶州人。天啟元年選入逆賢名下，能書精騎射，升乾清宮管事，總督忠勇營，鎮守宣、大、山西。丙子秋，□深入，九思死於山西某處。此外則張守誠、李應江、胡良輔等，不概錄也。

金良輔、孟忠，俱北直人，二十九年選入。泰昌元年冬，逆賢奏升司禮監，任文書房。良輔正陽等門提督，忠大壩馬房提督。

楊國瑞，陝西臨潼人。天啟元年，選入逆賢名下，升文書房南京守備。

李承堯，北直容城人。萬曆十一年選入孫暹名下，歷升內官監總理。

蘇若霖，北直安肅縣人，原名進忠，十七年選入，繇內府供用庫升內官監總理。天啟元年，費數萬兩差往荊州，修惠藩府第未就，因病撤回，與馬誠、李承堯俱領大工，坐名敕書，分中左右三路督催。崇禎元年夏，以言官參論承堯，若霖都著司禮監拿問，追贓完日，俱發南京更鼓房淨軍。誠先賢死久，承堯近日亦死於南京。若霖茹長齋，於崇禎六年為慶陵寶頂雨損，復逮北繫獄，擬戍，仍發南京修梵行，猶頭陀也。

徐應元，北直雄縣人，於逆賢為同年同官，以兄事賢。天啟七年八月升秉筆，十一月發承天，後降淨軍，調發鳳陽。按光廟莊妃之封，原因撫養今上，其薨也的係應元氣鬱所致。近聞死於鳳陽，人咸謂天道不爽也。應元為人，不識字，幼無行，宿娼飲博，好談謔嫚罵，坐立傾欹，唇不蓋齒，形雖瘦長而眉目無神，彩腰股筋骨若不聯屬，如病初起者焉。神廟時，為管庫近侍，綽號「徐雌才」，云蘇若霖與應元契厚，在大工時每請應元會飲，差去內官，即曾引見今上於藩邸者數人，而內官監總理吳得中更與應元厚請，掌家躐升乾清宮管事，如王朝用故事，尋降處云。

趙進教亦係孫暹名下，逆賢、應元之嫖賭弟兄。因無賴隨福藩之國，秩甚卑。天啟五年冬，逆賢聽其密稟讒譖，將福藩伴讀崔進，於進表到京之日，幾置之死，賴永貞力救始免。逆賢復破舊例，乘福藩差進教來京，奏升御馬監裏草場貼場，升玉帶內府騎馬，看守寶月亭。先帝遊幸，亦屢得瞻仰天表云。至七年夏，先賢病死，喪葬極其盛也。

李實，北直雄縣人。萬曆六年，選入讀書正途，二十九年十月神廟點為光廟半讀。泰昌

元年八月，升秉筆掌御馬監印，先帝登極後，差往選皇后。天啟元年夏，差往蘇杭織造。實為人樸素無文，惟聽掌家樊得和、孫昇等提掇，眾享其利，而實司其名。先因楊璽之事，頗與巡撫周起元不睦，及南樂通線索與逆賢，而崔呈秀等次第布阱，於六年二月丙逆賢勒要實空印，本著李朝欽等串謀，同孫昇等填寫，七君子之命始斃。此事累臣始終未見此本。夫空印本既出自孫異之手，果是何人湊砌？江南事件果屬何人捏稿填真？事關進呈，豈一人一手可能做得？惜崇禎元年七月初四日聖明召對時，隻辨朱墨之壓否何如？竟未調取實。從來別本與此本對字跡，但究及寫真之人，則自有寫稿造謀之人，再比對原本紅字，是誰所批。當時王體乾、梁棟、李永貞、石元雅、塗文輔五人之字跡，亦易識也。必如歷歷實核，直求到底，朝欽雖死，孫昇等見存，便言下明白矣。乃止以墨跡蓋朱，而指為永貞成案，永貞雖死，真正捏砌填寫此本之人，尚漏網幸免揚揚於聖明之世也。實原不知情降南京淨軍，近亦老死，人尚多憐之。

王國泰者，京師人。二十九年選入，孝瑞顯皇后司禮監名下也。於李永貞為同脈，謫南畿二十年，光廟登極取回。天啟元年退斥後，於大佛寺管工，客氏、逆賢喜之，補今上藩邸局官，遂與徐應元為一派人。天啟七年八月升秉筆，掌尚膳監印。十一月發南京，後調承天降淨軍，今為民。國泰性篤實，多學能書，尚氣節，善治生理，廣交遊，胸中坦率，無機械尖巧也。

馬謙者，宛平縣人。嘉靖四十一年選入，由司禮監寫字曆升內官監總理，逆賢救命之大恩人也。謙與秉筆梁棟契厚，升乾清宮管事，改名馬誠，性剛直，曉營造，虛心采納，可則可，否則否，敢於逆賢面前持正不阿，即內官監之掌印宋晉、李永貞，咸改容敬憚之。大工門閣三殿，初，萬曆年間馮御史嘉會掌河南道時，大家估計所需三千萬，計工二十年。至天啟年間鼎建，馮以少司馬亦預估計撙節，乃所費不過六百萬。誠區畫安詳，任勞任怨，祁寒暑雨，未之少懈，不四五年克臻厥成，勞難泯焉。惟曾與總理戴福壽、汪良德、管理翟應奎有隙，而幾置之死，人多少之。誠於天啟七年春病故，享年將及八十，富寵服食亦極內臣之貴，何其生樂死，安得報康吉如此？抑前世種德，因而今生逸樂耶？不可知已。

紀用、石元雅，俱兵仗局出身，好武勇，劉榮名下馬獻祥掌關防掌司也。凡祖宗以來庫藏中所蓄刀、劍、槍、銃，一切武器最利最精者，逆賢以勢索敢甚多，且轉賜心腹名下胡良臣、葛九思、劉應坤、楊朝等，並侄魏良卿及甥傅應星等無算，此所以利刃在手，逢著便害也。

七君子姓名：

周忠惠起元、周忠介順昌、繆文貞昌期、高宗憲、攀龍、李忠毅、應昇、周忠毅宗建、黃忠端尊素。

卷十六

○內府衙門識掌

《皇明祖訓》所載，設立內府衙門，職掌品級，立法垂後，亦盡善盡美。惟是間有《祖訓》所未及載，或載而未祥者，謹譜次梗概於左。按內府十二監：曰司禮，曰御用，曰內官，曰御馬，曰司設，曰尚寶，曰神宮，曰尚膳，曰尚衣，曰印綬，曰直殿，曰都知。又四司：曰惜薪，曰寶鈔，曰鐘鼓，曰混堂。又八局：日兵仗，曰巾帽，曰針工，曰內織染，曰酒醋麵，曰司苑，曰浣衣，曰銀作，以上總謂之曰「二十四衙門」也。此外，有內府供用庫、司鑰庫、內承運庫等處，亦臚列於後。

司禮監掌印太監一員，秉筆隨堂太監八、九員或四五員。設有象牙小牌一面，長寸餘，每日申時交接，輪流該正。凡每日奏文書，自御筆親批數本外，皆眾太監分批。遵炤閣中票來字樣，用朱筆楷書批之。間有偏旁偶訛者，亦不妨略為改正。最有寵者一人，以秉筆掌東廠，掌印秩尊，視元輔；掌東廠權重，視總憲兼次輔。其次秉筆、隨堂，如眾輔焉。皆穿貼裏，先斗牛，次升坐蟒。先內府騎馬，次升凳杌。祿米每升一級，則歲加祿米十二石。各家私臣：曰掌家，職掌一家之事；曰管事，辦理食物、出納銀兩；曰上房，職掌箱櫃鎖鑰；曰掌班、領班，鈐束西班答應官人；曰司房，打發批文書、謄寫應奏文書。其下則管帽、管衣靴、茶房、廚房、打聽官、看莊宅各瑣屑事務也。其餘大小衙門，遇有應題奏事情，皆先關白司禮監掌印、秉筆、隨堂而始行。凡御前親近大臣，如乾清宮管事、打卯牌子，其秩亦榮顯，猶外廷之勳爵戚臣。然皆得掌各衙門之印，視其寵眷厚薄而欽傳異之，不拘資次。

司禮監提督一員，秩在監官之上，於本衙門居住，職掌古今書籍、名畫、冊頁、手卷、筆墨硯、綾紗、絹布、紙劄，各有庫貯之，選監工之老成勤敏者，掌其鎖鑰。所屬掌官四員或六員佐理之，並內書堂亦屬之。又，經廠掌司四員或六員，在經廠居住，祇管一應經書印板及印成書籍、佛藏、道藏、番藏，皆佐理之。自提督以下，則監官、典簿十餘員。第一員監官提督皇史宬並新房；候轉提督俱輪流該正，在廊下家宿，專理皇城內

一應禮儀、刑名，鈐束長隨、堂差、聽事各役，關防門禁。至逆賢擅政時，令與文書房輪挨，遇雙月十六日，前往教場比試武職應襲。其次，六科廊掌司六員或八員，分東西兩房，管精微科內外章疏，及內官腳色、履曆、職名，月報逃亡事故、數目。其次，人數十員或八員，管二十四員衙門、山陵等處內官職級、姓名，撰寫每日傳行聖旨，稽查門禁，鈐束當差、聽事，題奏應行禮儀、應頒賞賜。其次，六科廊謄黃寫字一員。其次，管掌寫字，則按節令挨次題稟禮儀文書及賞例，或百員，或數十員，分兩班四撥，各若干人。其班按十二支輪之：曰頭頂，整一日過夜；曰守早，從卯至申；曰守晚，從申至次日天明；曰末頂，整一日過夜，方得下班歇息四日也。凡遇聖駕朝講、遊幸，穿麟補、紅　　，執藤條攔擋者，皆掌司人數寫字也。或轉經廠司禮監掌司者，則每撥內另有一種衙門寫字，共十餘員挨補而已。自提督至寫字，俱穿　　。凡出入皇城，各門軍接與擋道。自內書堂奉旨派撥者名曰正途，其次或乞恩奏保改升者亞焉。

按祖宗舊制，必照依欽錄姓名，挨次魚貫升轉，罔敢攙越。自逆賢擅政，盡將曆練老成之人擯斥、殺害，內御司房或退出，於冷淡衙門林衡等署西，各以名銜前後分管之。其在外之閣票，在內之搭票，一應旨意、聖諭、御劄，俱由文書房落底簿發行。所以，如今凡掌司升轉文書房者，概削去司禮監銜，都借列內官監銜。其呈稟文書，具見《經手次第》中，然不過逆賢時如此耳！先時從公挨轉，雖非外衙門選擇委任，尚可觀也。而逆賢盡行斥退，信用自己名下，間有一派少不更事之人，非制也。按舊制，後右門即雲臺右門之北，隆宗門之南，坐東朝西房一連，原名協恭堂。每日早晨，或非朝講之日，及申時後，掌印公過司房看文書，秉筆、隨堂人各有室，挨次細看先，先看文書房外本，次看監官與簿文書。自逆賢竊柄，其規矩蕩廢無遺，所以事事苟且。萬曆年間，先監過司房，例印公穿直身，率秉筆等，都是單身入室，其親信掌班人等一人不得入，機密禁近理應如此。奈王體乾黨附無骨，而逆賢不識字，遂公然於乾清宮大殿上看文書，或懋勤殿板房看文書，硬拆實封，高聲朗誦。又挨次到各人直房，那一家管文書，看直房掌班、司房官人肯不出宮門，不張權勢，如累臣者乎？不過大同房議批改正也。如欲君德昭明，左右得人，須先振刷內書堂起。欲章疏不泄漏，權不旁落，須有好明白印公，不徇私，不憚勞，仍復早晚過司房之舊制始。如欲真才柄用中外，不水火，須大破逆賢積習為官，擇人不為自己子孫，擇官始在聖主，自無一番一番如傳舍用人之理。在內臣亦聞風觀感，群於為善，庶免本官勢倒連累退斥之患，此必得虛明為國，淡名利忘報復之人柄政。當朝立賢無方，庶可辦此，若隻悠悠忽忽，張三敗了，便將他支派退淨，李四敗了又如此？趙甲王乙又如此？縱有真心為國，束身自好者，恐亦孤掌難鳴也。東海逝波，其奈之何哉？凡御前面考隨堂、秉筆，自崇禎元年冬，欽出「事君能致其身」題者，鄭大監之惠、曹太監化淳中式始。至十二年夏李太監承芳署司禮印時，其名下顧三聘者，

亟圖速化，遂密托己之名下，王建鼎代選於眾時藝一篇，被巡綽官發其事，李不得已，奏知聖上，立將三聘責斃，降建鼎淨軍，發南海子看守牆鋪。其年秋，李褫職逮獄。偶言及此，累臣曰：重懲三聘甚當。李曰：何也？累臣曰：彼草野寒士，或迫於家貧親老行險，徼幸世所間，有罪不致死，今三聘職叨典禮，於御前面考隨堂、秉筆，自崇禎元年冬乃敢藐視憲典，迫挾名下，任性冥行至此，便是犯一「欺」字了，於臣子之誼安乎？嚴懲處死不為苛也。

內書堂讀書，自宣德年間創建，始命大學士陳山教授之，後以詞臣任之。凡奉旨收入官人，選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撥內書堂讀書。本監提督總其綱，掌司分其勞，學長司其細，擇日拜聖人，請詞林眾老師。初則從長安右門入，北安門出；後則由北安門出入。每學生一名，亦各具白蠟、手帕、龍掛香，以為束修。至書堂之日，每給《內令》一冊，《百家姓》、《千字文》、《孝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千家詩》、《神童詩》之類，次第給之。又每給刷印仿影一大張。其功課，背書、號書、判仿，然判仿止標日子、號書，不點句也。凡有誌官人，各另有私書自讀，其原給官書，故事而已。派年長有勢力者六人或八人為學長，選稍能寫字者為司房。凡背書不過、寫字不堪，或損汙書仿、犯規有罪者，詞林老師批數目，付提督責之。其餘小事，輕則學長用界方打，重則於聖人前罰跪，再重扳著幾炷香。扳著者，向聖人前直立彎腰，以兩手扳著兩腳，不許體屈，屈則界方亂打如雨。或一炷香、半炷香，其人必眼脹頭眩，昏暈僵仆，甚而嘔吐成疾者。此最酷、最不近理之法也。凡強淩弱、眾暴寡、長欺幼者，每賄托學長，借公法以報私怨，此第一陋套，所宜痛革者也。嘉靖年間，讀書官人有年少貪睡者，散學時，人叫不起，遂鎖在內，半夜聞有呼殿聲，儀衛甚眾，云：聖人到，搜得此官人。聖人曰：既得見我，可謂有受教之分，視有何書？取來我親教之。不意案有《大統曆》一冊，乃指誦一周至天明，向人言如此試，令背誦一字不差。又姜淮者，年少有口，值殷太史士瞻教書，偶不在室，淮戴其紗帽，束其帶，正在室中搖擺作勢，殷猝至，淮不知，帶插橫解法，殷不懌，淮曰：師父還係玉帶哩！此銀帶何足貴？殷笑而釋之，歸寓向夫人備道相笑。萬曆初殷入相，束玉夫人尚憶淮名，白殷托馮太監保察之，見任御馬監奉御，隨令赴殷寓拜見師母。殷山東人罷相致仕時，淮送至天津始回。凡讀書官人，遇令節朔望，亦放學一日。其每日暮放學，則排班題詩，不過「雲淡風輕」之類，按春夏秋冬，隨景而以腔韻題畢，方擺列魚貫而行。有不知而攙越者，必群打詬辱之。別衙門官遇學生排班行走，必拱手端立讓過。即司禮老公，遇之亦然。凡各衙門缺寫字者，即具印信本奏討，奉旨撥若干名，即挨名給散。至逆賢時，此制大壞無餘，殊可歎也。凡內書房官入，已撥散將完，無人讀書。該監題知，於二十四衙門官占官下及監工，改讀書以補之。其實事久弊生，冥頑貪詐，或粗獷凶猾，總非作養人才良法也。

如欲痛改前轍，隻在聖主右文主持於上，好印公提督掌司振飭於下，不吝教，不憚煩，詞林老師激勸於外，不倚勢，有良心；學長曉事，年長應之於中。不三五年即有成效，十年內外，國家自享真才之用，消無黃之戰於廟堂，衍無疆福澤於億世，顧惟在位者加意何如耳？

禮儀房，署在東安門外，舊都府草場之東向南，提督太監一員，掌印、秉筆攝之。掌司及寫字、管事各數員，本房長隨數員。掌管一應選婚吉禮。每年四仲月，選乳媼，生男十口，生女十口，月給食料，在爾子府居住。凡宮中有喜，鋪月子房，生男生女各一二口，在文華殿西北臨河之小房住。及報生皇子，則用生女爾口，皇女則用生男爾口。彌月剪髮，百日命名，及請髮、留髮、入囊、冊立、冊封、選妃、打扒角、選駙馬，一應禮儀，皆經理之。

中書房，掌房官一員，散官十餘員，係司禮監工年老資深者挨轉。專管文華殿中書所寫書籍、封聯、扇柄等件承旨發寫，完日奏進御前。凡宮中糊飾，如不放外匠，祇是監工並學手藝牌子糊飾，挨轉此處並御前作。至貧老無依，則發外經廠看守，以待斃焉。凡司禮監掌印、秉筆、隨堂，故後各有牌位，送外經廠供安；各有影像，送西直門外大佛寺供安。看廠監工，守寺僧人侍香火不絕也。

御前作，掌作官一員，散官十餘員，亦是監工年老資深者挨轉。專管營造龍床、龍桌、箱櫃之類。合用漆布、桐油、銀朱等件，奏準於甲字庫關支。

已上二處亦掌印或秉筆提督之。

司禮監外差：

南京正副守備太監二員，關防一顆，其文曰：「南京守備太監關防」。護衛留都，為三千里外親臣。轄南京內府二十四衙門、孝陵神宮監官。奏進神帛、鰣魚、苗薑等鮮。各衙門印文，比北京多「南京」二字。孝陵神宮監掌印太監一員，別衙門可升，不係司禮監也。轄本陵僉書、掌司，及謫種菜淨軍人等。

天壽山守備太監一員，關防一顆，轄十二陵掌印、僉書、工部廠掌司等官。凡每年清明，親率各掌印來京，奏添土木。每歲進松花、黃連、茶、核桃、榛、栗等果。各陵皆有晾果廠在京。

鳳陽守備太監一員，關防一顆。護衛皇陵，轄僉書數十員，兼管高牆犯罪宗室。

湖廣承天府守備太監一員，關防一顆，僉書數十員。轄承德、荊襄地方，護衛顯陵，征收籽粒。每年進茶、扇、葛布、香茶、手巾。

太嶽太和山，鎮守太監一員，關防一顆。轄均州等處。經管本山香火、羽流，進榔梅、鷹嘴筍、騫山茶等件。

正陽等九門、永定等七門，正副提督二員，關防一顆。

已上六處，秩在文書房監官之上，並孝陵掌印，各有敕論。

又，正陽等門掌司一員，秩視六科廊，然不隨內轉，缺則補之，近已裁革不補。

大壩等馬房正副提督太監二員，敕諭關防，秩在文書房之次。外衙門官亦間任之。

蘇杭織造太監一員，亦有敕渝關防，秩視秉筆，而安逸尊富過之。萬曆年間，惟孫太監隆，先監之同年也。多學善書，曾刻《通鑒總類》中《鑒錄》等書，所造清謹堂墨，款制精巧，猶方於魯、程君房，而劑料精細，為殊勝焉。神廟最重之，今不易得也。隆在蘇杭日久，又以暇日重修西湖蘇堤，從容儒雅，蓋事辦而民不擾，大得東南民心，至今思之未艾也。掌印王體乾、秉筆王文致，皆隆名下也。今上即位，憐東南財物凋敝，特停止不差。

東廠。自成祖即位，永樂十八年始置。其外署在東安門外迤北。提督太監一員，關防一顆，敕論最為隆重。凡內官奉差關防，皆曰某處內官關防，惟此處篆文曰：「欽差總督東廠官校辦事太監關防」。自泰昌元年九月，先帝登極後，歷掌東廠者，鄒義、沈蔭、宋晉也。至天啟四年春，逆賢掌廠。其年夏，李永貞偶分批一疏，累臣見面上關防，因稟永貞曰：此廠何如直省提督學道關防？彼俱因避御名，題請改鑄，此臣子尊君之體，不忍缺者。東廠係內府親近衙門，何三四年尚用舊關防，無人題請改鑄？可乎？永貞始竊歎稱曰：老爹素通六經，可謂識體。即轉白逆賢？曰：真字我尚不識，這篆字誰能認得？隨令廠司房呈稿具題改鑄，更「官校」曰「官旗」也。及六年以後，內臣紛紛出鎮，值陶文討鑄關防，不過日內臣、內官足矣。不意閣票欠詳，先帝御劄於閣票內誤增「太

監」二字，王體乾等不達體制，含糊奉行，未之奏正。聞近日鑄給者，亦多稱《太監》，各人原疏可證也。本廠設掌貼刑千百戶二員，掌貼領班司房四十餘名，圓帽、皂靴，穿直身。十二顆管事圓帽、　　、皂靴。其擋頭辦事百餘名，分子醜寅卯十二顆，圓帽、褶、白靴。番役千餘名。外署大廳之左小廳，供岳武穆像一軸。廳後磚影壁，雕後狻猊等獸、狄公斷虎故事，存此者良有深意也。大廳西有祠堂，內供從來掌廠職名牌位，前有坊曰「百世流芳」。稍南，有獄一處，凡重犯則係此，輕犯幹連則在署外之店也。署西南有門以通出入，向南大門不恒開也。近年，將西門改牆，而井中水無故泛濫，是以鄭太監之惠、李太監承芳相繼褫職，逮刑部獄，人或以為宜仍開西門為妥云。凡中府等處，會審大獄，北鎮撫司拷訊重犯，本廠皆有人聽記，其口詞一本，拶打數一本，於當晚或次早奏進。每日訪看兵部，有無進部，有無塘報。京城各門，皇城各門，關防出入，俱有事件奏聞。或地方失火，或雷擊何物，亦奏聞之。每月晦日，奏報在京雜糧、米、豆、油、麵之價。此祖宗良法深意，欲九重之上覽物價之多寡，即知晨歲之豐歉，以商賈之通塞，即知道路之險夷，總留意民岩第一義也。凡皇城禁地人命，亦皆有事件。其內署在東上北門之北街東混堂司之南。萬曆初年，馮太監保奏建。古槐森鬱，廨宇肅然，凡各處辦事打來事件，皆到內署，先見廠公心腹內官，發司房刪潤奏之。逆賢專政時，所獨信任者李朝欽耳。天啟元年二月，因口口之患，將元武門外入賣貨物大市，奏旨挪改於東安門外戎政府街，民間謠曰：「大市去矣」。至七年秋，皇極等殿告成，後奉聖諭前朝後市之義，仍將大市移入元武門外。時先帝違和久，逆賢因飭夜禁，被巡捕提督張體乾一言所激曰：夜巡非不禁，奈有內裏犯夜巡軍，那敢問。又因客氏之母，路遇一醉內官爭道，惡罵馳去。逆賢大怒，遂猝布旗番，即於初三日晚，捉得夜行內官陳烏眼等十餘人，聽李朝欽之言，乘大市之日，賢親自到內東廠，將犯夜內宮，各狠打一頓，有發鳳陽，有發南海子者，致死於路者數人。逆賢坐板，由元武門入，王體乾等凡在河邊居住掌家，皆望塵跪伏道旁，俟賢過方起。其市上買賣人觀看，亦有叩頭匍匐，俟過而方起者，此逆賢肆毒作威之末一著也。內署有扁曰「朝廷心腹」。有至聖堂，有井。其掌廠公宮中直房，有欽給密封牙章一枚，凡事件應封奏者，以此鈐封。逆賢擅政，更造一差大者，曰「東廠密封」。凡在賢左右念本章者，蘇雄、陳福壽、李朝欽、裴有聲也。每日清晨，叩頭旁立，挨次回通本封、本票、本話者，李永貞、石元雅、餘文輔三人。如孫進、郝隱儒等，概不聞也。凡先帝御前奏念事件，亦止此三人，李朝欽等亦不及也。

內官監掌印太監一員，其所屬有總理、管理、僉書、典簿、掌司、人數、寫字、監工。自典簿以下，分三班，宮中過夜。每班掌司第一人曰掌案，所管十作，曰木作、石作、瓦作、搭材作、土作、東作、西作、油漆作、婚禮作、火藥作，並米鹽庫、營造庫、皇

壇庫、裏冰窖、金海等處。凡國家營建之事，董其役；御前所用銅、錫、木、鐵之器，日取給焉。外廠甚多，各有提督、掌廠等官。真定府設有抽印木值管理太監一員，則內官監之外差也。四年一撥，隻有本監公文，無敕書關防。及寶坻縣收籽粒，西湖河差，大石窩、白虎澗等處，各有提督，俱外差也。凡外方修建，分封藩王府第，亦是管理外差也，須數萬金營求，方能到手，領敕書關防前去，工竣即回。天啟元年，湖廣衡州府修桂藩府第，管理翟應魁遞銀四萬未能得，黃用費五萬即得之，餘差可以例其多寡矣。無惑乎桂藩地基不堅，殿宇傾塌也。凡大行帝後陵寢，妃嬪皇子女薨修造墳塋，及完姻修理府第，皆其職掌。天啟元年春，慶陵工興，御前所發帑銀五十萬，即有分侵八萬者矣，欲堅美完善，得乎？至七年春，今上大婚禮成，藩邸殿宇及陳設器具，俱塗飾草率，皆李永貞貪其侵冒，包工了事，漫不加意之所致也。可恨極矣！永貞伏法，而經管員役漏網，謂非孔方之力哉？

御用監，掌印太監一員，裏外監把總二員，猶總理也。有典簿、掌司、寫字、監工。凡御前所用圍屏、擺設、器具，皆取辦焉。有佛作等事，凡御前安設硬木床、棹、櫃及象牙、花梨、白檀、紫檀、烏木、鸂鶒木、雙陸、棋子、骨牌、梳櫳、樏甸、填漆、雕漆、盤匣、扇柄等件，皆造辦之。仁智殿有掌殿監工一員，掌管武英殿中書承旨所寫書籍、畫扇，奏進御前，亦猶中書之於文華殿中書也。

司設監，掌印太監一員，有總理、僉書等官，如內官監。而所職掌者，鹵簿、儀仗、圍幕、褥墊，各宮冬夏簾、涼席、帳幔、雨袱子、雨頂子、大傘之類，事最煩苦，遠不逮御用監、內官監有盈餘肥潤也。如遇御前打點庫藏抬箱，則此三衙門之人皆任重抬運，不敢憚勞。

御馬監，掌印太監一員，有監督、提督、四衛營勇士、小廝。有監官、典簿、掌司、寫字、拿馬、象房、掌房等官。牙母象九隻，各居一房，缺則外象房補之。金鞍作、長隨房等處，各有監工。本監象房之東，有裏草欄、草場；皇城之外有天師庵草場、舊都府草場。天啟六年夏，舊草場失火，逆賢率內外官員軍士人等救撲，三日始息。都城東北有大壩等二十四馬房，大壩城垣，逆賢重創一新，李魯生巡青之疏所諛者是也。凡逆賢出外到此，則於城樓上升座飲酒，至夜則花炮、巧線、盒子、煙火之類，皆在城下放看，如元宵焉。

神宮監，掌印太監一員，司禮監監官或文書房無力者升之。有僉事、掌司十餘員。在端門之左，九廟在焉。四孟之朔，聖駕新享之。正旦及別朔，或遇日食，則改卜於初五前

後行。其餘節令，祀事惟謹，即外太廟也，其地無敢畜犬者。萬曆年間，掌印杜用養一獬　　小狗，最為珍愛，東廠李太監後訪知之，指為違禁不敬，聲欲參奏，費千餘金方得免。

尚膳監，掌印太監一員，光祿寺西門提督太監一員，西華門內裏總理太監一員，管理、僉書、掌司數十員，寫字、監工及外牛房、羊房等廠監工百餘員，而抬供養官撥子、長隨各數十員。光祿、涼樓、醬房、逢七等項，各有監工坐家名色，職掌造辦。每日早午晚奉先殿供養膳品。乾清宮等宮、一號殿、仁壽宮等宮眷月分廚料，各有差等。凡在御掌印、秉筆、管事、牌子、暖閣近侍，及外之內閣、文華、武英殿中書畫士棹兒銀兩，咸光祿寺職掌，用典簿關防緘封。每月酒飯一棹，折銀十兩有奇；半棹者，五兩有奇。到每月晦，照欽賞數目，坐名頒給之。《光祿寺志》可考也。凡遇大典禮，萬歲爺升大座，則司禮監催督光祿寺備辦茶飯，鐘鼓房承應九奏之樂。有所謂炮鳳烹龍者，鳳乃雄雉，龍則宰白馬代之耳。至如南京等處進各樣鮮品，皆屬收納。天啟以前，凡聖駕每日所進之膳，俱司禮監掌印、秉筆、掌東廠者二、三人輪辦之，近年改由此監，亦節省意。至十三年，復令司禮掌印、掌廠、秉筆炤先年例挨月輪流辦膳，仍遵祖制也。

尚寶監，掌印太監一員，僉書等官數十員。職掌御用寶璽、敕符、將軍印信。其所可知者，尚寶司凡所領者，曰「皇帝奉天之寶」，郊天齋醮用之；曰「尊親之寶」，上尊號用之；曰「親親之寶」，有大小二顆，與藩府用之；「誥命之寶」、「敕命之寶」、「廣運之寶」，則用之最多也。「御前之寶」，則宮中庫藏、箱鎖用之；曰「御藥謹封」，則牙刻者也，御藥房用之；凡敕命遠出者，仍用一黃紙封套，上下悉用牙刻方寶封識之，其文曰「丹符出驗四方之寶」。其餘咸玉刻也。凡寶皆內尚寶女官掌之。遇用寶，則尚寶司以揭帖赴尚寶監，監請旨，然後赴內司領取。歲用寶三萬餘顆，歲用寶色銀六十餘兩，工部虞恒司辦進，別項供億不盡載也。其餘寶璽尚多，不恒用。天啟甲子冬，河南巡撫程紹，遣副使張夢鯨進到玉璽，玉質瑩潔，款制渾補，其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似小篆，不甚古，角無刓缺，的非秦璽，想是宋元時偽造者，惟閣臣魏廣微誇大其詞，從臾逆賢播告中外，以為此璽之進，正在萬方慶祝之前，又值朝政維新之會，顯是瑞應，實所以熒惑先帝受賀稱慶，藉肆報復云。

印綬監，掌印太監一員，僉書、掌司數十員，職掌古今通集庫並鐵券、誥敕、貼黃、印信、圖書、勘合、符驗、信符諸事，及南京解文武誥軸。凡追奪誥命，交納本監，會同該科給事中、中書舍人，於勘合底簿內附寫為事緣由，於本監後小門之西傍河牆焚化。

直殿監，掌印太監一員，僉書等官數十員。職掌皇極、建極、中極、武英、文華殿庭、樓閣、廊廡灑掃之役，最勞苦冷局，無大廳公署也。

尚衣監，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掌司等數十員。掌造御用冠冕、袍服、履舃、靴襪之事。兵仗局之南、舊監庫之北，即本監裁縫匠役成造御用之袍房也，又名曰西直房。萬曆時，凡造上用袍服之裏，合用杭綢等絹，例具尺寸數目，於東廠太監處取辦之。不知今尚如此否也。萬曆三十三年冬，御前偶失珍珠袍一件，神廟震怒，命先監矩親至袍房拷問數次。時掌管內宮王乾、王進、王保三人素不睦，而互訐陷之。先監怒其愚狡，察其實冤，竟不為嚴旨所拘，再四拶鞫，了無盜袍證據。時王進孱弱，被掠病亡，王乾等奉旨降淨軍結局。其後數年，宮中有人云：此袍是一貴顯宮女偷出，付其答應內官拆碎變賣。人始追感先監之明允淑問也。倘希旨鍛煉，則支連蔓引，含冤而死者，寧能再生乎？益知執法者凡事宜虛公詳慎可也。

都知監，掌印太監一員，甚不顯貴，餘皆本監寫字、長隨。各有青紅執事衣服。凡聖駕出朝、謁廟等項，在前警蹕清道者，即此監之官也。執骨朵，身穿鸚哥等補子，戴平巾或官帽，亦有穿圓領　　者。其人極寒苦，難以升轉，下下衙門也。

惜薪司，掌印太監一員，總理數十員，僉書、掌道、寫字、監工數十員，各外廠又數十員。專管宮中所用柴炭，及二十四衙門、山陵等處內臣柴炭。每月初四、十四、廿四日，開元武門，放夫匠及打掃淨軍，抬運堆積糞壤。每年春暖，開長庚、蒼震等門，率夫役淘浚宮中溝渠。正旦節安彩妝。凡遇冬寒，宮中各銅缸木桶，該內官添水湊安鐵芻其中，每日添炭，以防冰凍、備火災，候春融則止。皆惜薪司事也。凡宮中所用紅羅炭者，皆易州一帶山中硬木燒成，運至紅羅廠，按尺寸鋸截，編小圓荊筐，用紅土刷筐而盛之，故名曰「紅羅炭」也。每根長尺許，圓經二三寸不等，氣暖而耐久，灰白而不爆。如經伏雨久淋，性未過盡，而火氣太熾，多能損人，倏令眩暈，昏迷發嘔，大人尚可，皇子女嬰幼何堪？又宮中咸木做地平牆壁，多缺土氣，凡乳母畏寒，皇子女或中此毒，屢致薨夭，良可痛也。順天府歲供糯米十五五斗，永平府歲供紅棗一萬五千五百七十斤，於紅羅石炭交納也。廠中舊有香匠塑造香餅獸炭，又塑造將軍或福判、仙童、鍾馗，各成對，高二尺許，用金彩裝畫，如門神，黑面黑手，以存炭製，名曰「彩妝」。於十二月廿四日，奉安於宮殿各門兩傍，此亦歲暮植將軍炭於門傍之遣意也。至次年二月初二日，仍抬歸本廠，修補妝新，臨年節再安。逆賢專政，則各增而大之，所費百倍於前，傀儡體做法，高八九尺，丈餘不等，穿以真正綾絹紵綢，備以真正弓矢兵器，須眉直豎，猛惡如生。又恐無知之人，戲弄損壞，凡該地方近侍，必明燈看守，雖冰雪寒夜，不敢遠

離，必交接明白，人人敢怒而不敢言也。凡隆德等殿修建齋醮焚化之際，用楊木長柴，宮中膳房用馬日柴，內官關領，則片柴也。外有北廠、南廠、西廠、東廠、新西廠、新南廠等處，各有掌廠、僉書、監工，貯收柴炭，以聽關支。

鐘鼓司，掌印太監一員，僉書數十員，司房、學藝官二百餘員。掌管出朝鐘鼓。凡聖駕朝聖母回，及萬壽聖節、冬至、年節升殿回宮，皆穿有補紅帖裏，頭戴青攢，頂綴五色絨，在聖駕前作樂，迎導宮中升座承應。凡遇九月登高，聖駕幸萬壽山；端午鬥龍舟，插柳；歲暮宮中驅儺；及日食、月蝕救護打鼓，皆本司職掌。西內秋收之時，有打稻之戲，聖駕幸旋磨臺、無逸殿等處，鐘鼓司扮農夫ㄚ動婦及田畯官吏，徵租交納詞訟等事，內官監衙門伺候合用器具，亦祖宗使知稼穡艱難之美意也。又過錦之戲，約有百回，每回十餘人不拘，濃淡相間，雅俗並陳，全在結局有趣，如說笑話之類。又如，雜劇故事之類，各有引旗一對，鑼鼓送上，所扮者備極世間騙局醜態，並閨壺拙婦呆男，及市井商匠刁賴詞訟，雜耍把戲等項，皆可承應。又，御用監武英殿畫士所畫錦盆堆，則名花雜果，或貨郎擔，則百物畢陳，或將三月韶光、富春山子陵居等詞曲，選整套者分編題目，畫成圍屏，按節令安設。總皆祖宗原因，聖子神孫生於宮壺之中，長於阿保之手，所以製此種種作用，無非廣識見，博聰明，順天時，恤民隱之意也。猗歟盛哉！意淵微矣。又，上元之前，或於乾清宮丹陛上安七層牌坊燈，或壽皇殿安方圓鼇山燈，有高至十三層者，派近侍上燈，鐘鼓司作樂讚燈，內府供用庫備蠟燭，內官監供奇花、火炮、巧線、盒子、煙火、火人、火馬之類。誠所謂瞬息之樂，妝點太平，或藉此孝娛聖母，未為不可。但火燭擔驚，糜費甚鉅，思及民瘼，實可惜焉。又，木傀儡戲，其制用輕木雕成海外四夷蠻王及仙聖、將軍、士卒之像，男女不一，約高二尺餘，止有臂以上，無腿足，五色油漆，彩畫如生。每人之下，平底安一榫卯，用三寸長竹板承之，用長寸餘、闊數尺，深二尺餘方木池一個，錫鑲不漏，添水七分滿，下用凳支起，又用紗圍屏隔之，經手動機之人，皆在圍屏之內，自屏下遊移動轉，水內用活魚、蝦、蟹、螺、蛙、鰍、鱔、萍藻之類，浮水上。聖駕升殿，座向南。則鐘鼓司官在圍屏之南，將節次人物，各以竹片托浮水上，遊鬥頑耍，鼓樂喧哄。另有一人，執鑼在旁宣白題目，讚傀儡登答，道揚喝彩。或英國公三敗黎王故事，或孔明七擒七縱，或三寶太監下西洋、八仙過海、孫行者大鬧龍宮之類。惟暑天白晝作之，如耍把戲耳。其人物器具，御用監也；水池魚蝦，內官監也；圍屏帳帷，司設監也；大鑼大鼓，兵仗局也。乍觀之似可喜，如頻作之，亦覺煩費無餘矣。先帝最好武戲，於懋勤殿升座，多點岳武穆戲文，至瘋和尚罵秦檜處，逆賢常避而不視，左右多笑之。自天啟六年以後，凡御前插科打諢，本有鐘鼓司僉書王進朝，綽號王瘸子，抹臉詼諧，公然稱讚惜薪司怎樣軫恤商人，內府庫怎樣米積天堆，東廠怎樣厘奸剔弊，寶和店怎樣裕國通商，內修朝政外鎮邊疆，或稱好個魏公公，或誇

好個魏太監。逆賢居之不疑，自以為美，先帝聖顏亦為喜悅。回想憲廟時，汪直擅權，尚有懷恩之流，居帝左右，所以阿醜敢譎諫也。今王體乾既熟軟巧媚，在王瘸子不過俳優賤役，自然因而化之，可歎也。已因想稱功頌德，又寧止章疏間哉？五年之九月九日，駕幸萬壽山，鐘鼓司太監邱印執板清唱《雒陽橋記》內之「攢眉黛鎖不開」者一套。至六年九月登高，邱印仍唱此曲，識者已哂其不合景，失大體矣。撫今思昔，亦莫之為而為，良非佳兆云。神廟孝養聖母，設有四齋近侍二百餘員，以習宮戲外戲。凡慈聖老娘娘升座，則不進承應外邊新編戲文，如《華嶽賜環記》，亦曾演唱，是日神廟侍側，見權臣驕橫，寧宗不振，至云「政由寧氏，祭則寡人」。神廟亦矚目不言者久之。先是仁聖陳老娘娘在時，凡過節令聞，必恭請兩宮聖母於乾清宮大殿升座。神廟先在雲臺門之下，朝北立候。仁聖老娘娘轎至景運門，慈聖老娘娘轎至隆宗門，神廟即居中朝北跪接，候兩轎俱至乾清門方起。中宮王娘娘扶請仁聖老娘娘，皇貴妃鄭娘娘扶請慈聖老娘娘，入宮升座，神廟遞酒膳，下氣怡聲，膝行叩拜，周旋中禮。傾心孺慕，從來古今帝王聖孝所希覯也。神廟又自設玉熙宮近侍三百餘員，習宮戲外戲，凡聖駕升座，則承應之。又，蔡學等四十餘人，多怙侈不法，自萬曆己亥秋，俱下鎮撫司獄，至庚申秋，光廟始釋，然瘐死者已十之三四也。此二處不隸鐘鼓司，而時道有寵，興暖殿相亞焉。

寶鈔司，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十餘員，掌司、監工數十員。每年工部商人辦納稻草、石灰、木柴若干萬斤；又香油四十五斤，以為膏車之用。抄造草紙，豎不足二尺，闊不足三尺，各用簾抄成一張，即以獨輪小車運赴平地曬幹，類總入庫，每歲進宮中以備宮人使用。至聖上所用草紙？係內官監紙房抄造，淡黃色，綿軟細厚，裁方可三寸餘，進交管淨近侍收，非此司造也。神廟至先帝，惟市買杭州好草紙用之。祖宗時抄造印板及紅印，聞其在庫中貯之。其衙門，左臨河，後倚河。有泡稻草池。每年池中濾出石灰草渣，二百餘年，陸續堆積，竟成一臥象之形，名曰「象山」。有作房七十二間，各具一灶，突朝天，名曰「七十二凶神」。凡空闊土地，最宜種蔬，今蛙圃綿亙，桔槔相聞，若田家清野之象云。

混堂司，掌印太監一員，僉書、監工數員。職司沐浴堂子。惜薪司月給柴草，內官監撥有役夫。今事皆廢馳。凡內官皆於皇城外有堂子之佛寺沐浴，有選不中淨身男子，俗稱「無名白」，即古之私白者，為之擦澡討賞。該寺僧擅其利，而無名白分其餘潤。故內官全不來司沐浴也。

銀作局，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數員，寫字、監工數十員。專管造金銀鐸針、枝個、桃杖、金銀錢、金銀豆葉。豆者，圓珠重一錢或三五分不等，豆葉則方片，其重亦如豆。

不拘，以備欽賞之用。又，造花銀，每錠十兩不等，止可八成。又，祖宗舊制，有票兒銀者，重十兩、五兩、三兩、一兩至一錢之方塊也，其色止有六七成，有分兩印字。逆賢擅政，久廢不造，止以細絲銀分賞，遂失祖宗節省之意，可惜甚焉。

浣衣局，掌印太監一員，僉書等數十員，惟此署不在皇城內，在德勝門迤西，俗稱「漿家房」者是也。凡官人年老及有罪退廢者，發此局居住，內官監例有供給米鹽，待其自斃，以防泄漏大內之事，法至善也。天啟七年十一月，客氏笞死於此。

兵仗局，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十餘員，軍器庫提督一員，掌關防司一員，掌司、寫字、監工數十員。即掌造刀槍、刺戟、鞭斧、盔甲、弓矢各樣神器。又火藥局一處，屬之宮中。元宵上鼇山頂上之燈，例點放神器三位，則監工事也。凡每年七夕，宮中乞巧小針，並御前鐵鎖、錘、鉗、針剪之類，及日月蝕救護鑼鼓響器，宮中做法事鐘鼓、鐃鈸法器，皆隸之。是以亦稱為「小御用監」也。逆賢時，凡解寧遠、皮島等處佛郎機等件，本局庫中物為多。

巾帽局，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等數十員。職掌內官、內使小火者平巾官帽。每年入夏，據見在員數，具題移文工部。至冬初，即於節慎庫領銀十餘萬，分散內官，內使人等靴料。凡有羨餘，繳進御前。凡新升秉筆，即送朝衣、冠、笏帶、鞋一分。凡選中駙馬冠靴，中使之家正帽，閹者之豬嘴帽，插柳跑馬勇士之圓帽，藩王之國其旗帽靴帶若干分，皆本局造送，奏於工部支領工價。其署後臨河，有梓潼帝君廟，傳云神像，是順流漂入，至此不動，遂祠祀之簽最靈。

針工局，掌印太監一員，餘與巾帽局同。職掌內官人等冬衣、夏衣，每年遞散一次。遇辰年、戌年，冬散鋪蓋銀一次。凡宮中做法事，揚幡棹圍等件，皆隸焉。凡內官曾賜蟒衣退出官及病故者，各具本交還本局收也。

內織染局掌印太監一員，總理、僉書等數十員，掌染造御用及宮內應用緞匹絹帛之類。有外廠在朝陽門外，浣濯袍服之所。又有藍靛廠，在都城西，亦本局之外署也。萬曆三十六年，始建西項娘娘廟於此。其地素窪下，時都中有狂人，倡為進士之說。凡男女不論貴賤，筐擔車運，或囊盛馬馱，絡繹如織，甚而室女豔婦，藉此機會，以恣遊觀，坐二人小轎，而懷中抱土一袋，隨進香紙，以徼福焉，可笑也。此先監沒後光景也。又數年，神廟宮中偶興「掉城」之戲，於御前十餘步外，畫界一方城，於城內斜正十字，分作八城，挨寫十兩至三兩止。令司禮監掌印、東廠秉筆及管事牌子，遞以銀豆葉八寶投

之，落於某城，即照數賞之。若落迸城外及壓線者，即收其所擲焉。至戊午年，遂有建□□□□□之變，失撫順、開原等處，此戲始不作也。

酒醋麵局，掌印太監一員，管理等官，與別局相若。職掌內官宮人食用酒、麵諸物，浙江等處歲供糯米、小麥、黃豆及穀草、稻皮、白麵有差，以備御前宮眷及各衙門內官之用，與御酒房不相統轄。

司苑局，掌印太監一員，管理等官同前。職掌宮中蔬果，及種藝之事。歲用黑豆、穀草，山東等處歲供之。御前所用瓜菜、茶料，俱此局與林衡等署、上林苑、南海子同辦之。

已上總謂之廿四衙門，惟浣衣局在皇城之外也。

內府供用庫掌印太監一員，總理、僉書、寫字、監工共百餘員。專司皇城內二十四衙門、山陵等處內官食米。每員每月四斗。神廟時，張明掌此印，插稻子或爛米，甚而至有三斗半者。孫成掌此印，將天廚之米，亦罄盡。有油蠟等庫，廳前懸一木魚，長可三尺許，以示有餘糧之意。後庫上有瓦鴿子一，相傳已久，不知何所取意也。凡御前白蠟、黃蠟等、沉香等，香皆取辦於此庫。其印非九重倚毗最有寵眷者，不得掌也。司禮掌印、東廠秉筆，管事牌子等，歲賜祿米，各於季冬奏過給散之。宮中各長街設有路燈，以石為座，銅為樓，銅絲為門壁。每日晚，內府庫監工添油點燈，以便巡看關防。逆賢擅政，盡廢之，以便冥行，莫敢言者矣。

司鑰庫，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等官數十員。凡寶源局等處鑄出制錢，該部交進本庫，備御前討取賞賜之用。庫中積有歷代古錢，洪武以來大錢。逆賢引導先帝，濫賜左右，幾無子遺。一日，御前舊錢內，偶得天啟錢，大小數枚，色甚古。遍問人，無知者。李永貞到直房，向累臣說之。累臣隨告假到外直房，於《史》內及《袁氏叢書》、《玉篇》等書內查出，梁蕭莊、魏元法僧及南詔，俱有此年號，及萬歲爺共四矣。此進擬年號之宰相，不多讀書之明驗也。惜累臣身為人役，不能親到御前奏對，而反為招妒之媒，豈非命耶？凡乾清宮等門及東華、午門鎖鑰，皆本庫監工，於五更三點時自宮中發出，分啟各門，其鑰即繳回。其印文曰：「司鑰庫印」，俗曰「天財庫」。

內承運庫，掌印太監一員，近侍、僉書十餘員。掌司等官數十員。職掌庫藏。在宮內者曰內東裕庫、寶藏庫，皆謂之裏庫。其會極門、寶善門迤東，及南城磁器等庫，皆謂之外庫也。凡金銀、紗羅、紵絲、織金閃色綿絨、玉帶、象牙、瑪瑙、珠寶、珊瑚之類，

總隸之。又浙江等處，每歲夏秋麥米，共折銀一百萬有奇，即國初所謂「折糧銀」，今所謂「金花銀」是也。候解到京，於每季仲月，由長安右門入，徑進本庫交收。此印及直殿監印、鐘鼓司、混堂，靈臺等印，皆本衙第一員僉書挨掌，不係貴近內臣掌。至崇禎三年冬，董實事發之後，此印便改內臣掌也。凡內臣升玉帶，於本庫領取。及褫降、病故，其名下仍具本交還。近年奉旨升玉帶者，亦如外臣自備，殊公私兩便也。南京供應機房太監一員，則本庫外差，有敕諭關防，所謂漢府織造是也。

靈臺，掌印太監一員，近侍、僉書數員。看時刻。近侍三十餘員，學習數十員。凡遇收選官人，則撥三四十名年幼者，讀《步天歌》、《陰陽雜注》、《天官星曆》等書，習寫算，觀星氣，輪流上臺，以候變異，呈稟掌印，具呈司禮監，據實奏聞。其占候書曰《觀象玩占》、《流星撮要》等書，皆抄寫授受，不敢傳布於世。外雖有抄本，多差訛不全，未足信也。其教法極嚴，比司禮監之學規凜肅也。每年造曆，係靈臺、欽天監公同經管。

御酒房，提督太監一員，僉書數員。專造竹葉青等酒，並糟瓜茄，惟乾豆豉最佳，外廷不易得也。

牲口房，提督太監一員，僉書數員。收養珍禽異獸，有虎城、羊房。

彈子房，掌房一員，僉書數員。專備彈弓。所用泥彈，大小有等，以黃布袋盛之。

刻漏房，官十數員，不係靈臺。專管每日時刻。晝則文華殿後，每一時至，即令直殿監官，入宮換牌。每夜攢點後至天明，則隆宗門外，報幾刻水之第一聲。而答應長隨，接報第二聲。如某時初一至初四，某時正一至正四之類，為接班起早之候也。

更鼓房，凡有罪內臣，謫司其事。挨年久者一員予牌帽總之，平巾、烏木牌者數人佐之。凡逆賢殺人，皆牌子侯得用下手，今死矣。餘者曰二牌，曰定水牌子。其餘則淨軍，每夜五名，輪流上元武門樓打更，自起更三點起，至五更三點止，按數月用藤條擊鼓，檀木榔頭擊點。例隻一更一人上樓，不許攜燈。晴夜尚可，惟風雨晦冥，苦不可言。如有差誤，即責處之。

甜食房，掌房一員，協同內官數十員。經手造辦絲窩虎眼等糖、裁鬆餅、減煠等樣一切甜食，於內宮監討取戧金盒裝盛，進安御前，兼備進賜各官及欽賜閣臣等項。其造法器

具，皆內臣自行經手，絕不令人見之。是以絲窩虎眼糖，外廷最為珍味。又七月十五進獻波羅蜜，亦所造也。

絛作，即洗帛廒。掌作官一員，協同內官數十員，經手織造各色兜羅絨、五毒等絛花素勒甲板絛，及長隨、火者牌縷絛。惟兜羅絨織法傳自西域，外無敢私織者。此作與甜食房，皆屬御用監轄管，最寒苦可憫。

裹草場，在皇城內東、御馬監大廳之南。永樂初年建，收料豆。至宣德年間，將中府草場之草分受，始立場有倉廒也。

中府草場，即舊都府草場。在東安門外爾子府街。永樂初創，收馬草。傳云是勝國時都督府，故云。

天師庵草場，在皇城外東北。正統年間，以張天師舊處建，故名。

以上共謂之三場，皆隸御馬監，各有掌場太監一員，貼場一、二十員，僉書數十員不等。

甲字庫，職掌銀朱、烏梅、靛花、黃丹、綠礬、紫草、黑鉛、光粉、槐花、五卮子、闊白三梭布、苧布、綿布、紅花、水銀、硼砂、藤黃、蜜陀僧、白芨、梔子之類，皆浙江等處歲供之，以備御用監奏取。

乙字庫，職掌奏本紙，票榜紙、中夾等紙，各省解到胖襖以備各項奏領。

丙字庫。每歲浙江辦納絲棉、合六絲串、五絲荒絲，以備各項奏討。而山東、河南、順天等處，歲供棉花絨，則內官之冬衣、軍士之布衣，皆取於此。

丁字庫，每歲浙江等處，辦納生漆、桐油、紙、黃熟銅、白麻、黐麻、黃蠟、牛筋、牛皮、鹿皮、鐵線、魚膠、白藤、建鐵等件，以備御用監、內官監奏準領取。

戊字庫，職掌河南等處解到盔甲、弓、矢、刀、廢鐵，以備奏給。

承運庫職掌浙江、四川、湖廣等省黃白生絹，以備奏討欽賞夷人，並內官冬衣、樂舞生淨衣等項用。

廣運庫，職掌黃紅等色平羅熟絹、各色杭紗，及綿布，以備奏討。廣惠庫，職掌彩織帕、梳櫳抿刷、錢貫鈔錠之類，以備取用。

廣積庫，職掌淨盆焰硝、硫黃，聽盔甲廠等處成造火藥。凡京營春秋操演，皆取給於此。贓罰庫，職掌沒官衣物等件，或作價抵俸給官。

以上總謂之曰十庫，各有掌庫一員、貼庫數員，僉書數十員不等。然庫自戊字之後，不全用十幹者，已者已也，止也。是以改用別名也。逆賢自甲字庫出身，惟倚任李宗政為掌庫，餘九庫聽宗政指揮。先帝時，凡宮中喜慶以及萬壽聖節，御馬監、三草場並此十庫，俱隨宮內關領銀鐸針、枝個，比別衙門示優異焉。復奏討關防，令掌場庫者掌之，其篆文一行直下，不過曰某字庫、某草場關防而已。萬曆時，在京親藩如潞王、福王；先帝時，在京親藩如瑞王、惠王、桂王各府承奉等官，止有食米、冬衣。惟天啟年間，今上信邸承奉等官，俱隨宮內關賞，蓋先帝友於至誼，祖宗以來所希有也。

漢經廠，釋典具宗教兩門，而誦經持咒，勸化群生，此度世津梁，必不可缺者。我二祖列宗咸多御製序文，隆重佛典，自宮壺藩封以及學士大夫，近而村裏，遠則邊塞，罔不藉佛力以寓勸化，布經典以堅款貢。神廟在宥，孝侍兩宮聖母，琳宮梵剎遍峙郊圻，丹篆梵文無遠弗屆。皇城內舊設漢經廠，內臣若干員。每遇收選官人，則撥數十名習念釋氏經懺。其持戒與否，則聽人自便。如遇萬壽聖節、正旦、中元等節，於宮中啟建道場，遣內大臣瞻禮，揚幡掛榜，如外之應付僧一般。其僧伽帽、袈裟、緇衣，亦與僧人同，惟不落髮耳。圓滿事畢，仍各易內臣服色。神廟曾選擇經典精熟、心行老成、持齋者數員，放習宮女數十人，亦能於佛前作法事，行香念經，若尼姑然。又，萬曆初年，馮太監保掌司禮監印，時輔臣張江陵居正也。時款貢伊始，宣大巡撫移咨言□求佛經，江陵以書答曰：□王求經求僧，此悔惡遷善之一機也。南北數百萬生靈之命，皆係於此。天祐中華，故使虎狼梟獍，皆知淨修善業，皈依三寶。我聖祖所謂「佛氏之教，陰翊王化」，不虛哉！禮曹準公咨，即可題請，不必別疏。但今在京番僧，皆淫穢之人，不通經典，遣去恐為□人所輕耳。所求佛經，須有聖祖御製序文者，乃可與之。公可特作一書諭□王，嘉其善念，曲為開導，示之以三塗六道之苦，誘之以天人福果之說，及念珠坐具亦可裁與，俾益其向化之心，則亦調伏凶人之一大機括也。聖人之道，苟可以利濟生民，隨俗用其教可也。何必先王禮樂法度而後為功哉？此萬曆初年事也。至於三十年後，於西直門外萬壽寺中建大鍾樓，懸大鍾一口，鍾鑄楷字佛經，樣式淳古，其音洪大，可聞數十里。是時雨暘，時若香火豐足，此鍾日夜撞不絕聲，云：「十萬八千杵」。至天啟

年間，即廢不撞，今不知鍾存何處也。累臣少時讀《通鑒節要》，中芟節潘氏榮總論，及宋儒崇儒重道書，極厭憎釋教，以為惑世誣民最宜擯絕者。後恭睹列聖御製諸經序文，及《舊唐書・太宗文皇帝本紀》所載，貞觀三年十二月癸丑，詔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為義士勇夫殞身戎陣者各立一寺，命虞世南、李百藥、褚亮、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為之碑銘，以紀功業。又《初學紀》此詔文曰：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總元戎，致茲明罰。誓牧登陴，曾無寧歲。其有桀犬，嬰此湯羅，銜須義憤。終乎握節，各徇所奉，咸有可嘉。雖復項籍，放命封樹，紀以邱墳，紀信捐生，丹素著於圖像，猶恐九泉之下，尚淪鼎鑊八難之間，永纏冰炭。所以樹其福田，濟其營魄，可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為義士凶徒殞身戎陣者各建寺刹，招延勝侶，望法鼓，所振變災火於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於甘露，所司其量定處所，並立寺名，具為事條以聞，稱朕哀矜之意。按今都城宣武門外之憫忠寺實其一焉。寺有唐刻石碑，係蘇靈芝書，傳為李北海筆，然有「史思明」字樣，則非貞觀時碑可知。累臣自崇禎戊辰秋，絕葷酒皈依釋氏，又誦金剛等經，又得詳味蓮池大師所纂彌陀疏抄菩薩戒發隱等編，歡服釋教宏博，誠暗助聖朝治化不淺。或在至戚密友苦口勸戒，所不能感格之人；或自己於內典發露，真可使神汗流。至壬申春，山東巡撫餘公大成者，博山大師弟子也。因孔有德之變逮獄，累臣得侍座側蒙指教，且云：我聖朝《大明會典》所載，每月禁刑十日，即十齋期也。凡未能長齋者，先習十齋，加至正五九月，循誘後人慈悲，方便門也。蓋治世法與出世法，即儒門成已成物，用行舍藏之道。凡具慧性上根法器之人，當終有憬然悟覺，翻然懺悔者焉。總憲唐公世濟長男元竑，萬曆乙卯中浙江鄉試，持齋二十餘年，甘心恬退，推精禪學，亦博山大師弟子也。甲戌冬，唐留都召北任總憲，元竑因慮日久年衰，曾刺血寫家書勸唐辭官，唐不聽。丙子秋，□由宣鎮東北入犯，潛從天壽山後柳溝深入，逾皇陵，陷昌平，薄都城，殘掠畿輔竟飽颺去。其冬，奉旨：朝官各舉素具邊才者。唐薦及霍維華。奉旨：逮唐獄。元竑聞之，號泣奔北，無可奈何。遂復斷鹽豉，持白齋，刺血寫《金剛經》二函，叩佛祈佑。丁丑夏，部擬唐戍。奉旨：俞允。以唐素有清名也。唐亦不知維華於丁丑正月內，已客死戍所也。

番經廠，習念西方梵唄經咒。宮中英華殿所供西番佛像，皆陳設近侍，司其香火。其隆德殿、欽安殿香火，亦各有司也。凡做好事，則懸掛幡榜，惟此廠仍立監齋神於門傍。本廠內官，皆戴番僧帽，穿紅袍，黃領，獲腰，一永日或三晝夜圓滿。萬曆時，每遇八月中旬，神廟萬壽聖節，番經廠雖在英華殿，然地方狹隘，於隆德殿大門之內跳步叱。而誦梵唄者十餘人，而習學者數十人，各戴方頂笠，穿五色大袖袍。一人在前，吹大法螺；一人在後，執大鑼，餘皆左持有柄圓鼓，右執彎槌齊擊之，緩急疏密，各有節奏。按五色方位，魚貫而進。視五色傘蓋下誦經者以進退，若舞焉。跳三四個時辰方畢。監

齋神者，傀儡體製法真，盔甲器械，高與人等，如門神焉。而黑面豎髮，威靈可怖，於本殿宮門安之，做法事畢，即收於本殿庫中。一夕，有賊入庫，神施法禁不能行，托夢於看庫內官曰：庫內有賊，我替爾拿住了。天明果然。是以人皆畏之。凡食驢肉者絕不敢入殿，入則必有意外災咎；食牛犬肉者亦不敢入，蓋亦頗著靈驗，人不敢犯也。英華殿前有菩提樹二株，結子可作念珠。詞臣張士範作偈，其序文略曰：大內西北之隅，建有英華殿一處。殿前菩提樹二株，聞係九蓮菩薩慈聖皇祖母所植，葉如楸子，不從花得，乃生於葉之背，拾作念珠，較南產者，惜不甚大。然色黃潤，而分瓣之線色微白，名「納多」。寶之神廟以聖母上賓，奉御容於樹之東北別殿，值朔望節即親詣行禮。每瞻仰雙樹，若有杯之思焉。因上尊號曰「九蓮菩薩」、云偶禪持此珠作施，備述其詳如此。臣張士範敬撰小偈，以代頌言云云。初萬曆元年四月，順義王俺答奏選得金字番經並喇嘛僧為傳誦經典，禮部通行，順天府造金字經三部，黑字經五部，選得番僧兼日早回，毋得淹滯。神廟報可。至十一月，禮部如督臣王崇古之請，給俺答佛像、番經，賞去傳經番僧二人禪衣坐具並靴襪，授在□番僧尤人，官仍給禪衣坐具帽靴，及各給其番官四人彩緞。

道經廠，演習元教諸品經懺。凡建醮做好事，亦於隆德、欽安等殿張掛幡榜，穿羽流服色。而雲敖清雅，儼若仙音。萬曆五年十月戊子，彗星見，神廟以星變特諭禮部，建醮於朝天宮三日，仍遍告各宮廟。至二十六年，鼎建乾清、坤寧兩宮，敕先監矩總督工程，每月初四日同閣臣九卿入宮閱視。至三十一年，工始造成，敕正一嗣教大真人張國祥即天師也，率領道侶數十員，於乾清宮大殿，啟建黃籙大醮若干日，香燭輝煌，齋供清美，儀文隆備，世所罕見。至第三日午時，有白鶴千餘，於兩宮之上飛鳴，旋繞移時方散，無不歎聖誠格天，元穹鑒臨。群內臣仰視空中之鶴者如堵，有小近侍王昇者，其口大能容拳，亦隨仰視。真人一見即曰：這孽畜躲在這裏了。雲昇是得道大蝦蟆化生之人也。此廠掌廠林朝者，泰昌元年八月，升乾清宮管事，王太監安極器重之，改原姓魏，升天壽山某陵神宮掌印太監，後被逆賢害死。神廟初欲選宮女數十人，令習元教，為女道士。而掌壇內臣李昇、白忠、林朝執奏曰：不可。佛教慈悲，凡些微簡褻，尚或耽待；若元教諸天神將，恐女子無知，惹咎不便。是以中止。

已上三經廠，每遇收選宮人，各撥數十人隸之。凡做好事一永日，或晝夜，或七晝夜，各有欽賞錢錠為視，一總事畢易服叩頭謝恩。凡三經廠將做好事之前，須先頒旨意，傳各衙門答應錢糧。凡遇癸亥神廟景命，三經廠各做好事一永日，遣管事牌子瞻禮。凡司禮監掌印、東廠秉筆、管事牌子，各進素盒十二副或八副點茶。每廠掌廠太監一員，貼廠各司房數十員，於各衙門帶銜。惟番經廠韓長老，神廟極所信禮，稱長老而不名。又

王定安清修能琴，為先監器重云。

南海子，即上林苑。總督太監一員，提督太監四員，管理、僉司數十員，分東西南北四圍，每面方方四十里，總謂之二十四鋪，各有看守牆鋪牌子、淨軍若干人。東安門外有菜廠一處，是在京之外署也。職掌鹿、獐兔、菜、西瓜、果子。凡收選內官，於禮部大堂同欽差司禮監官選中時，由部之後門到此廠過一宿，次日早辰點入東安門，赴內官監，又細選無遺礙者，方給烏木牌，候收畢請旨，定日差司禮監掌印，於萬壽山前撥散之。

林衡署、蕃毓署、嘉蔬署、良牧署。提督太監一員，各有掌署官一員，貼署、僉書數員。職掌進宮瓜蓏、雜果、菜、栽培樹木，雞黃、鵝黃、鴨蛋、小豬等項。

織染所，掌關防太監一員，僉書十餘員。職掌內承運庫所用色絹。其署向南，在德勝門裏，內有空地，堪為園囿。其染成之絹，赴內承運庫交納。此所，工部亦有監督，有大使，有辦顏料諸項商人。此所不隸內織染局。

盔甲廠，即鞍轡局。在都城內之東南隅。掌廠太監一員，貼廠、僉書數十員，轄匠頭九十名，小匠若干人，專管營造盔甲、銃炮、弓矢、火藥之類。萬曆年間，火藥忽燃者再。其三十三年九月丙申申時，忽響一聲，煙如靈芝，燒死京營領總等官九員，軍人六十三名，重傷者二十一名，毀房屋若干間。禮科蕭近高所題 「燒死不下數百人」。凡於工部領銀一萬兩，則此廠六千，王恭廠四千，分造之。工部主事一員監督之。近因東西南北不便，復增主事一員，各監督之。崇禎甲戌九月初七日天明時，忽響一聲，毀房屋甚多，將火藥石碾遠拋於泡子河城牆下。又一石碾自空中落於民家屋上，打透至炕，而炕上所臥小兒，不知何因，在地無恙。又一人係掛於梁上，頭與腳下垂，止有皮，無衣無肉，骨形比生時頗增長許多。是日也，本廠匠頭蔡承祿號「小泉」家出殯，人頗富侈，冥器皆用真綾絹為之，延優娼扮十二寡婦征西故事，又製火人、火馬十匹，各以火爆縛遍人馬身上，點藥線馳跑，則火起四飛，紙爆迸響，而人不傷。是日之變，人多云蔡家所致。凡附近寺殿多未震動，而配殿概損也。有一吳羊兒者，素以食物入廠貨賣，比晨巳擔入，忽覺眼黑，耳畔略聞有響聲，移時方蘇，開眼視之，身已立泡子河橋上，不知得何神祐而無恙也。又有賣肥皂者，素在崇文門裏賣，後於門外賣，此日偶人城索債，震死於薑百戶門首，肥皂箱油粉狼藉，見者無不悚懼。奉旨：將掌廠值日內臣賀堯年、監督主事蔡宸恩下獄，薄責之。

安民廠，即王恭廠。建署於都城之西南隅。掌廠太監一員，貼廠、僉書十餘員，轄匠頭

六十名，小匠若干名。營造錢糧，與盔甲廠同。天啟六年五月初六日辰時，忽大震一聲，烈逾急霆，將大樹二十餘株拔出土。又有坑深數丈，煙雲直上，亦如靈芝，滾向東北。自西安門一帶，皆霏落鐵渣，如麩如米者，移時方止。自宣武街迤西，刑部街迤南，將近廠房屋，猝然傾倒，土木在上，而瓦在下。殺有姓名者幾千人；而闔戶死及不知姓名者，又不知幾千人也。凡坍平房屋，爐中之火皆滅。隻賣酒張四家兩三間之木簿焚然，其餘無毀。凡死者之肢體多不全，不論男女，蓋皆裸體；未死者亦多震褫其衣帽焉。真未有之變也。遂改卜於西直門街北建廠，先帝賜名曰安民，並盔甲廠，各鑄關防以給之，重軍需也。其舊址改為戎政署。凡在西會議兵事，即共集面計，甚便。而崇禎辛未，戎政尚書閔夢德設處錢糧修理捐俸完局云。近因火藥局逼窄，遂於宣武門街盡北街西，分創新火藥局一處。又，安定門內東條兒胡同，舊設槍局一處，係京營官軍自兩廠領出火藥並軍器堆積，以便教場取用。崇禎戊寅四月初五日卯時，新火藥局忽震一聲，損壞房屋人民許多。至六月初二日午時，安民廠大震，略減於天啟六年時也。八月初七日卯時，局復大震，且延燒草若干垛。其湧起之煙，各如靈芝，如云如浪，移時方散。聖明極矜憐之，發銀分賑。司禮曹太監化淳，親詣傷處驗看，復施棺或席殮埋。是歲頗旱，至庚辰四月初二午時，新局造火藥處，復響一聲，損人命房屋甚多。

西山陵墳，各有掌府官一員，僉書十餘員，以供灑掃、看守香火。凡有祭祀，即本掌府官行禮。

京城內外寺廟，各有燒香內官十餘員。及東西舍飯寺，亦各有內官數十員，或年老有病退居於此，止給柴米、冬衣、靴料，以終殘年。此祖宗豢養之澤周詳備至者也。

安樂堂，在北安門裏，掌房官一員，掌司數十員。凡在裏內官及小火者有病，送此處醫治。痊可之日，重謝房主，消假供職。如不幸病故，則各有送終內官，啟銅符，出北安門，內官監給棺本，惜薪司給焚化柴，抬至淨樂堂焚化。皆祖宗為中官始終之大恩也。萬曆時，堂內有兩人養病，一人已死，身旁無所有，止有一銅盆，被未死者力疾下床將盆藏之，死者之家人遍尋盆不見，而藏盆者不久亦氣絕，比殮時則盆覆於被內。蓋內臣性貪苟得，至死不二，遂傳為笑柄云。累臣目擊陋習，心甚不甘，因發三大願。一曰不串戲。實不忍將民間幼男買來付南人教習，費財耗力，以供人耳目之樂，終至戲散流落失所者多。二曰不蓋房。實不忍隨俗陋套，頻興土木，取片時之得意，失寒素之本色。三曰不受故官財產。是以先監坐化，常太監病故，李公永貞死後，累臣所分遺念堪付一笑。凡內臣稍富厚者，預先捐資擺酒，立老衣會、棺木會、壽地會，念經殯葬，以為身後眼目之榮。

淨樂堂，在西直門外，內官經營數人，凡宮女、內官無親屬者，死後於此焚化。堂有東西二塔，塔有舁井，皆貯骨灰之所。客氏笞死，於此焚屍。

內安樂堂，在金鼇玉蝀橋西、羊房夾道。掌司其事者二、三十人。凡宮人病老或有罪，先發此處，待年久再發外之浣衣局也。成化年間，憲廟皇貴妃萬娘娘專寵，孝穆皇后紀娘娘有孕，曾托居此，生孝廟為中興聖帝云。

內讚禮官、巡街長隨。凡宮中祭祀、禮儀，係讚禮官職掌。其官十餘員，自答應長隨，選其動作便利、聲音洪亮、儀表豐秀者為之。得穿紅圓領、束金鑲帶。此外，又有巡街長隨，亦自答應長隨內曆俸實挨，戴平巾，穿青拽　　，牙牌，輪流巡曆地方，有旗尉數人跟隨。凡禁地有異言異服及喧嚷犯禁者，得詰而責之。事大則開具連七紙手本，名曰：「事件」，稟司禮監奏處，事小則責打逐出而已。

答應長隨。凡收入官人，先選身子偉壯有力者百餘人，分派大轎、小轎並傘扇等，演習步驟。凡遇謁廟、朝講，以至聖駕出外，抬弓矢、賞賜等箱，駕回，各交原處。俱在元武門東西、長庚門之外一帶廊下家住，屬司禮監轄。看守六科廊、報水巡街、禮儀房等項，皆從此中升補。凡夜間那方有光亮，便從宮中門縫傳出，急差長隨分尋是何處失火，登時回話。凡召封宣官及欽賜大臣銀兩、羊酒等項，皆長隨齎送天下文武官，各藩府進到表箋禮物，皆長隨接進。其為首數員，有官帽曰答應牌子，即司禮監奉御，然不敢穿　　也。祖宗以來，凡雙月十六日，例有應答牌子，前往教場比試武職應襲。至逆賢時，欲令名下私人，炫耀中外，遂改差文書或監官輪挨一人往，非舊制也。

官下、官占，分兩班四撥。小火者，烏木牌，平巾。遇升一級。則內吏烏木牌。管宮中灑掃之事，有力者免之。

當差聽事，兩班四撥。內使小火者，烏木牌，平巾。有總牌一名，二、三、四牌各一名。每撥餘者各數十名。專答應司禮監官、典簿人數。凡出票拿人、馬房動刑、裏外看守墩鎖淨軍，皆其職管。夜則輪流叫火巡風，隔門縫聽傳使令，忙苦可憐。然間多騙詐嫖賭，答應宮人貪忍無恥，與外廷斯役相似者，大抵習俗移，人不能特立，或為饑寒迫耳。悲失！

京城內外十六門。正陽門，掌門官一員，管事官數十員。帶管外羅城南面居中永定門。

凡冬至聖駕躬詣圜丘郊天，並耕藉田。崇禎辛未年五月初一日，今上因旱詣圜丘步禱，咸由正陽門出也。

崇文門，掌門官一員，管事官數十員。帶管外羅城東南左安門、正東廣渠門、東北之東便門。崇文門俗稱「海岱門」，左安門俗稱「　　磨門」，廣渠門俗稱「沙窩門」也。

宣武門，掌門官一員，管事官百餘員。逆賢時，幾二百員。帶管外羅城西南右安門、正西廣寧門、西北之西便門。宣武門俗稱「順成門」，廣寧門俗稱「彰義門」。

此京城之南一面也。

東面則朝陽門，俗稱「齊化門」也。聖駕春分躬詣朝日壇，及藩王之國，則由朝陽門出。再北則東直門也。

西面則阜成門，俗稱「平則門」也。聖駕秋分躬詣夕月壇，則由阜成門出。再北則西直門也。

北面居西者得勝門也。聖駕謁陵及大行帝后發引，則出此門。北面居東者曰安定門。萬曆丙辰七月初六日晚，大風暴雨，將此門閂刮折，拔清河一帶大樹無算，而皇城之北中門、東上門閂俱折。凡遇夏至聖駕躬詣方澤祭地，即由安定門也。

各掌門官一員，管事官十餘員不等，與前三門亦同。譏查出入，變納課程。

以上聽正副提督、掌司節制，而司禮監鈐轄之。凡在京大小喪柩，得於安定、西直、東直、阜成、崇文門發引，餘四門不許喪柩出也。

在京府第。王府，每承奉正副二員，典寶官數十員。公主府，每中使一員，閹者數十員。

聖駕御前，凡每日親近內臣，自司禮監掌印、秉筆、隨堂之次，兩名位尊顯者，曰乾清宮管事，其第一員或第二員，則提督兩司房者也。曰打卯牌子，則隨朝捧劍者也。其次曰御前牌子，曰暖殿，則朝夕在側者也。次曰管櫃子，曰人數司房、管掌司房，曰御藥房、御茶房，曰管庫。又次曰管弓箭，曰弩馬，曰尚冠等四執事，則並尚衣、尚履、管淨者也。曰帶刀，曰報時刻，並大包廚、宮後苑、班上、吹響器，及欽安殿、隆德殿、

英華殿之陳設。以上皆穿紅，近侍也。曰某宮近侍，則答應皇后、妃嬪、皇子女等近侍，各數十員不等，總穿紅也。

御藥房，提督太監正副二員，分兩班。餘曰近侍，二、三十員。未進宮、未穿紅者，習醫官人，三、四十員。職掌上用藥餌，與太醫院相表裏。凡選官人進內，必撥年少者三、五十人，選醫教習，讀《藥性賦》、《醫要集覽》及《素問》、《脈訣》等書。祖宗以來，無敢有閑人入藥房者，防至密也。逆賢用事，則大不然，可歎也。凡聖體違和，傳放御醫。至日，四人或六人吉服入宮，不論冬夏，必於殿門之內，設炭火一盆，中焚蒼術雜香，人人從盆上入。叩頭畢，第一員膝行跪診左手，第二員跪診右手，仍互更再診。畢，各將聖恙大略，面奏數言，出至聖濟殿，計藥開方，具本，御藥房用金罐煎進之。罐口以「御藥謹封」緘之。

御茶房，秩視御藥房。分兩班，牌子四員，常行近侍三、四十員。職司茶酒、瓜果。凡聖駕出朝、經筵講筵御用茶，及宮中三時進膳，聖駕七箸，中宮七箸，係其職掌。祖宗以來，亦無一人敢擅入者。逆賢時，止伺候先帝七箸杯碗，將中宮張老娘娘合用器具，一概不管。而客氏、逆賢、王體乾等，御前每日賜吃之膳，顧奔趨供奉，不敢後焉，可慨也。神廟時，牌子魏學顏最有寵。自打卯牌子王朝忠死後，無人解聖意者，惟學顏奏封便捷，嘗備顧問，日親信之。泰昌元年八月，光廟登極，憫其勤勞，升秉筆，尋準辭閑住。學顏，豐潤縣人。未甚讀書，而博聞強記，敬重士大夫，且癖好黃白之事，門多異流，雖屢為丹客哄騙，而至老不厭也。萬曆丙辰，科第六名中式舉人趙鳴陽，遭第一名沈同和事敗吃累，雖鳴陽未得廷試，然文名籍甚，學顏深慕之。後以重聘延請至外邸，訓其侄魏廷獻，入豐潤縣庠。及學顏得以秉筆予告，而鳴陽在京師道大行，復遊山西，主鄭公，崇周家。天啟甲子冬，河南獻寶璽。後魏相國廣微等交通逆賢，大工興後，崔御史呈秀等接續布阱。凡先帝一應長旨意、長聖諭，迥與癸亥以前文氣不同，人頗駭異。時通內導逆諸臣，大布謠言於外曰：塗文輔是秀才出身，趙鳴陽入幕在內。南北傳播，人多信以為實。是時，今上在朱邸，或亦聞之。至崇禎戊辰六月內，中府會審李永貞等，而永貞輒昧心妄扳鳴陽，蓋欲少賒目前之死，誣陷人命罔恤也。其年冬，臺臣陳公乾陽偶有疏波及之，奉旨下鳴陽獄。時大司寇喬公允升，總憲曾公於汴咸心知其冤，而奈無據，乃於己巳七月內提取若愚，並永貞侄男仆人赴都城隍廟，面質鳴陽。若愚曰：永貞、若愚心本不同，各人自有本末，扳者自扳，不扳自不扳。此形可碎，此心難昧，必不忍以人之妄加己者，而今亦妄加諸人也。乃力為鳴陽辨白。鳴陽並不曾入忠賢之幕下，中外之語皆因鳴陽曾在秉筆魏學顏家教書，人遂誤作入忠賢之幕也云云。其舉人曹泰然、生員魏廷獻等，可數百人，皆鳴陽門人，俱為鳴陽申訴。時座中問官董公羽宸等九位，

盡感動首肯。鳴陽得擬杖，過堂覆允，案存刑部江西司，其長男趙玉成，至癸丑登劉同升榜進士。學顏至戊寅夏卒，年九十餘，人咸以為得內養外丹力也。

篦頭房，近侍十餘員。專為皇子女請髮、留髮、入囊、整容之事。凡誕生皇子女，彌月剪胎髮，百日命名後按期請髮者，即如外之每次剃頭，然一莖不留，如佛子焉。皇子戴元青縐紗六瓣有頂圓帽，名曰「爪拉帽」。至十餘齡留髮，約年餘，又擇吉入囊，總束於後。冬用元色紵，夏用元色紗作囊，闊三寸許，長尺餘，垂於後。至選婚有妃，始擇吉行冠禮。此皇子事也。皇女戴寸許闊小頭箍，至十餘歲留髮，至年餘擇吉打扒角，至選婚有駙馬，始擇吉上頭。此皇女事也。凡奏文書，皆禮儀房職掌。凡收生婦、醫婦進宮、出宮，或乳婦有疾更換，皆禮儀房職掌事也。

貓兒房，近侍三、四人，專飼御前有名分之貓。凡聖心所鍾愛者，亦加升管事職銜。牡者曰「某小廝」騸者曰「某老爺」，牝者曰「某丫頭」。候有名封，則曰「某管事」，或直曰「貓管事」，亦隨中官數內關賞。凡皇子女嬰孩時，多有被貓叫得驚風薨夭者，有誰敢言。或祇於所居近處，禁止幾年可也。說者曰：祖宗為聖子神孫，長育深宮，阿保為侶，或不知生育繼嗣為重，而寵注於一人，未能溥貫魚之澤，是以養貓養鴿，復以螽斯、百子、千嬰名其門者，無非藉此感動生機，廣允緒耳。其意良深遠哉！凡聖駕所喜乘之馬，亦各賜佳名。逆賢曾進先帝之馬甚多，有日飛元光等。或升馬玉帶、賞馬抹布刀兒，如管事之秩，然總涉戲耳，不可以為訓也。

宮內教書，選二十四衙門多讀書、善楷書、有德行、無勢力者任之。三四員五六員不拘。穿　　。不妨原衙門原職銜，而隨御司房或管櫃子關賞，亦洊升玉帶騎馬，仍命一秉筆提督之。所教宮女讀《百家姓》、《千字文》、《孝經》、《女訓》、《女誡》、《內則》、《詩》、《大學》、《中庸》、《論語》等書。學規最嚴，能通者升女秀才，升女史，或升宮正司六局掌印。凡聖母及后妃禮儀等事，則女秀才為禮引禮讚禮官也。凡宮人有罪者，發落責處墩鎖，或罰提鈴等名色以苦之。提鈴者，每日申時正一刻並天晚宮門下鎖時，及每夜起更至二更、三更、四更之交，五更則自乾清宮門裏提至日精門，回至月華殿門，仍至乾清宮門裏，其聲方止。提者徐行正步，大風大雨不敢避。而令聲若四字一句，「天下太平」云云。神廟御居啟祥宮時，則自咸和右門提至嘉德門，仍回原處止焉。

寶和等店，經管各處商客販來雜貨。一年所征之銀，約數萬兩，除正額進御前外，餘者皆提督內臣公用，不係祖宗額設內府衙門之數也。店有六：曰寶和，曰和遠，曰順寧，

曰福德，曰福吉，曰寶延。而提督太監之廳廨，則在寶和店也。俱坐落戎政府街。凡奉旨提督者，亦無敕書。傳云：起自嘉靖年間，裕邸差官徵收。神廟時，屬慈寧宮聖母李老娘娘宮中收用，管事張隆、齊棟等總其事。先帝登極，逆賢攘為提督，委掌家王朝用經理之。朝用斤斤自守自愛，新其廨宇，寬其苛斂，惟恐病商。司房王惟善等，至今稱之。按：每年販來貂皮約一萬餘張，狐皮約六萬餘張，平機布約八十萬匹，粗布約四十萬匹，棉花約六千包，定油、河油約四萬五千簍，芝麻約三萬石，草油約二千簍。燒酒約四萬簍，而都城內之燒者不與也。荊油約三萬五千簍，南絲約五百馱，榆皮約二十馱，各省香館分用也。北絲約三萬斤，串布約十萬筒，江米約三萬五千石，夏布約二十萬匹，瓜子約一萬石，醃肉約二百車，紹興茶約一萬箱，松蘿茶約二千馱，雜皮約三萬餘張，大曲約五十萬塊，中曲約三十萬塊，麵曲約六十萬塊，京城自造細曲約八十萬塊，而內臣勳戚自製之曲不與也。四直河油約五十簍，四直大曲約一十萬塊，玉約五千斤，豬約五十萬口，羊約三十萬隻，俱各有稅，而馬牛驢騾不與也。如滇粵之寶石、金珠、鉛銅、砂汞、犀象、藥材，吳、楚、閩、越山、陝之幣帛絨貨又不與也。天啟以前，大概如此。今又不知何項增多，何項減少，觀商民之通塞，販貨之豐耗，亦足以卜時考世云。

卷十七

○大內規制紀略

皇城外層，向南者曰大明門，與正陽門、永定門相對者也。稍東而北，過公生左門向東者，曰長安左門。再東，過玉河橋，自十王府西夾道往北向東者，曰東安門。轉而過天師庵草場，再西向北，曰北安門，即俗稱「厚載門」。轉而過太平倉，迤南向西，曰西安門。再南過靈濟宮、灰廠向西，曰長安右門。紅柵之內，門之北，則登聞鼓院在焉。此外圍之六門。牆外周圍紅鋪七十二處也。

紫禁城外，向南第一重曰承天之門。每年霜降後，吏部等朝審刑部重囚，在門前中甬道西、東西甬道之南。五府等衙門坐東向西，吏部等衙門坐西向東，吏部主筆者第一座，刑部正堂第二座，都察院第三座，餘以次列。舊時犯人朝北跪，而刑部事宜亦明載。各旗尉押本囚上前，北面跪，則是有冤者，側面西向主筆者分訴。今侍從之人，大聲喝曰：朝上跪，而乃直朝西，豈以西為上耶？主筆者思以上自居耶？無敢言非也。南二重曰端門，三重曰午門。魏闕兩分，曰左掖門、右掖門。轉而向東曰東升華門，向西曰西華門，向北曰元武門。此內圍之八門也。牆外周圍紅鋪三十六處。每晚有勳臣一員，在闕左門內直宿，每更官軍提銅鈴巡之，而護城之河繞焉。

皇城內，自北安門裏，街東曰黃瓦東門。門東街南曰尚衣監，街北曰司設監。再東曰酒醋麵局、內織染局，曰皮房、紙房，曰針工局、巾帽局，曰火藥局，即兵仗局之軍器庫也。再東稍南，曰內府供用庫，曰番經廠、漢經廠，曰司苑局、鐘鼓司。再南，曰新房，曰都知監、司禮監。

祖宗舊制，司禮監，第一層門向西，與新房門一樣。門之內稍南，有松樹十餘株者，內書堂也。先師位供安向南，其楹聯曰：「學未到孔聖門牆，須努力趲行幾步；做不盡家庭事業，且開懷丟在一邊。」聖人位之北一間，則教讀書詞林先生所憩之所也。內書堂稍北，曰崇聖堂，掌印公公、秉筆、隨堂公到任入門，先禮之。再北向南，則二層門矣。入此門再東朝南者，本監公廳之大門也。門外有東西二井，西井之西一小門，東井之東一小門，其內皆提督、監官、文書房掌司所居房屋也。古書、名畫、筆墨、硯、綾紗、紙劄，各有庫貯焉。新房之北，則司禮監；新房之南，則御馬監也。所謂新房，東西一街，南北一連、二連、三連等連連之，十字路口各有井。自逆賢專政，將司禮監外層拆毀，改為大門，向西殊失次第。一層高如一層之義，無知妄作，此其一也。近年仍改復舊制焉。御馬監之南向西者，曰杆子房、北膳房、暖閣廠。廠之東門通河，而門最高大，啟閉不便，遂於大門上復開一小門，以便行走。河之兩岸，榆柳成行，花畦分列，如田家也。曰南膳房。再南曰明器廠，曰混堂司、內東廠、尚膳監。撥子斜對御馬監向東，曰北花房，亦辦膳之所也。曰印綬監、中書房，曰蹴圓亭，武廟恒臨幸之。曰內承運庫。此庫，掌印、僉書、寫字諸人所住之署也。此路總名之東河邊。其餘尚有房八區，則司禮監印公、秉筆等眾住，所謂河邊直房是也。過東上北門、東中門，街北則彈子房，曰學醫讀書處，曰光祿寺，街南曰篦頭房。再東，則東安裏門，俗稱「牆門」者。過橋則東安門也。自東上南門之東，曰重華宮，前曰重華門，曰廣定門、咸熙門、肅雍門、康和門，猶乾清宮之制。後有兩井，東西有兩長街。西長街則有曰興善門、麗景門、長春門、清華門、寧福宮、延福宮、嘉福宮、明德宮、永春宮、永寧宮、延禧宮、延春宮，凡妃嬪皇子女之喪，皆於此停靈，至發引時，出東上南門、東上北門、北中門、北安門、詣四山等處墳林安厝。東長街則有廣順門、中和門、景華門、宣明門、洪慶門、洪慶殿、供番佛之所也。又有膳房。其門曰景和門，又東則內承運庫也。自東上南門迤南，街東曰永泰門，門內街北則重華宮之前門也。其東有一小臺，臺有一亭。再東南則崇質宮，俗云「黑瓦殿」。景泰年間，英廟自北狩回所居。永泰門再南，街東則皇史宬，珍藏太祖以來御筆實錄、要緊典籍、石室金匱之書，此其處也。皇史宬每年六月初六日奏和曬晾，司禮監第一員監官提督，董其事而稽核之，看守則監工也。左右小門曰　　曆左門、曆右門。再東則追光殿，日欽天閣，透玲碑在焉。世廟御製欽天頌，勒於碑，碑石光

潤，闊有豎之二近，似臥碑製也。再南，則御前作也。皇史宬之西，過觀心殿射箭處，稍南曰龍蒼門。其南則昭明門，其西南則嘉樂館，其北曰丹鳳門，列金獅二。內有龍德左殿、崇仁右殿，正中廣智，殿之後則飛虹橋也。橋以白石為之，鑒獅、龍、魚、蝦、海獸，水波洶湧，活躍如生，云是三寶太監鄭和自西域得之，非中國石工所能造也。橋前右邊缺一塊，中國補造，屢易屢泐，亦古跡也。橋之南北有坊二，曰飛虹、戴鼇，薑立綱筆。橋之東西有天光、雲影二亭。又北壘石為山，山下有洞，額曰秀岩。以磴道分而上之，其高高在上者，乾運殿也。左右各峙一亭，曰御風、淩云。隔以山石藤蘿花卉，若牆壁焉。又外為永明殿，最後為圓殿。引流水繞之，曰碧環。再北曰玉芝館，即睿宗獻皇帝廟也。後殿曰大德殿。外券門曰寶慶門，曰延祥門、佳麗門。其東牆外則觀心殿也。自皇史宬東南有門通河，河上曰湧福宮，舊名澄輝閣，俗云「騎馬樓」也。迤東沿河再北則呂梁洪、東安橋，北有亭曰涵碧。又北，則回龍觀焉，其殿曰崇德是也。觀中多海棠，每至春深盛開時，聖駕多臨幸之。是河也，從北安門外文昌宮東步糧橋，入經皮房、內織染局、巾帽局、御馬監之東、東安門橋下，至長安左門外迤東之玉河橋出焉。北安門內，街西曰安樂堂，凡內官有病者，送此調理；山陵及外廠九門官，不送也。再南，黃瓦西門之裏，則內官監也。過北中門迤西，則白石橋、萬法殿等處。至大高元殿，則習學道經內官之所居也。其北，則裏冰窖也。北中門之南曰壽皇殿，右曰育秀亭，左曰毓秀館，後曰萬福閣，俱萬曆三十年春添蓋，曰北果園。殿之西門內有樹一株，掛一鐵雲板，年久樹長，遂銜雲板於樹幹之內，止露十之三，誠古跡也。殿之東曰永壽殿，觀花殿植牡丹、芍藥甚多。曰采芳亭、會景亭，曰玩春樓，其下曰壽安室，曰觀德殿，亦射箭處也。與御馬監西門相對者，壽皇殿之東門也。殿之南則萬歲山，俗所謂「煤山」者此也。久向故老詢問，咸云：土渣堆築而成。崇禎已巳冬，大京兆劉宗周疏，亦誤指為真有煤。如果靠此一堆土，而妄指為煤，豈不臨危誤事哉！我成祖建都之後，何等強盛？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豈肯區區以煤作山，為禁中自全計？何其示聖子神孫以不廣耶？山上樹木蔥鬱，神廟時鶴鹿成群，而呦呦之鳴，與在陰之和，互相響答，聞於宵漢矣。山之上土成磴道，每重陽日，聖駕至山頂，坐眺望頗遠。前有萬歲山門，再南曰北上門，左曰北上東門，右曰北上西門。再南，過北上門，則紫禁城之元武門也。

北上西門之西，大高元殿也。其前門曰始青道境，左右有牌坊二，曰先天明境、太極仙林，曰孔綏皇祚、宏祐天民。又有二閣，左曰炅明閣，右曰炅靈軒。內曰福靜門，曰康生門，曰高元門，蒼精門、黃華門。殿之東北曰無上閣，其下曰龍章鳳篆，曰始陽齋，曰象一宮，所供象一帝君，範金為之，高尺許，乃世廟元修之御容也。稍西曰石作，曰圓明閣。又西曰乾明門。門裏迤南，曰兵仗局，曰西直房，即尚衣監之袍房也。曰舊監庫，屬內官監地方。曰尚膳外監，曰憩食房，曰西上北門。其東向北者，則西下馬門矣。

紫禁城護城河一帶，其在東面者，原有祖宗所設內承運庫衙門起，至北花房止，有房地；而西面城河，兩岸止有矮河牆，羅列石作物料而已。逆賢擅政，乘興大工之際，輒自西，下馬門迤北，乾明門迤南，於兵仗局對門一帶，造作房屋數區，以為秉筆直房，於風水頗失宜。又河之東北角、西北角，本有澡馬河石柵，逆賢皆毀之。改成兩方角，後又悔其誤，復改如故，此無知粉更之明驗也。說者曰：改此河後，先帝聖嗣不育。靈臺掌印張得禮者，密向客氏言之，客氏向逆賢言之，乃方復舊。先帝皇子女雖經數產，竟無一存。惜哉！

自西上北門過西上南門，向東，則御用監也。又南向西，則銀作局也。再南，過橋曰靈臺，亦有觀象臺，銅鑄渾天儀以測星度、占雲氣焉。沿河西岸而南者，曰寶鈔司。自西中門之西，則尚寶監也。再西，出西苑門，迤南向東，曰灰池，曰水碓。水磨河之西，土坡之上，曰昭和殿、擁翠宮，曰臺陂、澄淵亭。又北，曰紫光閣。再西，曰萬壽宮、壽源宮。嘉靖四十四年春，更曰百祿宮，曰五福殿、承佑殿、左祐祥殿、右祐寧殿，曰龍吉齋、鳳祥館、昭祥閣、朗瑞居，曰曜曦門、耀朗門、含祥門、成瑞門、曰永和門、永順門、永綏門、永祉門，曰納康門、長寧門、凝一殿。其東，曰萬春宮、含春殿、萬和宮、萬華宮、萬寧宮、御饌庖，曰體仁門、履康門、啟泰門、納祉門、泰安門。其西，曰仙禧宮、仙樂宮、仙安宮、仙明宮。其朝東南起，有門廿一，曰長寧、長和、長善、長耀、令寧、攸順、攸利、金靜、金瑞、宣惠、靜安、康寧、金寧、常靜、壽安、廣成、東和。其南，曰陽德、永光、嘉安。其東，曰柏木殿，曰旋坡臺即兔兒山顯陽殿也，曰迎仙亭。牌坊二，南曰福巒，北曰祿渚。臺上有七層牌額，曰玉光、光華、華耀、耀真、真境、境仙、仙臺。曰朝元館，曰景德殿、大光明殿，曰登豐門、廣福門，曰太始殿、太初殿，曰宣恩亭、響祉亭、一陽亭、萬仙亭。後曰永吉門、左安門、右安門，曰太極殿、統宗殿、總道殿，曰天元閣。下曰闡元保祚。朝東外二門，曰天平、豐和。曰無逸殿、斷風亭、落成殿。金海石撟之北，河之西岸向南，曰玉熙殿、承華殿，曰寶月亭、芙蓉亭，曰清馥殿、丹馨殿、曰錦芳亭、翠芬亭，曰長春門、昭馨門、瑞芬門、馥景門、仙芳門、馥東門、馥西門，曰澄碧亭、騰波亭、飛藹亭、曰騰禧殿即「黑老婆殿」也，曰王媽媽井。河之上遊，倒影入水，如龍宮。曰乾德閣，俗所云「北臺」是也。高八丈一尺，廣十七丈，磴道三分三合而上之。萬曆二十九年夏建，乾清宮牌子王朝忠、內官監總理陳永壽董其役。至天啟元年十一月十四日，奉旨拆毀平之。蓋猶春秋泉臺之毀矣。至四年夏，就其處作嘉樂殿，其門曰延景門。牌坊南曰福渚，北曰壽嶽。河干有亭五，中曰龍澤，左曰澄祥，右曰湧瑞，又左曰滋香，右曰浮翠，總謂之五龍亭也。又洞三：上曰龍壽，中曰玉華，下曰遊仙。已上俱萬曆三十年秋添。其三洞至天啟元年冬拆。再

西，則內教場也。曰振武殿，曰恒裕倉、省斂亭。稍南，臨河有坊，曰衆祥橋。其東則北閘口，曰洪應殿，曰壇城，曰轟雷軒、嘯風室、噓雪室、雲雨室、耀電室，曰清一齋、寶淵門，曰靈安堂、精馨堂、馭仙堂、輔國堂、演妙堂、入聖居也。自北閘口迤南東岸，曰船屋，乃冬日藏龍舟之所，有宏濟神祠。橋之南，亦有船屋焉。直南，曰元熙殿。有馬頭，左擁翠亭，右飛香亭，後更名曰元潤亭。再南，曰陟山門，通裏冰窖者也。又西馬頭有龍淵亭、念善館，又有亭曰龍湫，有殿曰壽源殿即太素殿，曰正心齋、博敬齋，曰素左門、素右門、隆治門，曰騰波亭、滋祥亭。又再南，巍然若山者，曰廣寒殿，即俗所云「蕭後梳妝樓」也，萬曆七年傾頹。其脊中錢，元至元錢也，神廟曾分賜輔臣張居正數枚。曰太液橋，其坊曰堆雲、積翠，今止存山石基，逆賢又拆毀焉。再南，曰圓殿，即承光殿也。磚砌如城牆，亦有雉堞，以磴道分上之，上有樓閣、古松。松乃數百年物，霜幹虯枝，紛披偃蓋，凡枝之垂者，皆以杉木撐之。至崇禎五年，因枯木難存，始連根刨除。此乾明門之西也。其石梁如虹，直跨金海，通東西往來者，曰玉河橋。有坊二，曰金鼇、玉蝀。萬曆年間，凡遇七月十五日，道經廠、漢經廠做法事，放河燈於此橋之中，空約丈餘，以木坊代石，亦用木闌杆。橋之東岸，再南，曰五雷殿，即椒園也。凡修實錄成，於此焚草。左迎祥館，右集瑞館，曰太元亭、聞法所，曰臨漪亭、水雲榭。再南，則至西苑門矣。由玉河橋、玉熙宮迤西，曰欞星門。迤北，曰羊房、牲口房，虎城在焉，內安樂堂在焉。欞星門迤西，曰西酒房、西花房，曰大藏經廠即司禮監經廠也。又西曰洗帛處、園果廠，曰西安裏門、甲字等十庫，曰司鑰庫、鴿子房。街南曰惜薪司，正西則西安門也。欞星門迤西街南，贓罰別庫之門也。門之東，迤南，曰蠶池，曰陽德門。又西曰迎和門則萬壽宮之門也，曰大光明殿。自陽德門外，皆可以至河。是河也，由北安門外藥王廟西橋下入，縈回洸漾，蓄泄惟謹。蓮藕魚蝦，味最鮮美。且萑葦茂密，水禽上下，儼若江南風景云。至冬冰凍，可拖床，以木板上加交床或槁薦，一人前引繩，可拉二三人，行冰如飛。積雪殘雲，點綴如畫。世廟晚年尚元修，多居西內，嘉靖壬寅正月十六日，皇太子自宮中往見，絕河冰而過。時閣臣夏言詞云：「胡床穩坐度層冰。」正詠此也。神廟臨御久稀，禁網疏闊，每於河冰凍後，近京貧民，於皇城內外，凡有冰處，拉拖床以糊口。遇雪滿林皋，坐拖床者豔素雜遝，交拉如織，亦有興豪乘醉而頻往來者。至春冰將泮，間有沉溺損生潛不畏也。其河自寶鈔司東，與護城河之西派合流，過長安右門之北，經承天門前，再東過長安左門之北，自湧福閣會歸於皇緘之巽城而總出焉。護城河者，自北閘口分流，經內官監、白石橋、大高元殿之東，北上西門外半邊石半邊磚橋入。此橋半石者，防車輪耳。大高元殿前豎石二，曰：「宮眷人等至此俱下馬。」世廟尊崇元教，無往而不敬恪也。水由橋下，至紫禁城牆下護城河，而東而南，經太廟之東玉芝宮，飛虹橋之西，而西脈自大社、大稷壇之西，至靈臺、寶鈔司之東，總合流於湧福閣之河焉。紫禁城內之河，自元武之西，從地溝入，至廊下

家，由懷公橋以南，過長庚橋、裏馬房橋，由仁智殿西、御酒房東、武英殿前、思善門外、歸極門北、皇極門前、會極門北、文華殿西，而北而東，自慈慶宮前徽音門外，蜿蜒而南，過東華門古今通集庫南，從紫禁成牆下地溝，亦自巽方出，歸護城河。或隱或見，總一脈也。神廟久不臨御，河遂壅塞不通。幫石圮泐者，多逆賢時勒令疏通，至今清流可鑒，雖魚鱉蛙黿之微，亦得沐天波之澤。但恐事久禁弛，仍復阻閉龍脈耳。是河也，非為魚泳在藻，以資遊賞，亦非故為曲折，以耗物料，恐意外回祿之變，此水實可賴。天啟四年，六科廊災，六年，武英殿西油漆作災，皆得此水之力。而鼎建、皇極等殿大工，凡泥灰等項，皆用此水。回想祖宗設立，良有深意。惟在後之人，遵守何如耳。況坤寧宮後苑魚池之水，慈寧宮魚池之水，各立有水車房，用驢拽水車，由地琯以運輸，咸賴此河。又如天啟年，一號殿噦鸞宮被災者二次，如隻靠井中汲水，能救幾何耶？疏通此河脈，誠急務也。

大明門內承天門，其門裏之東一門，內則太廟也。西一門，內則大社大稷也。曰端門，內則六科也。東曰闕左門，再東則松林會堆處也。西曰闕右門，其中巍然而向明者，午門也，鐘鼓在焉，旗纛在焉。曰左掖門、右掖門。門內居中向南者，曰皇極門，即奉天門也，俗所云「鑼兒天」，銅壺滴漏在此。其左曰宏政門，即東角門，考選通政司參議及鴻臚寺官皆在此也。右曰宣治門，即西角門也。居西向東曰歸極門，即右順門。居東向西曰會極門，即左順門也。皇極門內居中向南者，曰皇極殿，即奉天殿也。金磚玉瓦在殿額兩傍。左向西者，曰昭文閣，即文樓；右向東者，曰武成閣，即武樓也。南北連屬穿堂，上有滲金圓頂者，曰中極殿，即華蓋殿也。殿兩旁，東曰中左門，西曰中右門。正北曰建極殿，即謹身殿也。俱嘉靖四十年重修所改今名也。殿後居中，高踞三纏白玉石闌杆之上，與乾清門相對者，雲臺門也。兩旁向後者，東曰後左門，西曰後右門，即雲臺左右門，亦曰平臺。凡召對閣臣等官，或於平臺，即後左門也。又東則景運門，西則隆宗門，西向南者則仁德門也。乾清門外左右金獅二。入門丹陛至乾清宮大殿，其扁曰「敬天法祖」四字。崇禎元年八月初四日懸安，係高太監時明筆也。殿左曰日精門，右曰月華門。左小門曰龍光，右小門曰川彩。殿東西有廊，廊後左曰昭仁殿，右曰宏德殿，東西各有角門。宮後披簷，東曰思政軒，西曰養德軒，再北則穿堂。居中圓殿曰交泰殿。其滲金圓頂，亦猶中極殿之制也。再北曰坤寧宮，皇后所居也。永祥門、增瑞門，萬曆二十五年二月添額。宮之東披簷，曰清暇。居北回廊，曰遊藝齋。崇禎五年十月廿三日懸安者也。宮後，左曰景和門，右曰龍德門。再北，左曰端則門，右曰基化門，便接瓊苑東西門矣。坤寧宮有中門曰廣運門，嘉靖十四年七月初二日改曰坤寧門。萬曆三十三年乾清、坤寧俱鼎建告成，至四十年後，始御居乾清宮西暖閣。

乾清宮大殿之左向西者，曰端寧殿，尚冠等近侍所司御服、衮冕圭王、冠帶錢糧貯此。右向東曰懋勤殿，先帝創造地炕於此，恒臨御之。王體乾等直房，並乾清管事王朝忠等直房不概敘也。

此薇垣深遠之地，中一路之大略也。

過日精門之東，曰崇仁門。稍南，曰內東裕庫，曰宏孝殿、神霄殿即崇光殿也。日精門往北向南者，曰景明門，今曰順德左門，則東一長街也。再北，向南與龍光門斜對者，曰咸和左門，向南者景仁宮。其東則東二長街也。南首曰麟趾門，北首曰千嬰門。麟趾門之東，延祺宮、怡神殿。再東，曰嘉德左門。再東，則蒼震門也，此門恒閉，遇掃雪修造則開。孝靖皇后王老娘娘疾革時，光廟每日來問安入此門，至薨逝後，於慈慶宮恭設靈位哭臨，供安大祥禫祭，後始不尚白衣冠矣。咸和左門之北，向西與景和門相對者，曰廣和左門。向南曰承乾宮，東宮娘娘所居也。東二長街之東，曰永和宮。廣和左門之北，向西與基化門相對者，曰大成左門。向南者曰鍾粹宮，今皇太子所居，改曰興龍宮者是也。東二長街之東，曰景陽宮者，孝靖皇后曾居之。千嬰門之北並列者，則乾清宮東之房五所。其東後小門，每月初四、十四、廿四打掃，凡有事則開也。宮正司六尚局，皆在乾清宮之東。

以上則東一路之大略也。

過月華門之西，曰膳廚門，即遵義門。向南者曰養心殿也。前東配殿曰履仁齋，前西配殿曰一德軒。後殿曰涵春室，東曰隆禧館，西曰臻祥館。殿門內向北者，則司禮監掌印秉筆之直房也。其後尚有大房一連，緊靠隆德閣後，祖制宮中膳房也。逆賢移膳房於怡神殿，而將此房改為秉筆直房。養心殿之西南，曰祥寧宮。宮前向北者，曰無梁殿，係世廟煉丹藥之處也。其制不用一木，皆磚石砌成者。月華門之西南巍然者，曰隆道閣，原名皇極閣，後更道心閣。左曰仁蕩門，右曰義平門，此二門原名歸極、會極，世廟時改之。閣之下曰仁德堂，即舊精一堂，亦隆慶四年所更。前曰仁德門，萬曆二十四年兩宮災後，開此門出入，至神廟晚年移居乾清宮，始閉不恒開。先年，慈聖娘娘亦曾升此閣，召李戚畹至仁德門跪於地，而宣諭切責之。閣之東，曰忠義室，馮太監保、李太監受、魏太監伸，曾以室東小屋做直房，至李永貞則懵然據忠義室而居之矣。室三間，黃琉璃瓦，綠琉璃龜背腰牆，其藻井梭葉皆龍鳳文，永貞遇有內官監、巾帽局呈稟公事，南面而坐，幹天之位，恬不知怪。於臣子之義，安乎欲逃誅得耶？說者曰：子為左右而不切諫何也。累臣曰：難言之矣。一傅眾咻轉喉觸諱，豈止此哉？如大工關給銀兩，自

有司存，乃必勒取領單，親加磨算，用掛印號，以恣侵刻。當時工部、工科等衙門，皆以墨筆標日月，在京各官體自應爾，惟永貞獨用朱筆焉。可乎？原案在庫，後人見之，不知何如？冷笑也，此永貞之所以為永貞也。閣之西南，過義平門，則慈慶宮矣。萬曆時，慈聖李老娘娘所居。泰昌元年八月，皇貴妃鄭娘娘亦曾居之。光廟聖孝，凡朝謁尊禮，一如神廟時，見仁聖陳老娘娘、慈聖李老娘娘故事。中外毫無間言，從來疑端訛語一時冰釋，王太監安調劑力也。先帝登極，復遷鄭老娘娘於一號殿之仁壽宮，請神廟東宮昭妃劉老娘娘於慈寧宮居住。天啟七年八月後，熹廟皇貴妃范娘娘亦共居此宮，非制也，此王體乾之誤也。

月華門往北，曰順德右門，則西一長街也。再北，向東與鳳彩門斜對者，曰咸和右門，即廣安門。向南者，曰毓德宮，即長樂宮。萬曆四十四年冬，更曰永壽宮，逆賢曾以此為蹴踘處。其西則西二長街也。南首曰螽斯門，北首曰百子門。螽斯門西曰啟祥宮，神廟自兩宮災，初移居於毓德宮，後復移此。萬曆三十年春，聖體不豫，召輔臣沈一貫至此宮。此乃獻皇帝發祥之所，原名未央宮，世廟人繼大統，至四十年夏，更曰啟祥宮。宮門內石坊向北，扁石青地金字四，曰貞源茂始，後更曰聖本肇初。向南四字，曰慶澤無終，後更曰元德永衍。凡舊隸興邸錢糧，至今曰未央宮，改進乾清宮也。再西，則嘉德右門，即景福門也。其雨幡竿插雲向南建者，隆德殿也。舊名立極寶殿，隆慶元年改今名，供安三清上帝諸尊神。萬曆四十四年冬被災，天啟七年三月修蓋，崇禎五年九月內將諸像移送朝天等宮安藏，六年四月十五日，更名中正殿。東配殿曰春仁，西配殿曰秋義。東順山曰有容軒，西順山曰無逸齋。再西北，曰英華殿，即降禧殿，供安西番佛像。殿前有菩提樹二株，婆娑可愛，結子堪作念珠。又有古松翠柏，幽靜如山林。十三年秋，殿復供安聖像如前，蓋體祖宗以來神道設教之意也。自嘉德右門之西，向南者曰二南門。門之北則八角井也。水不堪汲，天啟六年亦曾修浚，而味不改，真廢井矣。正北，曰四德門。再西，曰咸安宮，穆廟繼選皇后陳老娘娘居此，天啟年間客氏移住者。

咸和右門之北，向東與隆福門相對者，曰廣和右門。向南者曰翊坤宮，西宮李娘娘之所居也。西二長街之西，曰永寧宮，先帝改曰長春宮，成妃李老娘娘曾居之，及遭革封之後，移於乾西某所居焉。

廣和門向東與端則門相對者，曰大成右門。向南者曰儲秀宮。西二長街之西曰咸福宮。神廟時，惠王、桂王共居之。百子門之北並列者，則乾清宮西之房五所。其西後小門，凡有事則開，如東後小門，總乾清門官經管啟閉也。

以上則西一路之大略也。東西後小門之外，皆有惜薪司貯柴炭之園，備宮中進用。

坤寧之後，則宮後苑也，欽安殿在焉，供安元天上帝之所也。有門曰天一之門。殿之東西，有足跡二，相傳世廟時兩宮回祿之變，元帝曾立此默為救火，其靈跡顯佑云。崇禎五年秋，隆德殿、英華殿諸像，俱送至朝天等宮、大隆善等寺安藏，惟此殿聖像不動也。曰承光門、集福門、延和門。苑內曰萬春亭、千秋亭，曰對育軒、清望閣，曰金香亭、玉翠亭，曰樂誌齋、曲池館，曰四神祠、觀花殿。萬曆十一年拆去壘垛石山子。券門石扁名曰堆秀。上蓋亭一座，名曰御景亭。東西兩處，魚池二，其東曰遊碧亭，西曰澄瑞亭，奇花異卉，禽聲上下，春花秋月，景色可入。東南曰瓊苑東門，西南曰瓊苑西門，即東一長街、西一長街之北首也，其南首則東西夾牆也。欽安殿後坤寧門，嘉靖十四年秋，更名曰順貞門。其宮牆外，則紫禁城之元武門，報夜更鼓在焉。逆賢時，更鼓房牌子侯得用慘毒無比，較外之許顯純為更甚。凡需索不遂，而心欲斃之，則用連七紙寫病重手本一件，藏於身邊，叩見逆賢，探其口氣，可以斃即將手本呈稱病故，回至更鼓房即絕其命；如逆賢口氣寬，即不呈手本。計三四年間，所害內官可百餘人。初天啟元年秋，正監名下曹化淳等數人，發更鼓房打更，得用心憐其冤，設法救解，尋改謫南京，如同再世，亦難泯其一節之善也。四年七月內，得用欲殺打更淨軍梁暹、趙進忠之命，閉之幽室，刻期必死。不意趙進忠家人迫急無策，遂於禁地用繩自縊，眾人救解未死，致巡視長隨得知，具稟到官，逆賢始知得用從來朦朧害人，貪殘狠惡狀。奏聞先帝，即升梁暹為更鼓房牌子，將得用就付暹登時捶死，哀慘萬狀，肢體離折，人甚快之。崇禎年間，曹太監化淳追念得用欲圖報之，絕無親屬矣。元武門裏迤東有廊下家，可十一門，而更鼓房則盡東首，為紫禁城之艮隅也。

乾清宮門圍牆之內，左右廊房之朝南半間者，曰東夾牆、西夾牆，又慈寧宮西第等處，皆宮眷內官便溺之所。宮牆之外，磚砌券門，安大石於上，鑿懸孔垂之，各有淨軍在下接盛，於每月初四、十四、廿四日，開元武門及各小門打掃。

自嘉德右門之西，曰太安門。其外向西，曰長庚門。凡放夫匠淘溝及修造，或年老有勞宮人病故，皆奏開此門，以便出入。其外，自元武門迤西，可九門；自北而南，過長庚橋至御酒房後牆，曰「長連」，可三十一門；再前曰「短連」，可三門，並元武門東計之，通共五十四門，總曰「廊下家」，俱答應長隨所住。各有佛堂，以供香火，三時鍾磬，宛如梵宮。凡遇有風之日，即輪一人，大聲巡警曰：「謹慎燈燭，牢插線香」。嚴慎如此。各門所栽棗樹森鬱，其實甘脆異常，眾長隨各以曲做酒，貨賣為生，都人所謂「廊下內酒」是也。長庚橋南有柿一株，高二丈餘，每至霜後，實懸樹杪，丹色可愛。

凡文書房、司禮監監官、典簿，各占過宿直房。萬曆時，李永貞整鎖十八年，曾於懷公門住。懷公者，憲廟時賢監國史所稱懷恩者也。此門之南、井之北，神廟時災，久缺未補。逆賢專政，委永貞等修補一新，勒碑之文，昆山相國所撰，其諛賢語，明載「居停主人」字樣。今此碑或仆埋不敢存矣。

自隆宗門外朝東者，曰司禮監經廠直房，日用紙劄書箱皆貯於此，候御前取討。過慈寧宮，外層向東小門之南，曰北司房，即文書房也。再南曰司禮監管掌處，即兩班四撥寫所居也。亦有茅房木桶，為便溺之所。再東曰外膳房。萬曆時，每五更攢點後，河邊抬來，先到此，後送入宮，今不然也。再南，曰南司房，即監官典簿直房也。隆宗門外朝南者，亦監官、典簿直房也，有井存焉。再南，則寶寧門。門外偏西大殿，曰仁智殿，俗所謂「白虎殿」也。凡大行帝後梓宮靈位，在此停供。其西南曰御酒房。西北曰馬房，監官、典簿奉旨開刑拷打內犯之所。門外有二大橋，俗云「裏馬房」是也。東南曰思善門。門外橋西，曰武英殿，命婦朝皇后於此。再西，曰大庖廚、尚膳監，乃第一員總理及管理、僉書所居也。武英殿西南，曰御用裏監，乃把總等官所居。再東，曰南薰殿。凡遇徽號冊封大典，閣臣率領中書篆寫金寶金冊在此。例有司禮監印公奉欽遣臨視管待，該御用監裏監把總官置辦盛席伺候，必殺鹿一支，蒸煠作羹，以明豐侈，此盛典也。又神廟靜攝久，凡冬年聖節，閣臣詣仁德門外行禮畢，先監矩即奉旨於文書房置酒飯管待畢，必密具說帖回奏。如有應行事件，必借此轉達，可十得四五。誠納約自牖之義也。再東，曰歸極門，所謂「逍遙城」者，在六科廊後，此門之西南　　磩之下。宣德中，置漢王高煦於銅缸，炙死於此。至天啟年間鼎建大工時，官匠亦計及此。逆賢曰：這是國家甚麼吉祥好勾當，存之何為？遂泯其跡。從歸極門裏，向西南人，曰六科廊，東西兩房掌司所居，精微科及章疏在焉。過皇極門，再東，曰會極門。凡京官上本接本，俱於此，各項本奉旨發抄，亦必由此處。會極門裏，向東南入，曰內閣，輔臣票本清禁處也。宣廟賜有文淵閣印一顆，玉筋篆文，凡進封票本、揭帖、聖諭、敕禧、用此印鈐封。萬曆十四年五月廿二日，不知何人開內閣鎖，將印盜去。六月朔，神廟準補鑄賜之。出會極門之東，　　磩下，曰佑國殿，供安元帝聖像，簽最靈。像金鑄者，曾經盜去熔使，惟像首屢銷不化，盜藏之肚兜，日夜隨身，由此發露正法。至如寶善門、思善門、乾清門、仁德門、平臺之西室，及皇城各門，皆帝像也。佑國殿之東，則內承運庫，銀兩表裏等錢糧貯藏之所也。兩庫之間有槐一株，自徽音門南望，枝幹扶疏，翠茂可愛。有井一，甘冽可用。再東，過小石橋，曰香庫，乃內府供用庫答應錢糧之所。又稍北，有庫一連，坐東向西，有石牌曰古今通集庫，係印綬監所掌，古今君臣畫像、符券、典簿貯此。每年六月初六日曬晾，如皇史宬例。再北，曰東華門。門內有石橋，橋北有樹二株，曰馬纓花。再北，曰馬神廟、御馬監。該班官及良馬十餘匹在此。有飛龍二大字，太監蕭敬

筆也。會極門東，向南者文華殿也。後殿匾曰：「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乃慈聖老娘娘御書，後人以為神廟御書也。分六行，每行二字。前殿匾曰「繩愆糾謬」。亦慈聖因世廟時建有省愆居，是以特命小臣杜詩，寫此四字為扁，以垂戒萬世。殿內圍屏，中數扇畫輿地圖，左數扇貼文官職名，右數扇貼武官職名，遇升遷則易之。此係萬曆初年輔臣張文忠公居正所創造者。至二十四年後，神廟御居啟祥宮，復另置一小圍屏，高二尺餘，中左右亦如之，於啟祥宮前殿安設。凡文華殿前後柱上對聯，亦張文忠進獻，王庭策等所書寫。其文曰：「念終始，典於學，期邁殷宗；於緝熙，殫厥心，若稽周後。」又曰：「披皇圖，考帝文，九寓化成於幾席，遊禮闕，翔藝圃，六經道顯於羹牆」。又曰：「四海升平，翠幄雍容探六籍；萬幾清暇，瑤編披覽惜三餘」。又曰：「縱橫圖史，發天經地緯之藏；俯仰古今，期日就月將之益」。又曰：「西昆峙群玉之峰，寶氣高騰冊府；東壁耿雙星之耀，祥輝遙接書林」。殿之側，有九五齋、臨保室、精一堂、恭默室。殿之後曰玉食館、端敬殿、理辨房。過小門而北，曰省愆居，其制度用木為通透之基，高三尺餘，下不令牆壁至地，其四圍亦不與別處接連。凡遇天變災眚，聖駕居此，以示修省之意。先帝時，塵封久矣。萬曆中年後，凡天下藩府差來進表內官，尚膳監備辦筵宴，司禮監掌印、秉筆於文華殿門之西奉旨管待，以昭九重親親之誼焉。自天啟七年，皇極殿工完以後，管待藩府官人，始不在文華殿門西也。殿之東，曰神祠，內有一井，每年祭司井之神於此。殿之西，曰崇本門。殿之後，為刻漏房，凡入刻水則交一時，直殿監官抱時辰牌，赴乾清門裏換之。牌長尺餘，石青地、金字某時。路遇者必側立讓行，坐者起立，蓋敬天時之義。殿之東北，向後者曰聖濟殿，供三皇歷代名醫，御服藥餌之處。徽音門裏亦曰麟趾門，內則慈慶宮。神廟時，仁聖陳老娘娘居之，內有宮四，曰：奉宸宮、勖勤宮、承華宮、昭儉宮。其園之門，曰韶舞門、麗園門，曰擷芳殿、薦香亭。麟趾門之東，曰關雎左門。其內則掌印、秉筆直房，所云「梨園」是也。西曰關雎右門。再西而轉角向西者，元輝殿。光廟元妃郭娘娘選中時，在南配殿住，其總理婚典者田太監義也。後福王妃鄒娘娘選中，在正殿北一間住，其總理婚典者先太監陳矩也。凡三五日即詣妃寢殿門外，問貴人起居。時萬曆三十一年也。其年冬，《續憂危竑議》之獄興。凡諸王館選中淑女，候欽差某封某位娘娘，親到元暉殿；選不中者送出。凡選中者，或后、或妃、或王妃，皆先居於此，以便次第奏舉行吉禮也。再北，曰御馬監，直房每日伺候御乘良馬十餘匹在此。神廟時，有進到大黑牛二支，無角大黑牛一支，亦喂於此。再北，曰御用等監庫。再北朝南者，曰寶善門。門之西，舊有核桃、棗樹數株，乃二百餘年所培植者，逆賢因天啟二年夏風變伐去，以便跑馬耳。十庫之後，亦有隙地堪跑馬者，逆賢從臾先帝，其蒿萊而馳騁焉。寶善門內迤東，曰慈慶宮後門。門之外，神廟未年開一井，味極甘冽。北曰奉先殿，即內太廟也。祖宗舊制，宮外膳房原在寶寧門裏，每日五更攢點後，膳房牲匣約十餘扛，自河邊經東華門，會極、歸極、

思善、寶寧門，逆賢擅改於寶善門內矣。街東曰隆祀門，其內則外東裕庫也。街西再北，曰蒼震門。又街東再北，並列二門向西者，曰履順，曰蹈和，則一號殿仁壽宮之外層小門也。內有噦鸞宮、喈鳳宮，凡先朝有名封之妃嬪、無名封之宮眷養老處也。各有應答養膳銀吃用，至病終之後，該號殿看門官稟知司禮監監官、典簿題知，奉旨：著照某封某氏例發送。此巷自寶善門亦可通元武門，俗稱「狗兒灣」，其居中門曰蓮花門也。

景運門南朝西者，都知監之直房也。隆宗門北朝東者，司禮監人數之直房也。五更攢點後至曉報九刻水者，刻漏房官及答應長隨也。隆宗門南朝東者，曰協恭堂，印公等過司房之處也。慈寧宮、慈慶宮皆有花園，有井，有庫藏。而乾清宮兩旁，各有井，無花園，惟鍾粹宮有鬆數株耳。其餘宮名、殿名、門名，或有記憶未真、銓次失敘、未能備載者，敬俟後之博覽君子，續補訂正，是幸。

京北沙河鞏華城有門四南曰拱京，北曰鎮遼，西曰威漢，東曰展思。內有駐蠻宮，曰龍蹕門、龍蹕殿，曰廣載宮；東曰凝禧之殿，曰華鸞宮、集祥宮；西曰景惠之殿，曰翠鳳宮、會祉宮。東曰麗春門、步和門，西曰延秋門、宣澤門，北曰寧遠門。

天壽山紅門裏曰時陟門、時陟殿，曰鬆露殿，曰肅敬殿，曰修儀館、飾容館，曰聖跡亭，曰感思門、感思殿，曰九龍池、粹澤亭，曰老君堂，曰長生跡、長生亭。

湖廣承天府舊名安陸州，乃世祖發祥之所，即興邸也。曰重明門、麗正門，曰龍飛門、龍飛殿、啟運殿，曰卿雲門、卿雲宮，曰鳳祥宮、宏載宮，曰春暉門、秋朗門，曰純一門、純一殿、世子府，曰泰禋門、泰禋殿，曰永配殿，曰保和門、太和門，曰啟祚門，曰受命御極之殿，曰春霄殿，曰福寧門、慶源殿，曰光熙門，曰元佑宮門，曰儲祉門，曰元祉門、元祐寶殿，曰真宣殿，曰衍法殿，曰隆祥殿，曰三洞閣。

說者曰：史漢以來，有因漏禁中語而得罪者，又有不答溫室省中何樹者。今子侈言鋪張，罄懷羅列，得無非古人厚重不泄之意乎？累臣曰：固也！然聞之道路，如張金吾懋忠所刻《規制》一書，止憑慈寧宮管事齊棟所言，中多舛誤，何以昭聖朝之盛美乎？我國家左右史之溺職久矣。自神廟靜攝多年，起居所記注，尤不能詳。而內小臣獨能竊知一二，揄揚鴻烈，以昭一代之盛舉，垂之無窮，不亦可乎？況若愚不幸，遭羅奇冤，朝不保夕，筆此梗概，不拘體制，不循次第，不過古人之《西京雜記》、《三輔黃圖》類耳。世之君子，當不諱之朝，思采風之義，史失而求諸野，閑中一寓目焉。未必不興發其致君澤民之念也。累臣所見如此。至於圜丘、方澤，謁陵、視學，耕藉、閱戎，一切慶典、朝

典、經筵等儀，自有儀注，外廷備矣，茲不概及。

卷十八

○內板經書紀略

凡司禮監經廠庫內所藏祖宗累朝傳遺秘書典籍，皆提督總其事，而掌司、監工分其細也。自神廟靜攝年久，講幄塵封，右文不終，官如傳舍，遂多被匠夫廚役，偷出貨賣。柘黃之帖，公然羅列於市肆中，而有寶圖書，再無人敢詰其來自何處者。或占空地為圃，以致板無曬處，濕損模糊，甚致劈毀以禦寒，去字以改作。即庫中見貯之書，屋漏漏損，鼠齧蟲巢，有蛀如玲瓏板者，有塵黴如泥板者。放失虧缺，日甚一日。若以萬曆初年較，蓋已什減六七矣。既無多學博洽之官綜核齊理，又無簿籍數目可考以憑銷算。蓋內官發跡，本不由此，而貧富升沉，又全不關乎貪廉勤惰。是以居官經營者，多長於避事，而鮮諳大體，故無怪乎泥沙視之也。然既屬內廷庫藏，在外之儒臣又不敢越俎條陳，曾不思難得易失者，世間書籍為最甚也。昔周武滅商，洪範訪自箕子，晉韓起聘，曾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今將有用圖書，盡擲無用之地，豈我祖宗求遺書於天下，垂典則於萬世之至意乎？想在天之靈，不知何如其恫然，何如歎息也。今上天縱英明，右文圖治，倘一且清問祖宗曆來所存書籍幾何，或親臨庫際稽覽，不審當局者作何置對？其亦未之深思耳。祖宗設內書堂，原欲於此陶鑄真才，冀得實用。按：《古文真寶》、《古文精粹》二書，皆出於老學究所選。累臣欲求大方於明白上水頭古文選為入門，再將宏肆上水頭古文選為極則，起自《檀弓》、《左》、《國》、《史》、《漢》、諸子，共什七八；唐、宋什二三，為一種。再將洪武以來程墨垂世之稿，亦選出一半為入門，一半為極則，亦為一種。四者同成二帙，以範後之內臣。奏知聖主，發司禮監刊行，用示永久。不知得遂誌否也。皇城中內相學問，讀《四書》、《書經》、《詩經》、看《性理》、《通鑒節要》、《千家詩》、《唐賢三體詩》，習書柬活套，習作對聯，再加以《古文真寶》、《古文精粹》，盡之矣。十分聰明有誌者，看《大學衍義》、《貞觀政要》、《聖學心法》、《綱目》，盡之矣。《說苑》、《新序》，亦間及之。《五經大全》、《文獻通考》，涉獵者亦寡也。此皆內府有板之書也。先年有讀等韻、海篇部頭，以便撿查難字。凡有不知典故難字，必自己搜查，不憚疲苦。至於《周禮》、《左傳》、《國語》、《國策》、《史》、《漢》，一則內府無板，一則繩於陋習，概不好焉。蓋緣心氣驕滿，勉強拱高，而無虛已受善之風也。《三國志通俗演義》、《韻府群玉》，皆樂看愛買者也。除古本、抄本雜書不能開遍外，按現今有板者譜列於後，即內府之經書則例也。

五倫書（六十二本、一千七百一頁）詩傳大全（十二本、九百九頁）書經大全（十本、七百六十三頁）周易大全（十二本、一千一百十八頁）

春秋大全（十八本、一千四百五十九頁）禮記大全（十八本、一千二百九十九頁）易傳（六本、五百八十二頁）書傳（六本、五百八十三頁）

詩傳（六本、六百三十五頁）春秋傳（四本、一千零六十一頁）禮記（八本、一千六十一頁）四書大全（二十本、一千五百八十九頁）

四書集注（十本、八百二十頁）性理大全（三十本、二千一百六十九頁）資治通鑒綱目（四十本、四千一百頁）續資治通鑒綱目（十四本、一千一百二十二頁）

少微通鑒節要（廿本、四千四百廿八頁）通鑒節要續編（二十本、一千六百八十三頁）晏宏通鑒綱目（三十本、四千二十頁）文獻通考（一百本、一萬八百三十六頁）

歷代名臣奏議（百五十本、九千七百二十頁）歷代通鑒纂要（六十本、三千六百三十頁）大明會典（一百四十本、六千五百九十頁）事文類聚（一百三十本、八千三百六十頁）

大明一統誌（四十本、三千一百五十頁）明倫大典（廿四本、七百廿頁）大明集禮（三十六本、一千四百七十二頁）大學衍義（二十本、一千三百八十二頁）

大學衍義補（四十本、三千六百頁）對類（十二本、八百七十三頁）諸司職掌（三本、四百二十八頁）大明官制（二本、三百七十頁）

御製大誥（四本、二百五十三頁）大明律（二本、一百七頁）洪武正韻（五本、五百頁）韻府群玉（十本、一千四十頁）

御製文集（八本、七百十三頁）經史海篇直音（五本、五百十二頁）廣韻（二本、二百五十五頁）玉篇（二本、三百十五頁）

御製詩集（二本、八十四頁）經書音釋（二本、一百七頁）詩韻釋義（二本、一百五十八頁）四書白文（六本、三百十二頁）

詩學大成（十四本、一千頁）爾雅埤雅（四本、三百九十七頁）許氏說文（八本、六百五十頁）呂真人文集（二本、二百四十頁）

孔子家語（三本、一百四十四頁）通書大全（八本、九百九十頁）列女傳（三本、一百三十五頁）神課金口訣（二本、二百四十頁）

仁孝皇后勸善書（十本、八百七十六頁）臞山肘後神樞（二本、一百七十八頁）選擇曆書（二本、二百五十六頁）雍熙樂府（二十本、一千七百九十三頁）

三國志通俗演義（廿四本、一千一百五十頁）歷代臣鑒（十本、五百六十頁）貞觀政要（八本、三百七十頁）居家必用（十本、八百八十頁）

聖學心法（四本、三百十五頁）

釋文三注（《千字文》七十一頁、《胡曾詩》九十九頁、《蒙求》一百四十四頁）飲膳正要（三本、七百七十五頁）唐賢三體詩（二本、一百七十二頁）

古文精粹（二本、二百五十六頁）李白詩（四本、三百六頁）選詩補注（三本、三百十三頁）唐詩鼓吹（五本、二百六十六頁）

高皇后傳（一本、四十七頁）女訓（一本、四十九頁）內訓（一本、五十頁）尚書、孝經、大學、中庸（五本、三百三十六頁）

周易占法（二本、二百四十頁）草堂詩餘（二本、一百九十頁）恩紀含春堂詩（二本、一百十五頁）擊壤集（四本、三百五十頁）

勸忍百箴（四本、三百頁）古文真寶（四本、三百九十一頁）醫要集覽（六本、二百八十頁）草韻辨體（六本、二百七十頁）

增定華夷譯語（十一本、一千七百八頁）評史心見（六本、三百五十頁）通鑒博論（三本、二百九十頁）重刻證類本草（十本、一千三百四十五頁）

養生類纂（五本、一百九十七頁）釋氏源流應化事跡（四本、四百四十頁）皇明祖訓（一本、五十頁）洪武禮制（一本、八十二頁）

稽古定制（一本、八十二頁）鄭氏女孝經（一本、四十二頁）祖訓條章（一本、十二頁）曹大家女訓（一本、十六頁）

女誡直解（一本、四十八頁）劉向說苑（五本、三百二十五頁）皇明典禮（一本、九十五頁）內則詩（一本、六十二頁）

內令（一本、十二頁）昭鑒錄（一本、一百五十二頁）御製洪範篇序（一本、三十六頁）勤政要典（一本、七十三頁）

外戚事鑒（一本、六十八頁）山居四要（一本、八十三頁）茲聖皇太后女鑒（一本、六十九頁）女訓內訓（仝前）

臞仙肘後經（一本、一百十二頁）玉匣記（一本、八十二頁）省躬錄（一本、七十二頁）祥異賦（一本、四十九頁）

步天歌（一本、八頁）傳心妙訣（一本、四十五頁）詳明算法（一本、一百十頁）草字碎金（一本、九十二頁）

真字碎金（一本、九十二頁）千家姓（一本、五十九頁）孝順事實（一本、二百九十二頁）為善陰騭（一本、三百七十二頁）

小學書解（一本、一百六頁）忠經（一本、四十二頁）孝經大義（一本、四十二頁）歷代紀年（一本、三十六頁）

四時歌曲（一本、十二頁）隨機應化錄（一本、六十頁）高皇帝道德經注解（一本、六十九頁）達達字孝經（一本、四十二頁）

醫按書（一本、三十二頁）蒙求白文（一本、十九頁）山歌（一本、四頁）華夷譯語（一本、八十八頁）

古字便覽（一本、五十二頁）八行遺事集（一本、二十八頁）警世篇（一本、二十一頁）忠經直解（一本、十六頁）

太上感應靈篇（一本、五十二頁）憲綱（一本、五十頁）百家姓（一本、十頁）大學（一本、三十六頁）

千字文（一本、十七頁）孝經（一本、十六頁）中庸（一本、五十六頁）千家詩（一本、四十四頁）

四書雜字（一本、十二頁）七言雜字（一本、十三頁）三字經（一本、二十二頁）啟蒙集（一本、四十頁）

草訣百韻（一本、十四頁）草訣百韻歌（三本、四十頁）八行圖書（一本、四十頁）孝經直解（一本、三十六頁）

解夢書大全（二本、七十頁）四書直解（二十五本、一千零四十二頁）書經直解（十三本、八百二十頁）通鑒直解（二十五本、一千四十二頁）

帝鑒圖說（六本、三百五十六頁）劉向新序（三本、一百四十二頁）洪武正韻玉鍵（二本、一百三十頁）

佛經一藏（計六百七十八函、十八萬八十二頁。共用白連紙四萬五千二十三張，藍絹二百五十三匹七尺四寸，黃絹廿六匹二丈四尺一寸，每匹長三丈二尺，黃毛邊紙五百七十張，藍毛邊紙四千九百十二張，黃連四紙三百四十七張，白戶油紙一萬八千九十五張，黑墨二百八十六斤八兩，白麵一千二百二十五斤，白礬四十五斤。）

道經一藏（計五百十二函、十二萬二千五百八十九頁。共用白連四紙三萬八百九十七張，黃連四紙一百七十六張，藍毛邊紙三千十八張，黃毛邊紙五百二張，藍絹一百八十二匹一丈八尺六寸，黃絹二十匹一丈六尺，白戶油紙八千三百七張，黑墨一百六十斤八兩，白麵七百五十斤，明礬二十五斤。）

番經一藏（計一百四十七函、十五萬七十四頁。共用腰子白鹿紙一萬三千六百四十張。）

大五大部經（華嚴經八十二本、大涅槃經四十一本、報恩經七本、金剛明經十本、心地觀經八本。）

小五大部經（法華經七本、楞嚴經十本、佛母大孔雀經三本、梁皇懺十本。）

又五般經（圓覺經二本、彌陀經一本、諸品經咒、金剛經注解一本一百四十七頁、華嚴小鈔一百十七本、諸真寶懺十二本、小道經一本。）

累臣若愚曾聞成祖敕儒臣纂修《永樂大典》一部，係湖廣王洪等編緝，時號召四方文墨之士，累十餘年而就，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因卷帙浩繁，未遑刻板。正寫冊原本，至孝廟宏治年，以大典金匱秘方外人所未見者，乃親灑宸翰，識以御寶，賜太醫院使臣王聖濟殿內臣寵，蓋欲推之以福海內也。閣臣王文恪鏊恭撰頌以揄揚盛美。相傳至嘉靖年間，於文樓安置。偶遭回祿之變，世廟亟命挪救，幸未至焚，遂敕閣臣徐文貞階，復令儒臣照式摹抄一部。當時供謄寫官生一百八名，每人日抄三頁。自嘉靖四十一年起，至隆慶元年，始克告完。及萬曆年間，兩宮三殿復遭回錄，不知此新舊《永樂大典》二部，今又見貯藏於何處也。又累臣曾見《車駕幸地錄》所載，正德十五年閏八月內，武廟南征回如鎮江，幸大學士楊一清第，曾進抄本《冊府元龜》，一部，共一千卷，計二百二本。累臣曾向韓提督世祿言及，幸有一部，然舛錯頗多，至不能句，似非楊宅所獻之書。李永貞遂雇人借抄一部，仍將原本交還。而抄本一部，聞丁卯冬已有人獻於王體乾矣。至崇禎己卯夏，體乾沒產，又不知落何人手也。又江陵張文忠公在閣時，曾具書與張中翰後湖曰：先年張文簡公曾得內閣所藏《冊府元龜》一部。其後文簡公卒於京邸，其仆即將此書，於部前貨賣。令先翁識其為閣本也，贖而藏之於家。嘗語區區曰：吾欲將此書仍送歸內閣，以完先代之寶，何如？仆時起賀曰：幸甚！此義舉也！無何而令先翁亦逝，竟勿克踐其言。今憶此書必無恙也，仆欲倍價奉贖，仍歸閣中，以卒令先翁之志，惟執事其幸許之。夫此一書也，文簡得之，令先翁贖之，至仆而還之。三更張氏，皆楚人也，將以媲於古之左史倚相能讀墳典邱索，不亦美乎？云云。然詳味江陵此舉，則必實踐其言者，但未知後湖果曾割付此書否？又不知今尚存內閣否也？承平日久，處處光景與先年不同，則此書之存與不存，與《永樂大典》之存貯何庫，又有誰敢饒舌問及也哉！嗟嗟，難言矣！

卷十九

◯內臣佩服紀略

祖宗設立內官，其巾帽服佩，自有一定制度，其名色多非外廷所曉。而舊制醇雅，每寓等威節省之誼。自逆賢擅政，創古今未有之制，「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以今驗昔，良然！

貼裏，其製如外廷之　褶。司禮監掌印、秉筆、隨堂、乾清宮管事牌子、各執事近侍，都許穿紅帖裏綾本等補，以便侍從御前。二十四衙門、山陵等處官，長隨、內使、小火者，俱穿青貼裏。自逆賢擅政，改蟒貼裏膝襴之下，又加一襴，名曰三襴貼裏，最貴近者方蒙欽賞服之。又有雙袖襴蟒衣，凡左右袖上，裏外有蟒二條。自正旦燈景，以至冬至陽生、萬壽聖節，各有應景蟒紵；自清明秋千與九月重陽菊花，俱有應景蟒紗。逆賢又創造滿身金虎、金兔之紗，及滿身金葫蘆、燈籠、金壽字、喜字紵，或貼裏每褶有朝天小蟒者。然圓領亦有金壽字、喜字，遇聖壽及千秋，或國喜，或印公等生日，搬移則穿之。惟逆賢之服，奢僭更甚，及籍沒，皆賞給鐘鼓司，凡承應則穿之，光焰耀目。今上聖主天性素儉，每為切齒，或笑其越分折福，終何用也。祖宗以來，青貼裏原不綾補，惟紅貼裏有補。逆賢偶欲異其親信者，遂自印公起請小轎止俱於青貼裏綾補。紛更多事，人咸不便。又按舊制，自十月初四日，至次年三月初三日，穿紵絲，自三月初四日，至四月初三日，穿羅，該司禮監預先題奏傳行。凡婚慶吉典，則雖遇夏秋，亦必穿紵絲供事。若羊絨衣服，則每歲小雪之後，立春之前，隨紵絲穿之。凡大忌辰穿青素，祧廟者穿青綠花樣，遇修省則穿青素。祖宗時，夏穿青素，屯絹也；冬穿青素，則元色之紵絲也。逆賢擅政，則王體乾等夏穿真青油綠懷素紗，內以玉色素紗襯之，滿身活文，如水之波，如木之理；而冬則天青、竹綠、油綠懷素紗，光耀射目，爭相誇尚，以豔麗為美。然於忌辰之義何居？於臣子之心何安乎？

　　，其制後襟不斷，而兩傍有擺，前襟兩截，而下有馬面褶，往兩旁起。惟自司禮監寫字以至提督止，並各衙門總理、管理，方敢服之。紅者綾本等補，青者否。

圓領襯擺，與外廷同，各按品級。凡司禮監掌印、秉筆，及乾清宮管事之耆舊有勞者，皆得賜坐蟒補，次則斗牛補，又次俱麒麟補。凡請大轎長隨，及都知監，戴平巾。有牙牌者，穿獅子鸂鶒雜禽補。逆賢名下，凡掌印、提督者，皆濫穿坐蟒，可歎也。

官帽，以竹絲作胎，真青縐紗蒙之，自奉御至太監皆戴之，俗所謂「剛叉帽」也。

平巾，以竹絲作胎，真青羅蒙之，長隨、內使、小火者戴之。製如官帽，而無後山，然

有羅一幅垂於後，長尺餘，俗所謂「紗鍋片」也。

牙牌，內官監題本於內承應庫領討，象牙製造。每升奉御或長隨，即給一面，將原帶烏木牌換收。按御用監等衙門，各有號數，一邊刻忠字若干號，一邊刻某監某銜。亦間有私買者、私造者，從來不禁。其制有雲尖，下方微闊而上圓，可重六七兩不等。近將舊牙牌不用，另換給新製牙牌，一面橫用篆文，其衙門下書銜；一面載「不許借失」等字。為官物也，無私造者。

烏木牌，其制荷葉頭，圓徑二寸許。一面刻內使或小火者字樣，一面用長方火印於中，其篆文四字曰：「關防出入」。而火印兩旁，分刻小字或內字若干號。此係官物，無敢私造者。凡遇失落，必題知懲處另給。

牌穗，其制用象牙或牛骨作管，青綠線結寶蓋三層，圓可徑二寸。下垂紅線，長八寸許。內懸牙牌或烏木牌，上有提係青絛。凡穿圓領隨侍，及有公差私假出入，本等帶之左，即懸此牌穗。如平居在官，穿　　者、貼裏者，俱帶牌穗，有絛。逆賢時，將牌穗紅線，長至尺餘。而懸穗之提係，舊制大可二寸許，不過銅、銀、玉等為之，上有鉤。逆賢時，改造大樣，提係長六寸、五寸，闊三寸或二寸半，鑲嵌絕好珠石、睛綠之類。有一件可值千金、六七百金者。各按節令巧樣，將見帶者懸掛滿壁；不帶而聚蓄者盈箱充櫃，亦賞及名下諸人。又令絛作織五色五毒絛子，創造珍珠牌穗，以玉作管，去牙牌而懸白玉或碧玉玲瓏牌。五毒絛遍綴小珍珠，其色疑近喪間服飾，又加青紅寶石珊瑚、黃綠琉璃珠以間之，其實不雅，皆逆賢掌家王朝用逢迎造辦。有識者竊歎曰：帶珠者，待誅也。謂非服妖而何。又創造玉管天青線印綬，如外廷印綬。夏則內懸玉牌，冬則金牌或金魚二尾，中外鑰焉。凡掌一印者帶一綬。如王體乾三綬，李永貞則二綬矣。雖不掌印者，凡出禁城有事，則亦帶一綬於玉帶之左焉，冒濫可笑極矣。

帶，凡內使小火者，烏木牌平巾者，無穿圓領束帶之理。惟請轎長隨並都知監長隨，各獅子等補，束角帶。其升有牙牌官帽，便謂之奉御正六品，得服麟補，束金鑲玳瑁或犀帶。自奉御而上，左右監丞五品，左右少監從四品，太監正四品。自太監而上，方敢穿斗牛補。再加升，則膝襴之飛魚也。斗牛也，蟒服也。再升，則受賞也。特升，方賜玉帶。冬則光素，夏則玲瓏，三月、九月則頂妝玉帶也。再升，內府騎馬。再升，每歲祿米十二石。如再升，但凡一級止歲加祿米十二石耳。逆賢時，有孩孺而至祿米若干者。有升賞一次，曾頓加祿米至一千二百石，不一也。

騎馬，凡內府有名騎馬者，自東西下馬門起，至北安、西安門柵欄東上北門止。又東上南門起，至南內西上南門及寶鈔司止，凡遇萬壽聖節、正旦節，內府騎馬者，各進馬一匹。若遇大婚禮、誕生慶典亦然。凡進馬有例，司禮監管掌寫字，預先於思善等門曉示一貼曰：某日進馬。各家將馬之毛色並已之官銜姓名，開送司禮監總辦黃本處，各酬銀二錢或三錢不等，以為買筆之用，此舊規也。臨期請旨，如聖駕親覽，所進之馬，便都於乾清宮門裏伺候，覽過，交御馬監。不堪者，該監不收，換補之。逆賢擅政時，因山海關等處缺馬，遂將皇城內官人稍堪辦進者，躐升數百人騎馬，每次各進一匹。又派各監局司場庫進十匹至五十匹者，每歲傳進十餘次，每次不下數百匹。驗收之日，黎明時，逆賢於北上門中一間，朝北正坐，盛服示威。內外侍衛者數百十人，列於兩旁，按職名牽馬，魚貫而過。或有不係夷產，及瘤瘦老病者，必重責其人。如牌子王心悅，幾斃杖下。所以馬價踴貴焉。及解馬到於本處，聽其瓜分，又苦無應時芻豆，隨至倒死者相望，軍士啖馬者比比也。按舊制，禁門中間係御路，無臣子敢正坐者。曾記萬曆二十九年，累臣同選入者四十餘人，於七月內，先監矩奉神廟聖旨，於北上門撥散於各衙門。先監在北上門東一空門限之北，坐東朝西，可謂得宜。至天啟二年六月內，王體乾、史賓、張文元奉先帝聖旨，選內操官人時，便已在北上門居中朝北正坐者，體乾也；左右並列坐者，賓與文元也。孔子「立不中門」，況坐以臨下乎？是幹天之位，懵然可笑者，又不止驕橫逆惡之魏忠賢矣。凡賞過祿米者，遇萬壽聖節及各節，隨進鹿一支，交南海子；禾賞祿米者則否。又，冬至之前，印公公、秉筆、隨堂、管事牌子各進子母羊四角、六角、羊交牲口房。凡藩府所進之羊，亦交牲口房。所進之馬，則交御馬監也。

凳杌，凡司禮監掌印、秉筆之年高最有寵眷者，方能得此。其制如靠背椅，而加兩杆於旁，用皮襻，如轎，前後各用一橫扛。然抬者不在轅內，隻在杠外斜插扛抬，而正行之。所以曰杌者，禁地不敢乘轎之意也。

板，其制如床面，高五尺許，於偏後些安一椅圈。前後以粗絨繩拴，用扛二條，斜插抬走，離地尺許。凡司禮監掌印、秉筆年老者，方私置坐之，不係欽賞，亦不係正經品級。自乾清門外，至西華門、東華門裏止。自逆賢擅政，乃徑自由門抬出，了無畏懼。又曾於寶月亭，戴巾，穿褻衣坐板抬走，殊可恨也。自古以來禁地無戴巾之理，神廟時司禮掌印田義老病，先監矩清弱，亦曾間於宮中坐板，然出於不得已，非驕矜賣貴也。邇來年少如李永貞、石元雅、塗文輔皆坐之，可不謂濫褻之極耶？

朝服、朝冠、帶履，與外廷同。冠七梁或五梁。舊制，隻有司禮監掌印，於祭中溜之神之夜，服此祭之。自逆賢擅政，加至九梁。凡遇先帝聖節、年節、冬至節，王體乾起至

牌子止，俱朝服朝冠，於乾清宮大殿或丹陛上服之，照外廷儀注，行慶賀山呼禮，讚禮官大聲鳴讚如鴻臚寺焉，班首亦致詞焉。自魏良卿晉封後，逆賢即改戴公侯伯爵簪纓，出班行禮致詞，位在體乾上。至今上初登大寶，舊例，宮中內外各執事印公，行禮磕頭慶賀。逆賢欲仍戴簪纓，照先帝時朝服行禮，憚聖主英明，未果，止本等服色磕頭呼萬歲禮也。

笏，以象牙為之，與外廷同。

抹布，非布也。是素紵絲或綾染黃，長五尺，闊三寸，雙層方角，如大帶子之式而無穗。凡乾清宮管事牌子，暖閣、御藥房管櫃子，御司房管庫、管弓箭，請小轎四執事牌子，欽安殿、隆德殿、英華殿陳設近侍，須蒙賜過者，乃敢佩於貼裏之右，而蟠結絛上雙垂之，露半條於外，垂與衣齊。

刀兒，小牙筋一雙，小尖刀一把，長六七寸不等。銀鑲鯊魚皮等鞘，以紅絨辮係束於衣左牌穗之上，以昭近臣殊寵，非外衙門之所敢望也。惟司禮監是禮儀衙門，斯不屑抹布、刀兒也。

鐸針、金、銀、珠、翠、珊瑚皆可為之。年節則大吉葫蘆，萬年吉慶。元宵則燈籠，端午則天師，中秋則月兔，頒曆則寶曆萬年。其制則八寶荔枝、斤字魚也。冬至則陽生，綿羊引子、梅花。重陽則菊花。遇萬壽聖節則萬萬壽、洪福齊天之類。洪福者於「齊天」字之傍，左右各有紅蝙蝠一枚，以取意耳。凡遇誕生、婚禮，及尊上徽號、冊封大典，皆萬萬喜此。所謂鐸針者，單一枚，有錞居官帽中央者是也。按蟒衣貼裏之內，亦有喜相逢色名，比尋常樣式不同。前織一黃色蟒，在大襟向左後有一藍色蟒，由左背而向前，兩蟒恰如偶遇相望戲珠之意。此萬曆年間新式，非逆賢創造。凡婚禮時，惟宮中貴近者穿此衣也。

枝個，其制隨景如鐸針，但減小偏向成對耳。

桃杖，亦隨景如前。而珍珠、珊瑚，自錞端下垂，或間以寶石、金方勝、萎字耳。下有垂腳。世廟時亦間以三種賜輔臣大臣，神廟初年亦間賜江陵相公云。

披肩，貂鼠製一圓圈，高六、七寸不等，大如帽。兩傍各製貂皮二長方，毛向裏，至耳即用鉤帶斜掛於官帽之後山子上。舊制，自印公公等至牌子暖殿，方敢戴。其餘常行近

侍，隻戴暖耳。其制用元色素紵作一圓箍，二寸高，兩傍綴貂皮，長方如披肩。凡司禮監寫字起，至提督止，亦隻戴暖耳，不甚戴披肩也。凡二十四衙門內官、內使人等，則止許戴絨紵圍脖，似風領而緊小焉。凡聖上臨朝講，亦尚披肩。至於外廷，如今所戴帽套，謂之曰「雲字披肩」。聞今上登極後，令左右漸次改戴雲字披肩隨待，然古制似已頓易也。

直身，製與道袍相同，惟有擺在外，綴本等補。聖上有大紅直身袍。凡印公公若過司房，或秉筆私自下直房，始穿此。凡見尊長則不穿。其色止有天青、黑綠、元青，不敢做大紅者。或亦開擺如襯衣而束本等帶者。

道袍，如外廷道袍之制，惟加子領耳。間有綴補，然逆賢時，其袖有大至二尺七八寸者，可笑莫此為甚。

氅衣，有如道袍袖者，近年陋製也。舊制原不縫袖，故名曰氅也。彩素不拘。大褶，前後或三十六、三十八不等，間有綴本等補。

順褶，如貼裏之制。而褶之上不穿細紋，俗為「馬牙褶」，如外廷之　　褶也。間有綴本等補。世人所穿　　子，如女裙之制者，神廟亦間尚之，曰襯褶袍。想即古人下裳之義也。

罩甲，穿窄袖戎衣之上，加此，束小帶，皆戎服也。有織就金甲者，有純繡、纏繡、透風紗不等。

束髮冠，其制加戲子所戴者，用金累絲造，上嵌睛綠珠石。每一座，值數百金，或千餘金、二千金者。四爪蟒龍，在上蟠繞。下加額子一件，亦如戲子所戴，左右插長雉羽焉。凡遇出外遊幸，先帝聖駕尚此冠，則自王體乾起，至暖殿牌子止，皆戴之。各穿窄袖，束玉帶，佩茄袋、刀帨，如唱「咬臍郎打圍」故事。惟塗文輔、高永壽年少相稱，其年老如裴升、史賓等戴之，便不雅觀。

唐朝帽，此古制，如畫上綿羊太子所戴者。貂鼠皮為之，凡冬月隨駕出獵帶之，耳不寒。

煙墩帽，亦古制也。冬則天鵝絨或紵縐紗，夏則馬尾所結成者。上綴金蟒珠石，其式如大帽，真簷而頂稍細。

二色衣，近御之人所穿之衣。自外第一層謂之蓋面，如　　貼裏、圓領之類；第二層謂之襯道袍，第三層曰裰領道袍。其白領以漿布為之，如玉環在項，而缺其前，稍油垢即換之，非入過皇城者不敢綴也。自此三層之內，或褂或襖，俱不許露白色袖口，凡脖領亦不許外露，亦不得綴鈕扣，隻宮人脖領則綴鈕扣，是以切避忌之。凡外廷講幄召對之臣，不可不曉二色衣之妙處者。如夏則以葛布為上身，以深藍或玉色紗作下褶，並接兩袖各數寸，又緣子領寸許。一則露白色，一則省費惜福，以便拆浣。此從古制也。自逆賢專政，凡近御之人，概得穿白色生紗、生羅、葛布，及白綾、絲綢，領袖襟縫公然顯露，不忌憚也。

一把蓮，宮壺中舊制，凡掌印、秉筆、管事牌子，在殿內直宿，其餘者候聖駕已安寢，磕頭安置過，寢殿門已闔，則始散歸各直房，或酒或茶，自己用過，便各安歇，絕無敢私相會飲者。其各家經管衣帽官人，即將官帽一頂、貼裏道袍大襖或褂共上一條領者一付，總綴兩條帶子，將提係條牌穗亦掛得停當，名曰「一把蓮」。並硬抹口絨襪靴護膝一雙，俱緊安於所歇床傍，伺候暗燈及燭於棹上，立銅箍頭攢竹五尺一根於棹傍。司房官人伺候筆袋一分、空紙數幅、本色紙花一袋。紙花者，即白紙裁成方葉，如碗大，備寫字吐痰、擦手之用。凡猝然夜間御前有事，忽有傳召，或值火災意外之警，便立可衣冠，手持五尺，速赴聖駕防衛。此從來貴近大臣之體，亦內臣小心敬慎分內事也。至逆賢時，此制盡廢，甚有沉醉解衣赤身而睡者。曾遇半夜有事，如先時逆賢、王國臣之哄於殿內，並一號殿兩次火災，寧遠兩次□警，及天啟六年六月初五日夜半地震，凡赴御前之人多零星遲緩，不濟事矣。又先是各直房飲食，都從河邊等處做成，抬入宮，以炭火熱食之，不敢煤灶也。至逆賢時，直房各具寬大茶廚房，雙煤灶，訪善烹調內官答應，似麵店酒鋪，煤火烈焰，爆炒煎炸，互相請召。而上下因循，日甚一日，全不以火燭為戒。非逆賢創始，眾亦不敢屑越至此也。

長者巾，製如東坡巾，而後垂兩方葉，如程子巾式。神廟恒尚之，曰長者冠。前縫綴一大西洋珠，兩傍金五爪龍戲之；而後垂兩葉之中，亦各蟠蒼龍。凡內臣高年之人，亦有戴者。或金線黑線緣鑲，然不敢綴雲龍也。忠靖冠、六合巾、九華巾、晉巾等製，皆如外廷。先帝恒尚九華巾、圓帽。皇城內，內臣除官帽、平巾之外，即戴圓帽，冬則以羅或紵為之；夏則馬尾、牛尾、人髮為之，有極細者，一頂可值五六兩或七八兩十餘兩，名曰「爪拉或爪喇」，絕不稱帽子，想有所避忌云。

棕靸，巾帽局製造。每年大雪第一次，即送司禮監掌印、掌東廠秉筆每二隻，管事牌子每一隻。冰雪穿之，以便趨走，不滑跌也。

撒扇，其制用木柄，長尺餘，合竹作小骨二十餘根，用藍絹糊裱，兩面皆撒大塊金箔。放則遮日，收則入囊。自司禮監掌印至管事牌子，皆於宮中夏日用之，隻可取陰，不能取風。其扇式如外之竹涼扇而不曲，長可二三尺，上闊下窄。《損齋備忘錄》載宣廟六言詩三首，其一詠撒扇者曰：湘浦煙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掃卻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真聖帝之言也。

靴，皂皮為之，似外廷之制，而底軟襯薄，其裏則布也。與聖上履仝式，但前縫少菱角，各縫少金線耳。頻加粉飾，敝則易之凡。當差內使小火者，不敢穿，但單臉青布鞋、青布襪而已。或雨雪之日，油靴則不禁也。

扁辮，用不堪紫色絨或青綠色，織如大帶子，微鬆軟耳。長可丈餘不等，闊可三四寸。凡遇雨雪，將衣擄束，離地八九寸，以防泥汙，晴天不用。如冬寒之月，亦得穿皮氅衣，夏暑之夜，亦用折疊竹架，各支紗絹帳，以禦蚊蚋也。

雨衣、雨帽，用玉色、深藍、官綠杭綢或好絹、油為之。先年亦有蠶繭紙為之，今亡矣。斗缽式，有道袍式加掛者。御前大臣直穿紅之日，有紅雨衣、彩畫蟒龍方補為貼裏式者。雨帽則如方巾，周圍加簷三寸許，亦有竹胎絹糊、黑油漆如高麗帽式者。惟御前大臣戴之。祖宗以來，凡帝後、皇子女，晴天各用絹裏青紗窄簷傘，製不甚大也，以蔽下面之日色。宮中從來禁傘。自逆賢擅政，凡掌印、秉筆、管事牌子如王體乾等、王朝用等，皆雨雪打傘，直至乾清宮大殿簷下，無復奴僕體矣，良可太息。又神廟時，凡宣召太監田義等，皆值指其名曰叫某人來。如值聖怒，則曰采某人來。至逆賢，則凡遇先帝傳召，眾必接聲，或數十人歡聲齊跪曰：叫老公哩！蓋於君前臣名之義何居？而乃恬不為異，可乎？

卷二十

○飲食好尚紀略

上古之時，茹毛飲血，自燧人氏作民始烹飪，不過苟塞饑餒已耳。是以鼎鑄饕餮之戒，書垂酒誥之文。然自古至今，猶有於口腹嗜好之，故起戈矛於匕箸，貽身家之大害者，不能枚舉。惟趙衰以壺餐得士，顧榮以一炙感恩，權其輕重，或亦有道存焉。其間不可不知也。嗟嗟！惟中官誌安溫飽，耳目習染，效奢易，從儉難。按節令以相沿，非四方

所能曉，謹將平日所稔知者，略次梗概於左，用識異聞，亦考世間俗之一端。倘披閱之，或亦興嘗禁臠之思耶！

正月初一日正旦節。自年前臘月廿四日祭灶之後，宮眷內臣，即穿葫蘆景補子及蟒衣。各家皆蒸點心儲肉，將為一二十日之費。三十日，歲暮，即互相拜祝，名曰「辭舊歲」也。大飲大嚼，鼓樂喧闐，為慶賀焉。門旁植桃符板、將軍炭，貼門神。室內懸掛福神、鬼判、鍾馗等畫。床上懸掛金銀八寶、西番經輪，或編結黃錢如龍。簷楹插芝麻秸，院中焚柏枝柴，名曰「煨歲」。正月初一五更起，焚香放紙炮，將門閂或木杠於院地上拋擲三度，名曰「跌千金」。飲椒柏酒，吃水點心，即「扁食」也。或暗包銀錢一二於內，得之者以卜一年之吉。是日亦互相拜祝，名曰「賀新年」也。所食之物，如曰「百事大吉盒兒」者，柿餅、荔枝、圓眼、栗子、熟棗共裝盛之。又驢頭肉，亦以小盒盛之，名曰「嚼鬼」，以俗稱驢為鬼也。立春之前一日，順天府於東直門外「迎春」，凡勳戚、內臣、達官、武士，赴春場跑馬，以較優劣。至次日立春之時，無貴賤皆嚼蘿蔔，曰「咬春」。互相請宴，吃春餅和菜。以綿塞耳，取其聰也。自歲莫正旦，咸頭戴鬧蛾，乃烏金紙裁成，畫顏色裝就者，亦有用草蟲蝴蝶者。或簪於首，以應節景。仍有真正小葫蘆如豌豆大者，名曰「草裏金」，二枚可值二三兩不等，皆貴尚焉。初七日「人日」，吃春餅和菜。自初九日之後，即有賣燈市買燈。吃元宵，其制法用糯米細麵，內用核桃仁、白糖為果餡，灑水滾成，如核桃大，即江南所稱湯圓者。十五日曰「上元」，亦曰「元宵」，內臣宮眷皆穿燈景補子蟒衣。燈市至十六更盛，天下繁華，咸萃於此。勳戚內眷，登樓玩看，了不畏人。斯時所尚珍味，則冬筍、銀魚、鴿蛋、麻辣活兔，塞外之黃鼠、半翅鶺雞，江南之密羅柑、鳳尾橘、漳州橘、橄欖、小金橘、風菱、脆藕，西山之蘋果、軟子石榴之屬，水下活蝦之類，不可勝計。本地則燒鵝雞鴨、豬肉、泠片羊尾、爆炒羊肚、豬灌腸、大小套腸、帶油腰子、羊雙腸、豬膂肉、黃顙管兒、脆團子、燒筍鵝雞、炸魚、柳蒸煎　　魚、滷煮鵪鶉、雞醢湯、米爛湯、八寶攢湯、羊肉豬肉包、棗泥卷、糊油蒸餅、乳餅、奶皮。素蔬則滇南之雞堆，五臺之天花羊肚菜、雞腿銀盤等麻菇，東海之石花海白菜、龍須、海帶、鹿角、紫菜，江南蒿筍、糟筍、香蕈，遼東之鬆子，蘇北之黃花、金針，都中之土藥、土豆，南都之苔菜，武當之鷹嘴筍、黃精、黑精，北山之榛、栗、梨、棗、核桃、黃連茶、木蘭芽、蕨菜、蔓菁，不可勝數也。茶則六安松蘿、天池，紹興岑茶，徑山虎邱茶也。凡遇雪，則暖室賞梅，吃炙羊肉、羊肉包、渾酒、牛乳。先帝最喜用炙蛤蜊、炒鮮蝦、田雞腿及筍雞脯，又海參、鰒魚、鯊魚筋、肥雞、豬蹄筋共燴一處，恒喜用焉。十九日，名「燕九」是也。都城之西南有白雲觀者，云是勝國時邱真人成道處，此日僧道輻輳，凡聖溷雜，勳戚內臣，凡好黃白之術者，咸遊此訪丹訣焉。自十七日至十九日，御前安設各樣燈，盡撤之也。二十五日曰「填倉」，亦

醉飽酒肉之期也。

二月初二日，各宮門撤出所安彩妝。各家用黍麵棗糕，以油煎之，或曰麵和稀攤為煎餅，名曰「薰蟲」。是月分菊花、牡丹。凡花木之窖藏者，開隙放風。清明之前，收藏貂鼠、帽套、風領、狐狸等皮衣。食河豚，飲蘆芽湯，以解其熱。各家煮過夏之酒。此時吃鮓，名曰「桃花鮓」也。

三月初四日，宮眷內臣換穿羅衣。清明，則「秋千節」也，帶楊枝於鬢。坤寧宮後及各宮，皆安秋千一架。凡各宮之溝渠，俱於此疏浚之。竹篾排棚大木桶及天溝水管，俱於此時油念之。並銅缸亦刷換，以新汲水。凡內臣院大者，即製席箔為涼棚，以繩收放，取陰也。聖駕幸回龍觀等處，賞海棠。窖中花樹盡出，圓圃、臺榭、藥欄等項，咸此月修飾。富貴人家，咸賞牡丹花，修涼棚。二十八日，東嶽廟進香，吃燒筍鵝，吃涼餅、糯米麵蒸熟加糖碎芝麻，即糍巴也。吃雄鴨腰子，大者一對可值五六分，傳云食之補虛損也。

四月初四日，宮眷內臣換穿紗衣。欽賜京官扇柄。牡丹盛後，即設席賞芍藥花也。初八日，進「不落夾」，用葦葉方包糯米，長可三四寸，闊一寸，味與粽同也。是月也，嘗櫻桃，以為此歲諸果新味之始。吃筍雞，吃白煮豬肉，以為「冬不白煮，夏不爓」也。又以各樣精肥肉，薑、蒜剉如豆大，拌飯，以萵苣大葉裹食之，名曰「包兒飯」。造甜醬豆豉。初旬以至下旬，耍西山、香山、碧雲寺等，耍西直門外之高梁橋、涿州娘娘、馬駒橋娘娘、西頂娘娘進香。二十八日，藥王廟進香。吃白酒、冰水酪，取新麥穗煮熟，剁去芒殼，磨成細條食之，名曰「稔轉」，以嘗此歲五穀新味之始也。司禮監有一種扇，以墨竹為骨，色淺箋紙面，兩面楷書寫《論語》內六字一句成語，極易脆裂，不知費多少工價，方成一把。似此損耗無益，宜裁省可也。

五月初一日起，至十三日止，宮眷內臣穿五毒艾虎補子蟒衣。門兩旁安菖蒲、艾盆。門上懸掛吊屏，上畫天師或仙子、仙女執劍降毒故事，如年節之門神焉，懸一月方撤也。初五日午時，飲朱砂、雄黃、菖蒲酒，吃粽子，吃加蒜過水面。賞石榴花，佩艾葉，合諸藥，畫治病符。聖駕幸西苑，鬥龍舟，劃船。或幸萬歲山前插柳，看御馬監男士跑馬走解。夏至伏日，戴草麻子葉。吃「長命菜」，即馬齒莧也。

六月初六日，皇史宬古今通集庫曬晾。吃過水面，嚼「銀苗菜」，即藕之新嫩秧也。初伏日造麴，惟以白麵用綠豆黃加料和成曬之。立秋之日，戴楸葉，吃蓮蓬、藕，曬伏薑、

賞茉莉、桅子蘭、芙蓉等花，先帝愛鮮蓮子湯，又好用鮮西瓜種微加鹽焙用之。

七月初七日「七夕節」，宮眷穿鵲橋補子。宮中設乞巧山子，兵仗局伺候乞巧針。十五日「中元」，甜食房進供佛波羅蜜；西苑做法事，放河燈，京都寺院咸做盂蘭盆追薦道場，亦放河燈於臨河去處也。是月也，吃鰣魚為盛會賞桂花。鬥促織，善鬥者一枚可值十餘兩不等，各有名色，以賭博求勝也。秉筆唐太監之徵、鄭太監之惠，最識促織，好蓄鬥為樂。

八月宮中賞秋海棠、玉簪花。自初一日起，即有賣月餅者。加以西瓜、藕，互相饋送。西苑蹅藕。至十五日，家家供月餅瓜果，候月上焚香後，即大肆飲啖，多竟夜始散席者。如有剩月餅，仍整收於乾燥風涼之處，至歲暮合家分用之，曰「團圓餅」也。始造新酒，蟹始肥。凡宮眷內臣吃蟹，活洗淨，蒸熟，五六成群，攢坐共食，嬉嬉笑笑。自揭臍蓋，細將指甲桃剔，蘸醋蒜以佐酒。或剔蟹胸骨，八路完整如蝴蝶式者，以示巧焉。食畢，飲蘇葉湯，用蘇葉等件洗手，為盛會也。凡內臣多好花木，於院宇之中，擺設多盆。並養金魚於缸，羅列小盆細草，以示侈富。有紅白軟子大石榴，是時各剪離枝。甘甜大瑪瑙葡萄，亦於此月剪下。缸內著少許水，將葡萄枝懸封之，可留至正月尚鮮。

九月，御前進安菊花。自初一日起，吃花糕。宮眷內臣自初四日換穿羅重陽景菊花補子蟒衣。九日「重陽節」，駕幸萬歲山或兔兒山、旋磨山登高。吃迎霜麻辣兔、飲菊花酒。是月也，糟瓜茄，糊房窗，製諸菜蔬，抖曬皮衣，製衣禦寒。

十月初一日頒曆。初四日，宮眷內臣換穿紵絲。吃羊肉、炮燭羊肚、麻辣兔、虎眼等各樣細糖。凡平時所擺玩石榴等花樹，俱連盆入窖。吃牛乳、乳餅、奶皮、奶窩、酥糕、鮑螺，直至春二月方止。是月也，始調鷹畋獵，鬥雞。內臣貪婪成俗，是以性好賭博。既賴雞求勝，則必費重價購好健鬥之雞，雇善養者，晝則調馴，夜則加食，名曰「貼雞」，須燃燈觀看，以計所啄之數，有三四百口者更妙也。是時夜已漸長，內臣始燒地炕。飽食逸居，無所事事，多寢寐不甘。又須三五成朋，飲酒、擲骰、看紙牌、耍骨牌、下棋、打雙陸，至三四更始散，方睡得著。又有獨自吃酒肉不下者，亦如前約聚，輪流辦東，封湊飲啖。所談笑概俚鄙不堪，多有醉後忿爭，小則罵打僮仆以遷怒，大則變臉揮拳，將祖宗父母互相喚罵，為求勝之資。然易得和解，磕過幾個頭，流下幾眼淚，即歡暢如初也。凡攢坐飲食之際，其固獲揚飯流歠，共食求飽，吒食齧骨，或膝上以哺弄兒，或棄肉以飼貓犬，真可笑也。如有吃素之人，修善念佛，亦必羅列果品，飲茶久坐，或至求精爭勝，多不以簞食瓢飲為美，亦可笑也。間有一二好看書習字者，樂聖賢之道，

或杜門篝燈，草衣粗食，不苟且，不濫差，足愉快，奈寥寥不多見耳。大抵天啟年間，內臣性更奢侈爭勝，凡生前之棹椅、床櫃、轎乘、馬鞍，以至日用盤盒器具，及身後之棺槨，皆不憚工費，務求美麗。甚至墳寺、莊園、第宅，更殫竭財力，以圖宏壯。且疊立名目，科斂求衙門屬僚，今日曰某老太太慶七十、八十，某太爺、太太祭吊；明日曰某宅上梁慶賀，某壽地興工立碑。即攘奪府怨，總不恤糜費工本，心所甘習，以成風，亦可鄙可笑也。內臣又好吃牛驢不典之物，曰「挽口」者，則牝具也；曰「挽手」者，則牡具也；又羊白腰者，則外腎卵也。至於白牡馬之卵，尤為珍奇曰「龍卵」焉。

十一月，是月也，百官傳帶暖耳。冬至節，宮眷內臣皆穿陽生補子蟒衣。室中多畫綿羊引子畫貼。司禮監刷印「九九消寒」詩圖，每九詩四句，自「一九初寒才是冬」起，至「日月星辰不住忙」止，皆瞽詞俚語之類，非詞臣應製所作，又非御製，不知如何相傳耳。久遵而不改。近年多易以新式詩句之圖二三種，傳尚未廣。此月糟醃豬蹄尾、鵝脆掌、羊肉包、扁食、餛飩，以為陽生之義。冬筍到，則不惜重價買之。是月也，天已寒，每日清晨吃辣湯，吃生燜肉、渾酒以禦寒。

十二月初一日起，便家家買豬醃肉。吃灌腸、吃油渣鹵煮豬頭、燴羊頭、爆燜羊肚、炸鐵腳小雀加雞子、清蒸牛白、酒糟蚶、糟蟹、炸銀魚等魚、醋溜鮮鯽魚鯉魚。欽賞臘八雜果粥米。是月也，進暖洞薰開牡丹等花。初八日，吃「臘八粥」。先期數日將紅棗槌破泡湯，至初八早，加粳米、白米、核桃仁、菱米煮粥，供佛聖前，戶牖園樹、井灶之上，各分布之，舉家皆吃，或亦互相饋送，誇精美也。廿四日「祭灶」，蒸點心辦年，競買時興紬緞製衣，以示侈美豪富。三十日，歲暮「守歲」。乾清宮丹墀內，自廿四日起，至次年正月十七日止，每日晝間放花炮，遇大風暫止半日、一日。其安鼇山燈、紮煙火。聖駕升座，伺候花炮；聖駕回宮，亦放大花炮。前導皆內官監職掌。其前導擺對之滾燈，則御用監燈作所備者也。凡宮眷所飲食，皆本人所關賞賜置買，雇倩貧窮官人，在內炊爨烹飪。其手段高者，每月工食可須數兩，而零星賞賜不與焉。凡煮飯之米，必揀簸整潔，而香油、甜醬、豆豉、醬油、醋，一應雜料，俱不惜重價自外置辦入也。凡宮眷內臣所用，皆炙博煎炸厚味。但遇有病服藥，多自己任意調治，不肯忌口。總之，宮眷所重者，善烹調之內官；而各衙門內臣所最喜者，又手段高之廚役也。

卷二十一

◯遼左棄地

鐵嶺李氏，其先，本朝鮮人。萬曆年間，成梁父子以斬級擴土功，加封伯爵，遂圖比照雲南例，要將山海以東世據之，永為遼東鎮守，如黔國故事。凡當時仕於遼土者，多遭其齮齕。無不懼陰謀之叵測也。至萬曆三十三年春，成梁以寧遼伯總鎮遼東，巡撫則趙公楫，欲將鴉谷關外將其哈喇佃子等處地方居民，招徠內徙，以邀功賞。時先將軍應祺正任遼陽副總兵，曾具呈阻之，曰：為遵祖制舊疆，以保生民，以固危邊事。切照太祖高皇帝掃逐胡元，開基未廣。至憲宗朝，韓斌為東協，始銳志展擴。開陽明臺、木闌等嶺屯，僅復以清河地方，設立城堡，置備禦官兵共六百餘員，操練防守。又建鴉鶻關，限建奴出入。去虜寨八、九十里，地界稍寬。夷夏之防，比前毖慎。至萬曆十九年，何權為備禦，武備漸弛，邊防寖廢，遂退地數十餘里，山上立碑為界。嘉靖年間，總太爺為政間闊，寬奠、大奠、長奠、永奠、新奠，稍復舊境，並論級功拜封伯爵。今王兀堂、張其店、哈喇泊、咧咧跪等處，現有軍人屯種居住，成家樂業，原係開墾內地，並非竄入夷巢。今一旦遷徙，別尋安插，驚擾軍民，號天慟地，耳不忍聞，目不忍見。況邊方地土尺寸是寶，建奴貪狠漸不可長，我退一步彼必進一步。邊境損耗，國威陵替，毋論拂人情，抑且違祖制，揆理度，情大有未便。卑職雖望輕才薄，謬列貳帥，職在擴土安邊，不容棄地壞法。萬一戎馬生郊，小醜犯順，卑職自甘捐軀報國，寧敢望指承風，激切具呈云云。奈撫鎮貪功之謀已成，見呈大怒，遂多方布阱，其欲甘心先將軍矣。時累臣若愚遇例已選入內廷，獨兄茂芳以嫡長男隨任，目擊最確，先將軍由此憤鬱成疾，於本年夏告病回衛，七月三十日抵裏，八月十一日病故？嗚呼，痛哉！繼先將軍為副將者楊公如松也。其年冬，撫鎮果行文招徠居民，安土重遷，幾至激變。鎮撫必不肯中止。時已寒冱，及復差廢弁韓宗功，率軍丁數千，妝塘馬驅逐之，焚其室廬，毀其器用，哭聲震野，有僵餒不支而死者，有渡河冰陷而死者，有不願徙而自經者，少壯強勇之人亡入建奴什四五，僅得老弱孤貧者六萬餘人，都僉派於遼鎮二十五衛安插。奏聞，神廟督臣蹇公達並鎮撫，俱以招回功各蒙恩賚。時四明沈相公一貫首揆也。遂將膏腴地數百里盡為□□所得。丙午夏，遼鎮廣寧管餉通判徐公應乾，浙江紹興人也。目擊遼鎮邊備大壞，條十五事，上於鎮撫，首列建奴一款，而兩老不勝懷忌。至秋七月，奉按院蕭公淳檄，委徐公閱察河東十四衛，於遼陽庫廨見先將軍呈諫，割地之案不覺衝冠眥裂，為賦二詩以誌不平。其《曉渡青石嶺》一律曰：深秋於役未曾休，歷盡淒涼輾轉憂。絕貢稱王寧久服，媚虜割地豈良籌。草頭垂露含民淚，山腳流泉咽戍愁。鄭俠丹青今若在，時艱早已達宸眸。其《清河堡閱操》一絕曰：曾聞辟土得封侯，割地如何秩更優。可惜毆民分界處，膏腴多少屬東奴。撫鎮聞之，遂將徐公捏陷革職為民。建奴既得膏腴之地數百里，遂陰懷叛心，隱憂日滋。自三十四、五年後，兵科等衙門宋公一韓等，各疏劾棄地非是，內有云：「劉副將一呈而輒死，徐通判二詩而去官。」劉副將即先將軍也。後宋公復有一疏，為割地焰□等事，奉神廟聖旨：這所奏棄地畀虜，事情重大，著都察院

選差巡按御史勘明來說。欽此。奉差往勘者熊公廷弼，據石碑全遼地勘實，題覆未結。其後李公奇珍等又疏，有云：虜人居之則為虜地，華人居之則為華地。今數十年生聚之民，上糧有倉串，人丁有徭役，何以謂之曰虜地？何以謂之曰逃民？云云。疏上不報。虜既殷富，群不逞之徒復為計畫，朝夕從臾。四十六年春，虜果陷撫順以叛，鎮臣張公承允全師覆沒，巡撫李公維翰逮矣。四十七年春，楊公鎬為經略，而四路之師衄矣。天啟元年春，失遼瀋。二年春，失廣寧，全遼淪陷。十餘年來，竭天下之力，未能雪恥。河西一帶，已非我有，況河東之棄地乎？此遼左決裂根因，實以貪功貽患，真可切齒痛恨也。李氏墳墓在鐵嶺者，已盡為虜發，所封之爵久懸難襲。韓宗功乃成梁嫡親女婿，於天啟二年冬為□奸細訪獲正法。趙公楫，京師人也，久與稅監高淮契交，囊橐頗富，多置宅，以居縉紳。其孫趙臺於今上宗禎五年冬具疏，為乃祖誇張，以求復己之恩陰。本年十月內，奉聖旨：遼鎮失事，釀釁必非一朝。趙楫任撫有年，何無先見？預籌本內招回人口，是否功應陰敘，著吏兵二部查議奏奪。欽此。至六年冬，吏部竟坐名覆疏，奉俞旨：趙臺準送國子監讀書。七年冬，大同總戎王公樸具疏，奉聖旨：戚司宗罪案已定，王業宏爭襲事情已有旨了。其李成梁伊孫，該部查議具奏。欽此。司宗於九年恩審蒙釋。成梁之後賴戚臣王昺費盡心力，近已蒙準襲爵。累臣竊痛乙巳至今，時盈三紀，實曆四朝，在野恐知此棄地根因者少。若非先將軍曾由此招禍，宋掌科曾具疏入告，即不孝如若愚，亦不能記憶之悉也。封疆大事，父子至情，義難緘默，謹書此以備采擇焉。

卷二十二

○見聞瑣事雜記

洪武間，臨海趙某者，失其名，卒業太學。為一中貴題《蠶婦圖》云：「蠶未成時葉已無鬢雲撩亂粉痕枯。宮中羅綺輕於布，爭得王孫見此圖。」太祖偶幸中貴宅，見之，詰問誰作。中貴以趙某對。即召除肇慶知府，在郡大有廉聲。見周海門先生《汝登雜言》。

又閩人徐　　《榕陰新簡》所載，《城山鄭氏譜女官恩遇》云：江氏名全，閩邑高惠里人，少淑慧，能記誦《孝經》《列女傳》。及笄，歸城山鄭琚。洪武癸亥，琚早世，江守節。癸酉，詔選識字節婦，任用內府。當道以江為薦，赴內選中，授女府內品，欽賜名曰全，委掌金銀各庫，乙亥，因憶男女幼稚為奏。太祖高皇帝推恩。遣使來閩，挈取家屬，馳驛至京，賜官房與居，免稅課差役。戊寅，高廟遣內官李清送回。壬午，文皇帝登極，復遣內官秦陪捧帛來宣，助理內政，升尚寶局正賜，月奉三石，官房五間，與男原籍居處。永樂丁酉，江以年老力弱請歸。旨允。重賜禮物，遣內官尹子良復送回閩。逾二年，

己亥，以疾卒，年六十有五云。

世廟聖孝，凡睿廟藩邸御筆，不惜重賞購之。恭鈐欽文之璽，或新製睿宗獻皇帝御書之寶，非親近大臣不賜也。睿廟善書、善篆文，有《恩紀含香堂詩》行世。光廟於講學之暇，好揮灑大字扁額、對聯，以賜青宮左右，雖祁寒大暑，未之少懈。或亦鈐東宮，親筆圖書不載年月者，即光廟潛邸之御書也。當軸亦宜奏請訪購，以備一代宸翰可也。

光廟喜射，又樂觀戲，於宮中教習戲曲者，近侍何明、鐘鼓司官鄭稽山等也。凡外面屬托事情而營利肥己者，劉朝、王輔等也。泰昌元年八月，撥置西李娘娘。招權納賄者，李進忠也。

先帝嬰年時，曾用右手小指，在殿門梭葉內剔土嬉戲，適光廟猝至，客氏急抱起，指甲被梭葉勾傷，痛哭不已。光廟撫之曰：不妨不妨，帶破些壽長。仍好語勉慰客氏，今後用心云。其寬仁如此。

先帝髫齔時，教習書仿者，光廟伴讀吳進忠也。宮中私自答應誦書習字，劉良相也。良相，雄縣人，性樸直不茹葷，人皆以劉道稱之。孝和皇后即才人王娘娘臨崩時，托寫遺言云：與西李娘娘有仇者，良相執筆也。天啟元年，逆賢矯旨發良相於鳳陽而殺之，今有誰肯代良相鳴冤枉耶？熹廟中宮張娘娘今懿安皇后者，秉筆劉克敬奉差選中二位中之一位。後性骨鯁，好看書習字。坤寧宮近侍陳德潤，逆賢名下也，伺後動靜，客氏、逆賢憚焉。遂時於先帝前離間之，後時有賜與克敬，不過食物之類，逆賢知之，遂將克敬發鳳陽，尋矯旨害之。其後，又忌克敬之照管老叔馬鑒，即累臣之同侍先監者，逆賢復嗾塗文輔題參降發鳳陽，亦矯旨害之。既殮復蘇，寺僧聞棺中急迫有聲，守屍押葬者畏賢毒焰，不敢主持，遂生埋之。比至坑棺之堵，頭將開，而不敢不埋也。悲哉！今上登極，憐其冤，咸復職改殮，歸葬於北。今承天守備王太監允中、秉筆掌東廠王太監德化、隨堂王太監承恩，皆劉名下，天之報施忠裔正未艾也。

神廟貴妃李娘娘有疾，鄭娘娘名下太監張明，醫治不效薨逝。神廟極為悲悼，喪禮從厚。所生兩皇子，派與中宮王老娘娘為慈母，共育咸福宮。彼時積言有如淳如衍之事，自此鄭娘娘無有與分寵者矣。

先帝御名，凡宮中所用油，皆更之曰「芝麻水」，「油漆作」改曰「漆作」。

神廟潞藩入朝，至景運門即下轎，步入乾清門之左瑞。惠、桂藩之入朝光廟，及今上之入朝先帝，至宮門始下轎，禮殺殊矣。

神廟在宥之四十二年二月初九日，聖母慈聖皇太后崩，其傳行之旨曰：朕慈母皇太后。按慈母乃八母之一，非生母，不如直曰「朕聖母」為安也，又曰：偶爾崩逝。按「偶爾」字樣，亦似未妥。是時，司禮監掌印者李太監恩，掌東廠者盧太監受。若使先監矩尚在，定經潤正，必不草率如此。今上崇禎二年二月初四日巳時，中宮周娘娘誕生皇長子，其發外聖諭應曰：某年月日時，朕第一子生，某封某氏出，斯祖宗來體制也。時司禮監掌印高太監時明、秉筆沈太監蔭等，皆負人望耆舊曆練人也。乃所頒聖諭，竟將「某封所出」一句遺落，又將「生」字置「朕」字、「第」字之間。至閏四月十四日「百日命名穿紅」之旨，宜稱「皇長子」而竟稱「皇太子」。夫未經冊立，可作如是稱耶？又聞秦中巡撫嶽和聲賀疏亦稱「皇太子」。以上二宗或抄傳差訛，尚可言也。若原發旨意如此，則高太監等不細心不知體之咎，將誰諉乎？典禮之謂，何可笑也？曾記泰昌元年冬，高沈「為本官復職討祭葬」疏，竟將「諭祭」作「御祭」，切己之事尚錯誤至此，況國之大典乎？無怪片紙冗辭也。

天啟年間，高沈二太監閑住時助大工，每捐進一萬兩，其助遼餉又各進一萬兩，咸恐後也。至崇禎二年冬，□薄都城，高止助五百兩，餘僅三四百兩而已。果先富後貧耶？亦別有肺腸耶？

憲廟好琴弈詩畫，司禮戴太監義號「竹樓」，不知何許人最精於琴，而楷書筆法與沈度相埒。南中有一良家婦善琴，遍遊兩京，各省未有居其右者。雅聞戴名，詣外邸通名求見，久之訂期。戴林沐之暇，至外邸，坐廳中，延南婦，隔簾向上一揖坐，南婦簾外不通寒溫，讓戴先操曲，甫終，南婦淚如雨下，色若死灰，將所攜善琴即下階石上碎之，拂衣而去，終身再不言鼓琴事矣。戴之名下王太監獻號「梧崗」者，廣西平樂人也。亦精於琴，有譜行世。司禮太監蕭敬，字克恭，號「東梅」者，亦戴名下也，多讀書，其楷書筆法似沈度，而草書則從張顛、懷素，間雜以篆籀邊旁。今之巾帽局外廠，云是蕭別業，惜基址不存，但寒泉數處。煙草冥迷已耳。

鮑太監忠者，不知何許人。多學善書，歷升長陵神宮監僉書。每坐大石上拾樹葉而寫詩，清風徐起，飄揚山谷，以自娛樂。山中巨石如蝦蟆式者，鮑恒伏如幾，今見存焉。世廟雅尚文學，久乏當意者，適有親近以忠姓名學行奏薦，特蒙召升秉筆、掌印，壽逾八望九，尚耳目精明。以楷書寫諭傳紅，世廟優賚特加，後允其予告令終。云其名下王太監，

本不知何許人，為穆廟時名臣。又田太監義，陝西人，亦鮑名下也，至萬曆二十四年掌司禮監印，其楷書得鮑教為多，見典禮之臣記中。此後留心學問之人，亦並及一、二識向往云。

司禮監隨堂李太監受者，京都人，西域苗裔。嘉靖四十一年選入，歷任司禮監。至萬曆二十九年夏，收選官人四十餘名，累臣亦其一也。三十一年選福王妃時，皇貴妃鄭娘娘引潞王例，欲選三人而擇之。先監矩時總理婚典，受執往事，爭曰：潞王先選一位未中，復選二位。雖三人，其實二也，如何敢比？先監甚服其亮，而密薦之。後升隨堂，未竟厥施，而一疾令終。

秉筆史太監賓者，嘉靖四十一年選入，多學能書，頗復歐陽，率更筆法，先監最器之，歷升文書房。史廣交遊，善琴弈，好寫扇，其詩字之扇流布宮中，神廟思得好秉筆，覽至史姓名，皇貴妃鄭娘娘偶讚揚之，聖意疑其從宮闈中鑽營也，遂立謫南京數年，取回任事，是日值有要緊旨意發閣，例該第一員親捧到閣，而史名原前列也。及回奏，神廟益怒，復疑其夤緣往閣中見輔臣也，復謫南京二十餘年，至泰昌元年八月，光廟登極，始取回。天啟元年，逆賢力於先帝前薦升秉筆，後畏。其廉介，退出閑住。史性儉素，曾與京宦米公萬鍾契厚，貸史銀七、八百兩，米終身困頓未償，史即焚券，都人多稱為義舉也。金太監忠，其照管侄也。金字敏恕，北直固安縣人也。萬曆六年選入，歷升文書房，博學能書善琴。守備鳳陽時，曾著《御世仁風》一書刻之，博極鑒史，繪畫周詳，仿佛如《帝鑒圖說》，其評語凡稱《迂拙子》者，金之道號，其自跋，親筆作也。先監在時，曾向金曰：公後來秉政時，我名下中惟劉官人堪用。公善視之。其後累臣被常太監雲詿誤墩鎖，於萬曆癸丑冬，金曾折節賜顧，時存恤之。至天啟七年十一月，累臣謫南，金已守備南京。崇禎元年夏，累臣復被逮赴北，蒙金惠銀百兩為途費，金尋蒙今上特升秉筆，掌御用監印，予告林下，近已令終。秉筆車太監應魁，則金名下也。

紀綸者，北直人也。萬曆六年選入，升司禮監，博學能文善寫，歷升文書房，未任秉筆，人多惜之。

凡內臣讀書，近有讀《左》、《國》、《史》、《漢》古文者。如先帝伴讀湯太監盛，萬曆二十九年選入，於書無所不讀，善飲酒能詩，與鄭太監之惠契厚，為同僚。先帝登極轉典簿，不數月即以病請，準私宅閑住。湯益沉酣典籍，自號「醉侯」，雅歌篤學，最為李永貞嫉妒。天啟四年十二月卒。

鄭太監之惠，號明淵，北直任邱人，亦二十九年選入，為牌子王奉名下。王則大司禮田太監義名下，王率眾名下叩見，田遍熟視之，惟以手撫鄭頂囑王曰：此子頂圓眼秀，人中端正，山根直接印堂，合伏犀貫頂法，宜令讀書。不數年，王與田相繼卒，即派與管事。田太監詔名下，始深心奮誌，受業於盧山人龍節。山人，杭州人，號九虯，博學能詩，於人落落寡合。聞累臣名，便交如舊識者，贈累臣詩云：棲遲數載誰曾記？我亦疏狂不記人。自接劉生杯酒語，常驚李白屋梁神。宮雲冉冉明千樹，玉漏迢迢隔九緡，祗令陽回春意早，羈鸞究竟出風塵。鄭自此愈專心經史、古文、左國等書，詩習杜工部，字臨黃山谷帖，亦能作時藝古文。性好種植牡丹等花，嗜音善射，久為永貞嫉妒。天啟五年夏，蒙先帝聖恩，起典簿，後升監官。時兩眼上皮各生黃斑，一如蟾蜍眉也。今上登極元年，奉使河南藩府，沿途廉介，驛遞感頌之。其年冬，御前親試「出事君能致其身」題，考時藝中選，同文書房曹太監化淳升隨堂，誠古今殊遇也。尋掌尚膳監印。二年春，告病杜門絕客，究心學問。五年冬，王太監永祚密薦起升秉筆，總督南海子及寶和店，委用常國安以為掌家。六年冬，總督東廠，委用王永壽為管廠掌班，分寄耳目於群小，且替名下官人何東鳳報二十餘年夙仇，當道者多為講解，竟膠執不息，大為輿情所薄。七年冬，有病閑住，被參未結。鹽蠹趙文淵具告，反噬公，止追過銀八萬兩，尚有三萬兩免追。上震怒，下東廠，理刑官耿良臣等於獄逮王永壽、常國安，於司禮監提問，革鄭職下法司，屢審未決。至十一年春，鄭患氣蠱證亡於獄。臨絕，屬其家屬棺中多備紙筆，誓訟地下，享年四十有九，葬於阜成門外三里河，尚有八十餘歲母在任邱也。凡所蓄書籍、法帖，盡散失一空。生前所作一冊，於十年夏值常熟錢宗伯逮入所居，與鄭比鄰，見而稱賞，為之序。初，湯之卒也，鄭為經理喪事。後天啟丁卯秋，復為湯手勒墓碑。其辭曰：蓋聞世之君子沒而不朽者，非書績於旗常則垂名於竹素，以至懿行隱逸之倫，詩酒曠達之士，咸得據光傳記，照映後先。是豈名譽盡屬士紳，而吾儕遂乏傑俊哉？湯君諱盛，字銘新，號仲光，北直安肅人。體貌豐昂，顧眄神采，識度遠大，器宇宏深，直道正辭，率行己誌。自弱冠通經史，而尤以聲詩振，常以古法出新意，人皆服焉。萬曆辛丑夏，掄選入內，久滯下僚，顧才名顯赫如劉君若愚，亦折節與君定交。之惠曾與君同事而兄事之，久蒙開益，故得少通今古。庚申秋，光廟登極，當憐才，同之惠擢司禮遷東宮伴讀，蒙今上垂念潛邸，勞升司禮監典簿，之惠又同列寮采之誼。斯時也，君自以為居非常之地，必竭底蘊以報國家，不知之惠之不才寡昧，每推挽相須，而軒輊罔計。豈期此誌未伸懇辭閑住？之惠亦隨而求退。君更涉獵經史，著作日繁，君嘗曰：吾有友乎？說心間之俗務，計衣食之瑣碎，或卸杯月下，或緩轡郊，則範君、常君、盧君是矣。如酌古準今，談經論史，探性命之原，圖不朽之業，樂聲應氣求而不孤者，則劉君、鄭君是矣。雖然，吾之學可以攀劉而提鄭哉？君生平月旦，令人歎服。其進修識見，如此乃暴疾，初沾一臥不起痛哉！範君諱昇，常君諱國安，盧君諱應選，於

君皆同年也。無何，之惠荷恩擢復原職，尋晉監官，緬憶君容，宛然在目，恨不與君同事而終始之。嗚呼，痛哉！墓草雖宿，情自不能渝也。嘗聞之先師曰：人之才情，本天授也。順之者明，悖之者暗，是則順必得天而壽而昌，悖必反性而天而殃，而果報何，未必若是耶？據情會理，以理律人，君乃明天人之際，洞善惡之歸，正擬遐壽，期頤逍遙，笑傲何祿，壽如此之爽哉？君生於萬曆丁丑秋，卒於天啟甲子冬，葬於都城之西王河鄉之池水村，於是樹石表行，為九原之觀，湯復著有《歷代年號考略》，以為我朝建元十六，而誤重前代者五、六，實詞臣失於參考之過也。其餘遺文書籍各若干卷，咸散失未刻，君子惜焉。

王進德，不知何許人，號樗仙。世廟時，職章聖獻皇后宮管事，有甲第在東華門外，清整雅潔，門無俗客。每休沐之暇，即閉門焚香，彈琴讀書，或展古名人墨妙臨，寫不釋手，故書法遒麗，遂成名家。尤好接賢士大夫，宛然有儒者風。嘗與陸文裕公深善，所蓄「七賢過關圖」，陸公題跋也。其辭有曰：按「七賢過關」，事無可考，豈竹林之人耶？或曰：即作者七人爾，蓋畫家多尚興致，不屑屑形似，要在得其意於筆墨蹊徑之外可也。公遭遇聖明，參與帷幄。密勿之地，以其愛畫之心，而為愛才之舉，則天下必不致有遺才如此圖中，望望而去也。予重以是望之，云累臣於滇南諸公處，曾見此圖，並古帖數種，咸識之以「樗仙圖書」，則樗仙賞鑒好古，當不凡也。

張太監維者，北直霸州人，號範吾，嘉靖三十八年選入，為司禮監管印張太監宏名下。幼博學好書，又最為李太監芳器許。隆慶戊辰，遂薦升神廟潛邸位下。萬曆初年，歷升乾清宮管事，提督內忠勇營，掌兵仗局印。而秉筆孫德秀、張鯨諸人，頗妒其才，然維處之泰然。慈聖老娘娘造有元帝金像，特差維齎請往湖廣武當山供安。維善詩能文，且精於琴畫，往返廉靜，驛遞咸德之。凡詩賦翰牘，人咸寶惜。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夜，侍神廟於乾清宮西廊，上問曰：爾本官三年事畢了。維奏曰：仰荷聖恩，得予令終，臣等存沒感戴。上因從容曰：我常想張宏好個老兒，每見我譴罰一個諫官，即叩頭流涕，善言寬解，我亦為他息怒，何等忠愛。維叩頭應曰：此是聖德，納諫非臣下所能挽回，倘聖怒不息，他亦豈能成功？上曰：爾以他三年除服畢，作一首詩來我看。維即擬題《榮哀慕感詩》云：薤露光陰何易晞？三年夢逐白雲飛。哀吟風木人終別，悵望煙霄鶴未歸。墓草可憐滋聖澤，祠旌深感照春暉。仁皇夜半思耆舊。重奉恩綸下紫薇。至十六年九月，駕幸山陵閱壽宮回，維股為車轢傷，又見近侍小人張守義等怙寵生事，而張鯨等眈眈未艾也。遂求退。著於思善門外直房調治半年餘，始準私家調治，遂益裒法書秘籍不釋手。至晚年，兩目為盲，尚能濡筆寫行草。凡聞有新書，必買來，令左右念聽者數年。至萬曆四十一年夏卒，享年將八十，著有《皇華集》、《歸來篇》、《摸金山人集》

、《蒼雪齋集》等書行於世。維與先監為同官，先監之政事擔當，維之文章恬退，咸彪炳於世云。

王翱字鵬起，號村東，原籍南直句容人。永樂時，遷北直通州。嘉靖壬寅選入，時年十一歲，撥司禮監內書房讀書，受業於郭東婪、趙太洲、孫繼泉先生，咸器重之。且曰：爾諸生係內史，不必學舉業文章，惟講明經史書鑒及本朝典制以備聖主顧問，有餘力學作對與詩可也。曆升乾清宮牌子，隨朝請劍，因進封事賜斗牛。八月升太監。萬曆辛巳，奉旨：慈寧宮教書。遂遷居於西安門北，得從容與士大夫唱和吟詩。侍母孝，待弟良翔友於之愛，為內廷所少。翱為人悲歌倜儻，博學自豪，視富貴若電光石火焉。其《詠籠雀詩》云：曾入皇家大網羅，樊籠久困奈愁何？徒於禁苑隨花柳，無復郊原伴黍禾。秋暮每驚歸夢遠，春深空送好音多。聖恩未遂銜環報，羽翮年來漸折磨。翱與維前後皆有詩名，而品秩榮顯，翱遠不及。維刊《禁砌蛩吟稿》、《村東集》行於世。

李芳，任乾清宮管事，掌內宮監印。隆慶年間，曾以上書直諫下獄，與海剛峰先生諱瑞，諡忠介者同寓。事見《泳化類編》等書，茲不載也。

凡內臣姓朱者，皆改姓諸，禮公族無刑人之義也。諸升字晉父，號鎮南，浙江紹興人，嘉靖四十一年選入，於王太監安為同官。按外廷所稱同官者，謂職掌名位相同也。內府所稱同官者，不過同支派項下已耳。猶前後同門之義，非指同僚而言，不可不知也。升曾任御用監、武英殿掌房，自萬曆十年，降發南海子淨軍。多讀博識，通篆籀六書之學，樂與士紳交遊。泰昌元年秋，復原秩。天啟五年夏，沐浴正冠而逝，壽幾九十。升性豪俠，善書劄，達大體，奢於交接，積書名人字畫古帖頗多。

毛成，號似鶴，北直玉田縣人。萬曆六年選入，歷升甲字僉庫書，甘貧篤誌，潛心濂洛之學薛文清、王文成諸君子之書，更留心音韻，六書之理，雅服鄭樵之六書略、楊桓之六書統、趙桓謙之本義、吳元滿之總要。晚年得昆山魏莊渠先生所著《六書精蘊》，玩索自娛，舉世俗之好，無能奪也。成性剛介，菲飲食，敝衣履，通禪學，蓄書甚多，足未嘗至顯要之門，於累臣有師誼焉。壽七十餘卒，葬於玉泉山麓。生時自題其墓碣曰：於呼！藍田耕夫之墓。神廟初年，先習趙孟頫字外，小臣中有杜詩號鯉廷、王廷，策號哈仙，及中書楊大綸、劉彩等備員筆墨之役。其後，聖性篤好章草，戊申春，曾召累臣至啟祥宮前殿，差宮人襲朝女出簾問累臣兄弟之名，令寫真草八分篆字詩，累臣俯伏階下，次第奏對。如諭寫入，其後又令寫章草。累臣對曰：原不曾寫，未寫而止此。時累臣二十五歲矣，亦最奇之遇也。聞皇貴妃鄭娘娘欲討做司房近侍，神廟以為先監矩甫亡，

已派與常雲名下，何可用？未遂許，而或有妒者阻之也。是時開雍顧老師尚在京，聞之甚喜，俯仰今昔，不覺淚下沾襟。

孝廟時皇親恣橫，太監何文鼎掌乾清門，心不平，引祖宗家法極言直諫。文鼎與鮑太監忠契厚，方草疏時，不令忠知，比燈下謄真之際，有一杠在門旁立者，忽一步一步行至案前，鼎怒罵曰：我為國盡言，爾何物麼麼敢來嚇阻我耶？疏上，上大震怒，係鼎詔獄，雜追治之，務究所主使者。文鼎毒慘備嘗曰：有兩人俱是山東籍貫，不可拘。按訊者曰：姑言之。對曰：孔子、孟子也。鼎既死，猶能於禁中拽銅缸作聲，若稱冤者。中外歎息，上亦感悟，憐之，特令勒石以祭焉。

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眾，其墳必僧寺也。惟晏太監名宏者，不知何許人。武廟時，曾鎮守陝西與督臣王瓊同事，其墳在西山，不設佛像，止以石砌壁，而鐫刻古來賢孝典故，為勸化計。俗所謂「晏家廟」者是也。今經廠所貯晏公綱目板一部，宏遺物也。內臣多愛，重刷印之。

世廟，神廟享國年久，鼓鑄嘉靖、萬曆錢，流行甚廣。惟光廟在位，僅匝月，先帝仰思「泰昌年號」，尚未鑄錢，遂分鑄與天啟錢，並流通同使，民間有恭睹「泰昌錢」而墮淚者。累臣藏有徽墨四大笏，可重二斤，斤料甚佳，上摹「泰昌元年製」，想是正人君子曾蒙光廟召用，禮遇者藉此墨以誌不忘也。累臣磨用，聞錢法侍郎劉君重慶好古喜墨，遂托一山東人轉賣，且藉此墨滿望劉君據墨具疏，請將泰昌錢亦鑄若干以廣行，奈劉君留墨付值，而泛泛然視為沒要緊事也。惜哉！

神廟恭妃王娘娘即孝靖皇后，生皇長子即光廟，又生皇四女也。皇貴妃鄭娘娘生皇二子、皇三子即福王，又生皇四子，生皇二女、皇六女、皇七女即封壽陽公主駙馬冉興讓所尚者也。端妃周娘娘生皇五子即瑞王也。敬妃李娘娘後封皇貴妃，生皇六子即惠王也，生皇七子即桂王也。順妃李娘娘生皇八子及皇十女。中宮王娘娘即孝端顯皇后，生皇長女即榮昌公主，駙馬楊春元所尚者也。榮妃王娘娘生皇三女。德嬪李娘娘生皇五女、皇八女、皇九女。光廟纘承大統，福王封於河南河南府，瑞王封於陝西漢中府，惠王封於湖廣荊州府，桂王封於湖廣衡州府。

神廟時，御藥房提督張太監明精於醫藥，最蒙寵，升秉筆掌內官監、內府供用庫印。明素不識字，隻掛虛銜，不該正，不批文書。凡不識字而秉筆者，穆廟時孟衝，神廟時張明，先帝時魏忠賢、王朝輔，止四人耳。萬曆二十八年夏，明病故，京師人皆快之曰：

「張打鶴」死了。先是，神廟往朝慈聖老娘娘，明執藤條，在前清道，值慈寧宮丹陛上設有古銅仙鶴，高五六尺，明誤以為人也，遂打而罵之曰：聖駕來還不躲開。隨侍諸臣哂之，所以有此綽號也。其掌家周臣，亦升乾清宮管事，掌兵杖局印，而一家照舊不許分散，專造上用酒，造辦金玉銅錫木鐵雕漆器物，名曰：御覽。周臣病故，張宣伊進朝繼之，至泰昌元年八月始散。而逆賢掌家王朝用及伊進朝池守爵，皆明管上房之官人也。

福府承奉曹奉者，持佛氏戒號「丹岩居士」，頗與士大夫交，然性嚴急少慈。迨之國時，與承奉鄭縉俱以病告留京師，惟徐進、劉顯等隨赴雒也。

慈聖皇太后李老娘娘患目疾，有醫婦劉氏奉旨進慈寧宮調治，有同來彭氏匿孕入宮，貪戀節間賞賜，不肯明言。臨月，遂於宮中封夫人「彭金花」，女處夜產一子，於便桶中即淹死。宮人奏知神廟，欲將重處，幸聖母憐其勞，發彭氏於禮儀房，打三十逐出，棄死兒於北安門外。此亦宮中異事也。自後凡醫婦、收生婦入宮，必再三驗焉。不逾年李老娘娘崩，蓋亦非吉兆也。

壽陽公主者，神廟之第七女，皇貴妃鄭娘娘生也。選駙馬時，顧姓者二人，冉姓者一人。冉，固安人；顧，都人也。時正暑，御前親選之日，兩顧白玉大簪，極細亮帽，髮可以鑒，香氣襲人，衣服楚楚，鮮鞋淨襪。而冉則衣不求鮮，戴圓羅帽，兢兢叩拜，不敢仰視。神廟隔簾向鄭娘娘指而目之，卒選中冉氏之子興讓，實重其老成也。及完婚數年，與公主反目逃回，奉旨：召來罰演禮，如楊春元故事。仍革其父職，奪教習部官賈之鳳俸一年，以懲之。

神廟時，生瑞王之端妃周娘娘不甚有寵，瑞王二十五歲始完婚。福王十九歲完婚，即光廟二十一歲始完婚。惠王、桂王亦各二十歲以外始完婚，禮儀房各有底冊可考也。

中宮孝瑞王娘娘，其管家婆老宮人及小宮人多罹捶楚，死者不下百餘人，其近侍內官亦多墩鎖降謫。惟皇貴妃鄭娘娘近侍各於善衙門帶俸，其宮人有所謂靳大者，失其名，龐保曾答應也。曰：吾讚女者，初宋保答應而後用張朝進答應。保慮熱鬧終有散場，苦海回頭是岸，於是棄職為僧，常往不返。內臣中擺脫富貴，急流勇退所希有也。曰：林廷宦女者，馬謙曾答應之。曰：於景科女者，張騏所答應也。凡答應者為之置辦服飾、食物，即掌家、掌班不可缺者也。

京師墨山會地方，有贈司禮監太監剛公諱鐵之墓焉。寺中藏有遺像三軸，皆曰：靖難時

有功之太監。至今，宛平縣有祭，凡掌司禮監印者繼續修葺。又曰：三義廟蓋祠先主關張君臣也。其五虎將軍像、龐士元先生像皆先監掌印時，令經營內官率塑匠往鐘鼓司，仿漢時妝束服飾以塑之，非出自古本流傳也。按剛太監墳大塚一，其石碣差古書「燕府承奉正剛公諱鐵之墓」。又一碑差大稍新，則書贈司禮監太監某之墓，蓋似後人所立者，墳前左右各列石鼓四，以次漸矮，如為坐杌，松亦茂盛甚古，其為古跡無疑。近年修墳，所勒碑文皆曰：公曾有靖難犁庭等功。按碣稱「承奉正」，是成祖未正大位時，公先卒矣。若果有靖難犁庭等功，則自應有別銜，豈仍以承奉正勒碣乎？累臣心久惑之，遍向熟於典故者訪問，亦卒無明證也。一日讀《宋史・列傳》有云：某與遼將剛鐵大戰於某處。云云。則此墓得毋遼將塚耶？抑剛公亦是遼裔，而名偶同英猛同耶？今正史明載剛鐵姓名，因世之讀史者，概以斷爛朝報泛泛視之，定多未詳故耳。食之人遂相沿，無敢異議也。同僚趙君琦美，字元度，南直常熟人。趙定，字先生，長子為先將軍契友，博洽好古人也。累臣以父執事之，亦曾問及，懵然無以對焉。夫此墳為我朝大內官祭祀之所，享二百餘年血食，倘或原是一番將軍，能不令死者暗笑，生者之謬談乎？是以慎祀典者，不可不詳核確跡也。累臣愚昧，謹次所聞以俟知者。

卷二十三

○累臣自敘略節

累臣若愚，生於萬曆甲申二月，至戊戌七月悖父兄之教，感異夢而自宮，廢儒業，讀醫書，習養生家言。辛丑六月，遇例選入皇城，隸先監陳公諱矩名下，派與掌家常太監雲照管。該班則供抄謄之役，下班則習字讀書，頗蒙先監器許，解衣推食，耳提面命，即師生父子也。神廟功名頗寬，又得外受先師顧太史老先生之教為多。先師諱天埈，號開雍，南直昆山人，壬辰鼎甲。累臣入七年，先監卒，又二年始升奉御。每竊歎曰：我太祖時胡惟庸之變，幸得雲奇諫阻。不然，聖駕幾危。正統己巳之變，我景皇帝懾口騎披猖，徐呈等倡南遷之議，若非金英、興安主持，鎮定於內，恐於忠肅諸君子不能奏奠安宗社勳也。我孝廟青宮時，篤於學問，及紹大統，十八年堯舜之治，又皆自覃吉培養之功來也。我武廟在宥，逆瑾不臣，若非張永從中並力密奏，祛除大憨，能如摧枯易乎？我神廟御極之三十一年冬，妖書獄興，九重震怒，重賞以購作書之人，廣緝捕以滋告密之竇。凡書內有名者，恐有後患，各猜生平素仇隙之人，而欲甘心書內無名者，又自懷疑懼，恐被怨家誣害，身危家滅。幸當時先監掌東廠，委曲調救，中外始安，使從來內臣若無雲金、先監之儔，則逆相之毒必稔，南渡之議必興。歸德、江夏諸君，寧免蜚語之中乎？嗚呼，危哉！累臣曾記王振擅政時，欲害薛文清，其廚中老奴知之，痛哭不已。

振聞之謀，遂中止，累臣自辛亥冬為常太監詿誤墩鎖，至光廟登極始放，升司禮監寫字奉御。先帝登極，即侍高太監時明，後升監丞。天啟元年冬，自司禮監被魏忠賢退於御馬監，仍隨高公居住西直門街私宅，日侍左右。高所纂緝養生之書曰：「一化元宗」，累臣曾效抄謄讎校之功，三年始成，即被李永貞自高公宅內喚令答應，不敢不應承趨赴。不謂永貞自登樞要，頓忘布衣，設法羈防，使人進退不得，氣鬱痰火不食八、九日，瀕死者數次。然寸心實不減，王家老奴也。四年夏，逆賢欲杖陳居恭，幸王體乾素感先監舊恩，向逆賢救免。其年冬，南樂魏相公密與賢一稿，賢付永貞著謄奏施行，其中有「元凶已放」四字。累臣問「元凶」指誰，永貞曰：你快寫罷，今廠爺在御前立等要奏哩！累臣歎曰：人臣已去，為甚還派他這樣名色？永貞曰：你到大殿內替老趙解解。一日，因臺臣劉徵、張汝懋之疏，欲逮房可、杜樊、尚煇、遊士任等，適先帝偶恚憎逆賢，各僅得幸免。一日，少卿韓繼思告病，永貞因《同志錄》上其名有三圈，崔呈秀所欲害者。又「韓三之獄」，呈秀欲藉仆害主。如吳養春、吳懷賢故事，逆賢亦有成心。而體乾、永貞等且倡言世廟夏「桂洲故事」，幸韓三至死不肯妄招，許顯純亦未敢代砌捏奏，此實天啟末年詔獄詞臣，僅見之一公道事也。凡各項章疏，及內閣票本所擬聖諭、詔誥、敕命，各秉筆公公例應詳看，然敕諭、誥命稿多忽略不肯細看。累臣在永貞直房，有經管責任，偶值滿桂升總兵，內閣撰進敕稿付永貞看，至「爾可與樞輔計議而行」，是時孫閣部承宗撤回已久，見任總督則王公之臣、巡撫則喻公安性，今尚曰「樞輔」，實屬差誤。如不奏請改正，開讀之際，令人能不暗笑乎？永貞深以為是。次早，同眾奏請御筆將「樞輔」二字改作「督撫」，此稿珍藏內閣可考也。今上登極之日，體乾總辦禮儀文書，有進封妃周娘娘為皇后紅掩面文書一本，該永貞寫傳紅。累臣侍永貞謄完，問曰：此文書是那項辦理的？永貞曰：印公公。曰：既已奏過，今即奏覽發行乎？永貞曰：然。累臣曰：略早些了。如今萬歲爺還有本生聖母賢妃劉老娘娘墳，見在西山，尚未傳諭徽號遷祔，今中宮娘娘若先行進封，恐非次第。永貞曰：有所考據否？累臣曰：有隨將《皇明詔制》書內所載，穆廟以裕藩入繼所行次第，某日登極，某日傳諭聖母徽號遷祔，某日傳諭進封皇后。呈永貞，即將前書袖至御前，據以告。體乾轉奏今上，萬歲爺次第舉行。次日早，體乾笑問之，知為累臣簡舉，甚銜之，所以參若愚者曰：胸藏舊跡，目無成法也。冤哉！永貞雖死，塗文輔等尚在，可面質此事也。萬歲爺聖孝性成，將順其美，亦臣子分內事。強如佐助逆賢，日在御前替人報復，播無窮惡也。天啟七年九月，永貞辭任後，累臣遂於德勝門內先監會館居住，十一月十七日永貞逃後，至十二月十二日楊維垣之捏參疏上矣。十四日，於司禮傳奉聖旨：御馬監外廠大監劉若愚著降做淨軍，發去南京孝陵衛種菜，還寫帖子去該衙門知道。欽此。時霍維華疏內亦參及若愚。二疏所奉之旨皆云：劉若愚已降發處分了。十六日，南行。崇禎元年正月初十日，交孝陵西園收管。三月內，又被山西道劉御史重慶捏參提解赴北。五月初一，逮入刑部獄。二十

五日，禮垣陳君讚化疏請，著九卿科道廷鞫，如朝審例。奉聖旨：所奏鞫審李永貞等，委宜分別隔訊，務得真情。云云。至六月二十日，中府會審，乃不容分訊，各夾打一頓。李永貞、若愚、李實俱引，凡奸邪進讒言主使殺人者，斬之。律仍於「斬」字上增一「皆」字，俱決不待時，志在滅活口。何嘗分別隔訊得真情哉？二十三日，具題。二十七日，平臺召對。原會審大臣王太宰永光等欽奉玉音，李實一案有冤枉無冤枉，五虎五彪如何不問？決不待時。空印本是李永貞填的，劉若愚次一等，李實又次一等。云云。至七月初二日，會審之疏奉有「這本內犯人情罪不同，還著該部從公另擬」之旨。初四日，又召對將李實原參周起元印信本，付閣臣細看，果是墨跡蓋朱。十三日，刑部具題。十六日奉聖旨：是。李永貞即會官處決，劉若愚秋後處決，李實充淨軍送司禮監發落，孫升依擬。欽此。累臣罪案其實不曾訊明，其實無證據也。本年九月朝審前遍遞訴揭，雲真正奸黨巧卸欺天，被退小臣無辜吃累，以力攻楊、霍。時刑垣曹君師稷疏請詳鞫，奉聖旨：劉若愚已有成案，不必再訊，該部知道。欽此。時首輔李公標，北直人，梓裏情面不得不為也。按逆賢欲貴顯其名下，將在前礙路之人殺者殺，退者退。累臣所以被斥於御馬監，又被王體乾退於外廠，實係摧折之人，當時最為耆貴重臣無逾體乾者，親信掌家無諭王朝用者，今乃苛責無辜，可謂有天日乎？塗文輔司從前文翰總兩部事權，才名不在永貞下，罪止孽逆軍犯，近復蒙恩改為民，是真正逆賢支派輕者，益得輕也。且楊、左諸公及七君子之死，自有逆謀主使，加功入告之人，而李實空印本又的非若愚填寫，乃懸坐曰主使不亦冤乎？會審時少司寇閩中丁公啟睿、山西司郎中江右徐公士俊，首座則太宰長垣王公永光，王與楊、霍又最厚者。夫既成心故人，即祖宗律條之內，不難增一緊關字樣，則招之湊砌，與海市蜃樓何異？至部覆第二疏，仍用前律監候，可謂次一等乎？次者次於死也。仍以死擬，死可謂從公另擬乎？按明例律云：二死三流各同為一減項，用此律者不一，何獨若愚明奉玉音，次一等明明本條無皆字而不用此律何耶？累臣於逆賢之側，絕無站處說，處於永貞又久遭猜妒，既不敢出宮門，何由而知外事？又不到先帝御前做官，從來恩蔭總未及若愚弟侄，工部錦衣衛之文案歷歷可核也。《內臣便覽》亦未刻若愚姓名，而楊、左諸孤疏揭血寫奏章，及李實、孫昇疏揭，又何曾有一字及若愚之姓名？三年秋審，蒙注有詞。五年秋審之後，特奉聖諭云：法官不肯盡心，詳核主筆者，又循套塞責，殊非肅國法重民命之義。又云種種情節，及招冊中事相類，而諭不能悉載者，通著三法司另審另擬，俱要明妥具奏。欽此。若愚冤苦異常，具狀申訴，蒙將姓名列應改數內。六年、七年，屢改未允，已不入朝審招冊，亦不隨上衙。凡屢次奏駁之旨，亦不曾詰責堂司。奈七年秋為缺太宰召對，時少宰張公捷薦呂純如致滿朝鼎沸。八年春，鳳陽祖陵遭流寇之變，將有恩詔傳布，而楊與霍等或有冷灰思然之念，被臺省抨彈。時大司寇馮公英，北直人也，甚懼。至五月內，遂將若愚改從而加功者絞之，律覆結，將明例律「二死三流同為一減」 之條，復革而不用。自若愚始明，借若愚

性命以息臺省之口，暗以傷楊、霍等耳。則是答應、永貞之人，重而仍改於重也。九年夏，值五年大審之期，其冬有總憲唐公世濟薦霍維華邊才，上震怒，將唐革職下獄提問。十年夏，恩審曹大司禮化淳，雖兩奉簡命到大理寺清理冤滯，亦不敢遞為若愚昭雪也。十四年春，奉特諭大赦中外，命內閣首員范公復粹於三月初九日起，至十二日止，到大理寺會審，蒙注若愚有詞眾耳。眾目無不通曉。至四月十四日覆奏，有詞旨下，乃不與有詞二十四人數內。豈另俟機會耶？抑有所阻礙，而沉擱耶？不可知已有兔，爰爰雉離於羅戴盆，何時得見天日耶？累臣平素苛謹無城府，往上看是青天，往下思是地獄。明有王法，幽有鬼神，雖身處幽囚顛險之地，此一點天理良心必不肯昧，惟念在內之猜妒者，多外廷之說夢者，眾如江南所刻《清明聖政》、《頌天臚筆》、《斥奸》等書，不一而足。蓋信耳者膠執，成心原心者百無一二，即累臣一介之生死，所關幾何？顧我神廟之聖慈，光廟之聖孝，先帝之聖度，凡為臣子者，或無由曉？在當時或膠一已之見，隨聲附和，若再數十年後，彼道路不根之口，又將何所底止？若愚世受國恩，深為此懼，敬於席槁苟活之際，以柙楞代硯，以血淚和墨謹將《憂危竑議》以來及先帝甲乙丙丁四年之內，耳目所及，最真最確實者，直吐肺肝，不加裝飾。心無乞米之嫌，傍無執燭之鑒。我朝九廟之靈，實式臨之期，沒者不含恨於筆端，存者不漏網於清議。後有吊古者自笑彼葛藤；非真撫此編而太息矣。若愚之報楚籍者，昔在南京聞旨被逮，時即具書與兄茂芳，云：必不可言，與兄同母，亦不必露先人之仇，終未能報之意，心良苦已。果真襄陽縣人也耶？亦異夢冀少驗耳。累臣始祖名大海，南直定遠人。元至正甲午，隨繆大亨起義團澗山，凡三千人，我太祖收伏之，以從軍勞升延慶左衛正千戶。大海之子觀隨，成祖靖難，南征大戰白溝河陣亡升指揮僉事，世叨傳襲。至第八世則先將軍應祺也，生嘉靖庚申，於萬曆丙申中武舉，為盛公訥、趙公用賢門生，推宣鎮西城守備，歷升都司遊擊、參將，至京營左副將署都督僉事。癸卯冬，推遼陽協鎮副總兵，先將軍素為寧遠伯李成梁所忌，至棄地一節，又具呈諫阻，益逢毒怒，百方圖害。延至乙巳夏，告病。八月十一日卒於正寢，年四十有六。先將軍捐世之冬，遼東果招徠流民，地果棄矣。見《遼左棄地》語中。嗟乎！累臣於遼東李氏有不共戴天之仇，當貴池丁相公等於先帝講筵，袖出遼東傳害熊經略時，累臣如能主使殺人，何不將楊鎬、李如楨同熊並處，藉封疆為名，雪先臣恨，不亦正乎？又如楨在獄，於天啟五年冬，曾失火僅將如楨責之。當時累臣何不求永貞加功，置如楨死地乎？總之，暗裏害人之事，必非遭斥逐猜防不同心之人所能辦者。世未有殺父之仇不能報，而乃殺沒相干之人，有是理乎？此最顯而易見者也。先將軍故長男茂芳襲職，歷升昌平參將。崇禎元年夏，刑部杜君齊芳參茂芳革任。二年冬□薄都城，茂芳協防居庸關。七年秋，□犯山西大同、宣鎮東路，時永寧參將張國威率茂芳守城，□不敢攻。九年夏，茂芳蒙山陵提督王太監希忠牌取，赴昌鎮聽候委用。夏杪秋初，□猝自柳溝，由皇陵深入。昌帥巢丕昌叛，昌平城陷，王太監及茂芳同

死於昌平。身膏原野，門祚無嗣，又可痛哭也。先將軍一生清節叨祀，鄉賢有子二人，所遭如此，豈非天哉？視天夢夢我辰安在？累臣與兄茂芳同母，母胡亦嘉靖庚申生。初產若愚時，夢一老僧云是襄陽人，來借房住，故若愚匍匐時，喜敝垢衣。母胡倚閭十載，加以悲痛茂芳之死，遂於十年六月內去世，享年七十有八。嗚呼，痛哉！若愚不孝不弟之罪，其通於天乎？其通於天乎？

卷二十四

○黑頭爰立紀略附

涿州去京師百餘里，其涿　　娘娘，宮中咸敬之，中官進香者絡繹。馮相銓，其里人也。少年詞林，美容公子，人多慕之。值神廟靜攝久，交通禁中，是以中官多請馮入皇城遊賞。自此，內官皆知有小馮翰林矣。天啟甲子春，逆賢進香涿州時，銓被劾家居，跪謁路次，送迎供帳之盛傾動一時，且涕泣陳盛明之冤，為東林陷害，逆賢憐其姣媚，已心許之。後楊都憲有參賢二十四罪之疏，賢窘甚內營救於客氏、王體乾、李永貞、石元雅、塗文輔，而復求助於外廷。馮因具書，於賢侄良卿言，外廷不足慮，教之行廷杖，興大獄，以劫制之。又時時刺得外廷情事，密報逆賢，使為之備。賢感之刺骨。及汪文言再入詔獄，馮與霍維華、李魯生、楊維垣、崔呈秀等朝夕計議，羅織多人，密封付良卿轉送逆賢，皆李朝欽及永貞等拆念，賢聽畢令朝欽付東廠。聽記者暗授許顯純，顯純一一請教後行。馮又與大金吾田爾井最昵，每促膝夜語，即親近僮仆不得與聞。南樂通逆賢之後，思得後勁，念馮曲意承事，因屬意焉。而李魯生等又讚助之，馮亦將《綸扉故事》一冊密托良卿轉致逆賢，間在上前點綴冷語，曰：甘羅十二為丞相，我朝卜相亦曾不次用人，不拘資俸云。蓋未入相之前，已久入逆賢幕矣。初在講幄時，日與良卿、傅應星深談，或托爾井通帖，機鋒顯露。南樂聞而忌之。馮入相後，漸聞其事，銜之，遂與呈秀、爾井等譖南樂於逆賢，謂有二心。南樂從此謝政歸矣。馮之大拜，不盡由南樂者，此也。馮喜修容止，凡入朝，衣箱內隨靴兩三雙，鮮衣數襲，沿途頻刷靴塵，行步自顧其影，鏡不離左右，官帽補服極其奢麗。性愛古玩，而學識目力不逮。托心腹長班劉四號次庵者，代為聚斂。凡京城世家有名物堪賞鑒者，必百計取之。凡出閣至寓，則古董玩好奇書珍玉羅列滿前，而嬖妾孌童、清客狎友，殆無虛室。李永貞嘗歎曰：內相有塗文輔，外相有馮振鷺，時事可知也。言其躐等超拜，內外同也。逆賢已出妻馮氏，雖流寧肅稱自涿郡移來，疑馮疏族也。是以凡馮侍講，逆賢時時屬目，有微時故劍之思，昵馮之故亦在此乎？馮素恨張我績，誓欲報復，屢書啟達賢，賢回啟云：宮府原無二致，忠孝出於一原。李永貞筆也。來啟用眷生南紅帖內，以白面閣揭為副啟，其寫如敕稿式，

永貞、文輔侍側者，耳目極確也。其害經略熊廷弼者，因書坊賣《遼東傳》，其四十八回內有《馮布政父子奔逃》一節，極恥而恨之，令妖弁蔣應暘發其事於講筵，以此傳出袖中而奏。致熊正法，其實與貴池相公無甚與也。彼時閣中擬入聖諭，歸乾斷於先帝，體乾、永貞、文輔會議曰：分明是小馮兒與熊家有隙，在講筵害他，與聖上何干？遂以原稿上奏，請御筆增八卿等面奏「出之袖中」字樣，其後御史趙允昌、吳裕中皆有疏參貴池，而馮先使私人田景新嗾吳曰：內意薄丁矣，可亟參之。又布線索於逆賢云：吳是熊至親，誌為熊報仇，不可放。逆賢遂矯旨杖殺之。批本者李永貞，喝令重打者王體乾，然造謀者實馮也。馮與田爾井、魏良卿、傅應星等恒醉舞酣歌，往來無忌，呈秀與逆賢看工之際，屏人譖之，馮知之謀，於李魯生、霍維華、楊維垣等，乃造三案以錮諸賢。書成，逆賢見有呈秀姓名無已，稱美心逾恨之，而從來愛緣盡釋矣。馮遂不能立朝張我績，始駸駸乎起用矣。揚州知府劉鐸，素嗜酒。丙辰廷對曰：因過醉，對策失格，致失鼎甲，雖能文善畫，識者已知其疏，放難令終矣。適矮僧所粘壁上五七言律詩俱歐陽暉所作，所寫不過借鐸圖書私用耳。奈馮私人魯生、維華輩，視為奇貨，嗾爾井借緝事入告，鐸遂不色於禍矣。人知事由張體乾、穀應選、田爾井、薛貞等孰知，造謀弄江右人者，亦從馮發端乎？馮母之迎養於都中也，良卿、應星皆如子侄禮，惟爾井更密如嬌婿焉。及冬相母自京旋涿，沿途公館鋪設，如候逆賢例，豪奴武仆都穿紵絲蟒衣，大紅、天青、官綠、月白、醬色、元色等色，各四人或六人或十人，執棍乘馬，屬橐焉。頭戴貂鼠帽，或擺對於前，或擁衛於後，旗幡蔽日，金鼓震天，威若天神，相母轎左，所懸刀劍並所列周戈半為逆賢、良卿等各贈物也。其姬妾美婢乘軒者二、三十人，靚妝彩服，燦若雲霞。遠近奔看者雜遝，募化者如蟻。凡途遇者，雖皇華欽使進貢之臣，無不停驂讓行，然長年曉事者竊笑其非，復中州逃難，狼狽狀矣。凡馮京中多蓄古玩，皆修三案時或載某一疏，除某一疏，及或增損姓名皆以賄成。其積貲財頻從入京買米之車載去，而母歸所隨箱杠不與焉。其家所置田園，盡是膏腴，而花木之奇，遠逾禁內，蓋多藏寶鏹為畿甸第一家也。崇禎二年，科臣李遇知於贓罰庫得馮。丁卯送逆賢祝壽詩百韻，具疏入告，其在家之效款如此。則在京之行媚又當何如？是年冬，□薄都城，涿為附郡，馮捐資守備，時差取紅夷炮抵涿，馮恐為□奪，倡首挺身，同眾護炮。至郡有疏奏聞，又一疏力救郭鞏，或有嘉其義俠者，然其意實欲藉此為燃灰計耳。識者已窺其眈眈之謀矣。洪惟涿郡娘娘極為靈應，何以生此禍水，貽害朝野？豈天行劫數使然乎？《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故能媚人皆天地不正之氣。又癸辛雜識青藤山人路史咸可證也。籲！以如此之人，而處揆席，又何怪乎？舉國若狂也哉！

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